晉　會　要

(三)

林瑞翰　遂耀東

附　記

本書凡四册二十篇。第一册五篇，曰帝系、后妃、禮樂、運歷、輿服，第二册五篇，曰政事、崇儒、選舉、職官、食貨，第三册五篇，曰刑法、兵略、瑞異、門閥、識鑒，第四册五篇，曰藝文、道釋、方域、蕃夷、僞覇。一、三册由林瑞翰編集，二、四册由遂耀東編集。每篇分若干目，各詳見該册之目錄。

第三册

目　錄

第十一篇　刑　法

律令
禁約
錄囚
矜貸

第十二篇　兵　略

征伐

祖逖北伐　桓溫伐蜀　殷浩北伐　桓溫伐秦　桓溫入洛　桓溫伐燕　劉裕伐燕　朱齡石伐蜀　劉裕伐秦

備邊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討叛

討齊萬年　討張昌　討陳敏　討華軼　討杜弢　討杜曾　討王敦　討蘇峻　討袁眞　討桓玄　討孫恩盧玄　討劉毅

第十三篇　瑞　異

歌謠
蟲豸
人痾
草木
夢卜

第十四篇　門　閥

孝友
閑通
放達
容止
清談

第十五篇　識　鑒

鑒裁
品目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第十一篇　刑法

律令

魏明帝時，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，有稽限者，帝親召問，言猶在口，身首已分。王肅抗疏曰：「陛下之所行刑，皆宜死之人也，然衆庶不知，將爲倉卒，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。均其死也，不汙宮掖，不爲搢紳驚惋，不爲遠近所疑。人命至重，難生易殺，氣絕而不續者也，是以聖王重之。孟軻云：『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，仁者不爲也。』」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，酌千年之範，乃命有司大明刑憲。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，海內同軌，人甚安之。條網雖設，稍爲簡惠，仰昭天鑑，下濟民心，道有法而無敗，德俟刑而久立。及晉圖南徙，百有二年，仰止前規，挹其流潤，江左無外，蠻陬來格。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，其所樹之黨，貨官私獄，烈祖惛迷，不聞司敗，晉之綱紀大亂焉。

傳曰：「殷周之質，不勝其文。」及昭后徂征，穆王斯耄，爰制刑辟以詰四方，姦宄弘多，亂離斯永，則所謂「夏有亂政而作禹刑，商有亂政而作湯刑，周有亂政而作九刑」者也。古者大刑用甲兵，中刑用刀鋸，薄刑用鞭朴。自茲厥後，狙詐爾繁。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疑，不可經國，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，刑律定篇。晉書刑法志

漢自王莽篡位之後，舊章不存。光武中興，留心庶獄，常臨朝聽訟，躬決疑事。是時承離亂之後，法網弛縱，罪名既輕，無以懲肅。梁統乃上疏曰：「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，輕殊刑三十四事，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，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。其四十二事，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，著爲常法。自是以後，人輕犯法，吏易殺人。吏民俱失，至於不軓。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，務其中也。君人之道，仁義爲主。仁者愛人，義者理務。愛人故當爲除害，理務亦當爲去亂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，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，所以爲除殘去亂也。願陛下宣詔有司，悉擧初元、建平之所穿鑿，考其輕重，察其化俗。足以知政教所處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定不易之典，施之無窮，天下幸甚。」事下三公、廷尉議，以爲隆刑峻法，非明王急務，不可開許。統復上言曰：「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，今臣所言，非曰嚴刑。竊謂高帝以後，至於宣帝，其所施行，考合經傳，比方今事，非隆刑峻法。不勝至願，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，口陳其意。」帝令尚書問狀，統又對，極言政刑宜改，議竟不從。及明帝即位，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。帝性既明察，能得下姦，故尚書奏決罰，近於苛碎。至章帝時，尚書陳寵上疏曰：「先

王之政，賞不僭，刑不濫，與其不得已，寧僭不濫。故唐堯著典曰『流宥五刑，眚災肆赦』，帝舜命皐陶以『五宅三居，惟明克允』，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，周公作立政，戒成王勿誤乎庶獄。陛下卽位，率由此義，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，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，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。違本離實，箠楚爲姦，或因公行私，以逞威福。夫爲政也猶張琴瑟，大弦急者小弦絕，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。方今聖德充塞，假於上下，宜因此時，隆先聖之務，蕩滌煩苛，輕薄箠楚，以濟羣生，廣至德也。」帝納寵言，決罪行刑，務於寬厚。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鉆鑽諸酷痛舊制，解祆惡之禁，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，定著于令，是後獄法和平。永元六年，寵又代郭躬爲廷尉，復校律令刑法，溢於甫刑者奏除之。未及施行，會寵抵罪，遂寢。寵子忠後復爲尚書，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，以省請讞之弊，又上除鬻室刑、解贓吏三世禁錮、狂易殺人得減重論、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，事皆施行。雖時有蠲革，而舊律繁蕪，未經纂集。獻帝建安元年，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爲漢儀。撰具律本章句、尚書舊事、廷尉板令、決事比例、司徒都目、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，凡二百五十篇，蠲去復重，爲之節文。又集議駁三十篇，以類相從，凡八十二事。是時天下將亂，百姓有土崩之勢，刑罰不足以懲惡，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、大司農鄭玄、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，漢朝旣不議其事，故無所用矣。及魏武帝匡輔漢室，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，復欲申之，而少府孔融議，以爲「古者敦厖，善否不別，末世陵遲，風化壞亂，政撓其俗，法害其教，而欲繩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殘弃，非所謂與時消息也。漢開改惡之路，凡爲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遠度深惟，弃短就長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」朝廷善之，卒不改焉。及魏國建，陳紀子羣爲御史中丞，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，使羣申其父論。羣深陳其便，時鍾繇爲相國，亦贊成之，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，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，遂寢不行。於是乃定甲子科，犯欽左右趾者易以木械。又嫌漢律太重，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，使從半減也。魏文帝受禪，又議肉刑，詳議未定，會有軍事，復寢。時有大女劉朱，撾子婦酷暴，前後三婦自殺，論朱滅死，輸作尚方，因是下怨毒殺人滅死之令。是時承用秦漢舊律，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。悝撰次諸國法，著法經。以爲王者之政，莫急於盜賊，故其律始於盜、賊。盜賊須勃捕，故著網、捕二篇。其輕狡、越城、博戲、借假、不廉、淫侈、踰制以爲雜律一篇，又以具律具其加減，是故所著六篇而已。蕭何定律，除參夷連坐之罪，增部主見知之條，益事律興、廄、戶三篇，合爲九篇。叔孫通益律所不及，傍章十八篇，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，趙禹朝律六篇，合六十篇。又漢時決事，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，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，凡九百六卷，世有增損，率皆集類爲篇，結事爲章。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，事類雖同，輕重乖異，而通條連句，上下相蒙，雖大體異篇，實相採入。盜律有賊傷之例，賊律有盜章之文，興律有

上獄之法，廢律有逮捕之事，若此之比，錯糅無常，後人生意，各爲章句。叔孫宣、郭令卿、馬融、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，家數十萬言。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，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，言數益繁，覽者益難。天子於是下詔，但用鄭氏章句，不得雜用餘家。然而律文煩廣，事比衆多，離本依末，輕枉相繼。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，命司空陳羣、散騎常侍劉邵、給事黃門侍郎韓遜、議郎庾嶷、中郎黃休、荀詵等刪約舊科，傍采漢律，定爲魏法，制新律十八篇，州郡令四十五篇，尚書官令、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。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，更依古義制爲五刑。其死刑有三，髡刑有四，完刑、作刑各三，贖刑十一，罰金六，雜抵罪七，凡三十七名，以爲律首。及景帝輔政，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。毋丘儉之誅，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，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，表魏帝以匄其命，詔聽離婚。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，亦坐死，以懷妊繫獄。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，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。曾哀之，使主簿程咸上議曰：「夫司寇作典，建三等之制，甫侯修刑，通輕重之法。叔世多變，秦立重辟，漢又修之。大魏承秦漢之弊，未及革制，所以追戮已出之女，誠欲殄醜類之族也。然則法貴得中，刑愼過制。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，無自專之道。出適他族，還喪父母，降其服紀，所以明外成之節，異在室之恩。而父母有罪，追刑已出之女，夫黨見誅，又有隨姓之戮，一人之身，內外受辟。今女既嫁，則爲異姓之妻，如或產育，則爲他族之母，此爲元惡之所忽。戮無辜之所重，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，於情則傷孝子之心。男不得罪於他族，而女獨嬰戮於二門，非所以哀矜女弱，矯明法制之本分也。臣以爲在室之女，從父母之誅，既醮之婦，從夫家之罰。宜改舊科，以爲永制。」於是有詔改定律令。文帝爲晉王，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，陳羣、劉邵雖經改革，而科網本密，於是令賈充定法律，與太傅鄭冲、司徒荀顗、中書監荀勗、中軍將軍羊祜、中護軍王業、廷尉杜友、守河南尹杜預、散騎侍郎裴楷、潁川太守周權、齊相郭頒、騎都尉成公綏、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，就漢九章增十一篇，仍其族類，正其體號，改舊律爲刑名、法例，辨囚律爲告劾、繫訊、斷獄，分盜律爲請賕、詐僞、水火、毀亡，因事類爲衞宮、違制，撰周官爲諸侯律，合二十篇，六百二十條，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。蠲其苛穢，存其清約，事從中典，歸於益時。其餘未宜除者，若軍事、田農、酤酒，未得皆從人心，權其設法，太平當除，故不入律，悉以爲令。施行制度，以此設教，違令有罪則入律。其常事品式章程，各還其府爲故事。滅梟斬族誅從坐之條，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，省禁固相告之條，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，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。重姦伯叔母之令，弃市。淫寡女，三歲刑。崇嫁娶之要，一以下娉爲正，不理私約。峻禮教之防，準五服以制罪也。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，十二萬六千三百言，六十卷，故事三十卷。泰始三年，事畢表

上。武帝詔曰：「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，叔孫通制儀爲奉常，賜金五百斤，弟子百人皆爲郎中。夫立功立事，古今之所重，宜加祿賞。其詳考差敍，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，隨才品用。」賞帛萬餘匹，武帝親自臨講，使裴楷執讀。四年正月，大赦天下，乃班新律。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，其要曰：「律始於刑名者，所以定罪制也，終於諸侯者，所以畢其政也。王政布於上，諸侯奉於下，禮樂撫於中，故有三才之義焉，其相須而成，若一體焉。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，正加減之等差，明發衆篇之多義，補其章條之不足，較擧上下綱領。其犯盜賊、詐僞、請賕者則求罪於此，作役、水火、畜養、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。告訊爲之心舌，捕繫爲之手足，斷獄爲之定罪，名例齊其法制。自始及終，往而不窮，變動無常，周流四極，上下無方，不離于法律之中也。其知而犯之謂之故，意以爲然謂之失，違忠欺上謂之謾，背信藏巧謂之詐，虧禮廢節謂之不敬，兩訟相趣謂之鬬，兩和相害謂之戲，無變斬擊謂之賊，不意誤犯謂之過失，逆節絕理謂之不道，陵上僭貴謂之惡逆，將害未發謂之戕，唱首先言謂之造意，二人對議謂之謀，制衆建計謂之率，不和謂之强，攻惡謂之略，三人謂之羣，取非其物謂之盜，貨財之利謂之賕，凡二十者，律義之較名也。夫律者，當愼其變，審其理。若不承用詔書，無故失之刑，當從贖。謀反之同伍，實不知情，當從刑；此故失之變也。卑與尊鬬皆爲賊。鬬之加兵刃水火中，不得爲戲，戲之重也。向人室廬道徑射，不得爲過，失之禁也。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，賊之似也。過失似賊，戲似鬬，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，盜傷縛守似强盜，呵人取財似受賕，囚辭所連似告勃，諸勿聽理似故縱，持質似恐猲。如此之比，皆爲無常之格也。五刑不簡，正于五罰，五罰不服，正于五過，意善功惡，以金贖之。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，死刑不過三，徒加不過六，囚加不過五，累作不過十一歲，累笞不過千二百，刑等不過一歲，金等不過四兩。月贖不計日，日作不拘月，歲數不疑閏。不以加至死，幷死不復加。不可累者，故有幷數，不可幷數，乃累其加。以加論者，但得其加，與加同者，連得其本。不在次者，不以通論。以人得罪與人同，以法得罪與法同。侵生害死，不可齊其防，親疏公私，不可常其教。禮樂崇於上，故降其刑，刑法閑於下，故全其法。是故尊卑敍，仁義明，九族親，王道平也。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，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强盜，不自知亡爲縛守，將中有惡言爲恐猲，不以罪名呵爲呵人，以罪名呵爲受賕，劫名其財爲持質，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。卽不求自與爲受求，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，輸入呵受爲留難，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，加歐擊之爲毆辱，諸如此類，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。夫刑者，司理之官；理者，求情之機；情者，心神之使。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暢於四支，發於事業，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，內怖而色奪。論罪者務本其心，審其情，精其事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然後乃可以正刑。仰手似乞，俯手似奪，捧手似謝，擬手似訴，拱臂似

自首，攘臂似格鬬，矜莊似威，怡悅似福，喜怒憂懼，貌在聲色。姦貞猛弱，候在視息。出口有言當爲告，下手有禁當爲賊，喜子殺怒子當爲戲，怒子殺喜子當爲賊。諸如此類，自非至精，不能極其理也。律之名例，非正文而分明也。若八十，非殺傷人，他皆勿論，卽誣告謀反者反坐。十歲不得告言人，卽奴婢捍主，主得喝殺之。賊燔人廬舍積聚，盜贓五匹以上弃市，卽燔官府積聚盜，亦當與同。歐人教令者與同罪，卽令人歐其父母，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。若得遺物强取强乞之類，無還贓法隨例卑之文。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，贓入身不入身，皆隨事輕重取法，以例求其名也。夫理者，精玄之妙，不可以一方行也。律者，幽理之奥，不可以一體守也。或計過以配罪，或化略以循常，或隨事以盡情，或趣舍以從時，或推重以立防，或引輕以就下。公私廢避之宜，除創重輕之變，皆所以臨時觀釁，用法執詮者也。幽於未制之中，采其根牙之微，致之於機格之上，稱輕重於豪銖，考輩類於參伍，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。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，刀妄加則傷物，繩妄彈則侵直。梟首者惡之長，斬刑者罪之大，棄市者死之下，髡作者刑之威，贖罰者誤之誡。王者立此五刑，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，故爲敕愼之經，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。欲令提綱而大道清，擧略而王法齊，其旨遠，其辭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。通天下之志唯忠也，斷天下之疑唯文也，切天下之情唯遠也，彌天下之務唯大也，變無常體唯理也，非天下之賢聖，孰能與於斯！夫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化而財之謂之格。刑殺者是多震曜之象，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，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。五刑成章，輒相依準，法律之義焉。」是時侍中盧珽、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，有詔從之。及劉頌爲廷尉，頻表宜復肉刑，不見省。至惠帝之世，政出羣下，每有疑獄，各立私情，刑法不定，獄訟繁滋。尙書裴頠、劉頌言刑賞宜有恆制，不可輕重任情。詔下其事，於是門下屬三公曰：「昔先王議事以制，自中古以來，執法斷事，旣以立法，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。若常以善奪法，則人逐善而不忌法，其害甚於無法也。案啓事，欲令法令斷一，事無二門，郎、令史已下，應復出法駁案，隨事以聞也。」及于江左，元帝爲丞相，時朝廷草創，議斷不循法律，人立異議，高下無狀。主簿熊遠奏曰：「禮以崇善，法以閑非，故禮有常典，法有常防，人知惡而無邪心。是以周建象魏之制，漢創畫一之法，故能闡弘大道，以至刑厝。律令之作，由來尙矣。經賢智，歷夷險，隨時斟酌，最爲周備。自軍興以來，法度陵替，至於處事不用律令，競作屬命，人立異議，曲適物情，虧傷大例。府立節度，復不奉用，臨事改制，朝作夕改，至於主者不敢任法，每輒關諮，委之大官，非爲政之體。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，監司當以法彈違，不得動用開塞，以壞成事。按法蓋麤術，非妙道也，矯割物情，以成法耳。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，此爲以情壞法。法之不一，是謂多門，開人事之路，廣私情之端，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。凡爲駁議者，

若違律令節度，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，不得任情以破成法。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，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，不得直以情言，無所依準，以虧舊典也。若開塞隨宜，權道制物，此是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專用。主者唯當徵文據法，以事爲斷耳。」是時帝以權宜從事，尚未能從，而河東衞展爲晉王大理，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，又上書曰：「今施行詔書，有考子正父死刑，或鞭父母問子所在。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『擧家逃亡家長斬』，若家長是逃亡之主，斬之雖重猶可，設子孫犯事，將考祖父逃亡，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，傷順破教，如此者衆。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，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。秦網密文峻，漢興，掃除煩苛，風移俗易，幾於刑厝。大人革命，不得不蕩其穢匿，通其圮滯。今詔書宜除者多，有便於當今，著爲正條，則法差簡易。」元帝令曰：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，是以明罰敕法，先王所愼。自元康已來，事故孳臻，法禁滋漫。大理所上，宜朝堂會議，蠲除詔書不可用者，此孤所虛心者也。」及帝卽位，展爲廷尉，又上言：「古者肉刑，事經前聖，漢文除之，增加大辟。今人戶彫荒，百不遺一，而刑法峻重，非句踐養胎之義也。愚謂宜復古施行，以隆太平之化。」詔內外通議。於是驃騎將軍王導、太常賀循、侍中紀瞻、中書郎庾亮、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、散騎郎張嶷等議，以「肉刑之典，由來尚矣，肇自古先以及三代，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，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！時蕭曹已沒，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，逮班固深論其事，以爲外有輕刑之名，內實殺人。又死刑太重，生刑太輕，生刑縱於上，死刑怨於下，輕重失當，故刑政不中也。且原先王之造刑也，非以過怒也，非以殘人也，所以救姦，所以當罪。今盜者竊人之財，淫者好人之色，亡者避叛之役，皆無殺害也，則加之以刑，刑之則止，而加之斬戮。戮過其罪，死不可生，縱虐於此，歲以巨計，此迺仁人君子所不忍聞，百況行之於政乎！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，惡其生而趣其死，此畏水投舟，避坎蹈井，愚夫之不若，何取於政哉！今大晉中興，遵復古典，率由舊章。起千載之滯義，拯百殘之遺黎，使皇典廢而復存，黔首死而更生，至義暢于三代之際，遺風播乎百世之後，生肉枯骨，惠侔造化，豈不休哉！惑者乃曰：『死猶不懲，而況於刑？』然人者冥也，其至愚矣，雖加斬戮，忽爲灰土，死事日往，生欲日存，未以爲改。若刑諸市朝，朝夕鑒戒，刑者詠爲惡之永痛，惡者覩殘刖之長廢，故足懼也。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，顯誡以懲愚，其理遠矣。」尚書令刁協、尚書薛兼等議，以爲「聖上悼殘荒之遺黎，傷犯死之繁衆，欲行刖以代死刑，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，則率土蒙更生之澤，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。今中興祚隆，大命惟新，誠宜設寬法以育人。然懼羣小愚蔽，習翫所見而忽異聞，或未能咸服。愚謂行刑之時，先明申法令，樂刑者刖，甘死者殺，則心必服矣。古典刑不上大夫，今士人有犯者，謂宜如舊，不在刑例，則進退爲允。」尚書周顗、郎曹彥、中書郎桓彝等議，以爲「復肉刑以代死，誠是聖王之至德，哀矜之弘私。

然竊以爲刑罰輕重，隨時而作。時人少罪而易威，則從輕而寬之。時人多罪而難威，則宜死刑而濟之。肉刑平世所應立，非救弊之宜也。方今聖化草創，人有餘姦，習惡之徒，爲非未已，截頭絞頸，尙不能禁，而乃更斷足劓鼻，輕其刑罰，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，蹈罪更來，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，殘其身以加楚酷也。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，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，畏重之常人，反爲犯輕而致囚，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爲恩仁邪！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，踊貴屨賤，有鼻者醜也。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，不如以殺止殺，重以全輕。權小停之，須聖化漸著，兆庶易威之日，徐施行也。」議奏，元帝猶欲從展所上，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，忽復肉刑，必駭遠近，且逆寇未珍，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，於是乃止。咸康之世，庾冰好爲糾察，近於繁細，後益矯違，復存寬縱，疏密自由，律令無用矣。至安帝元興末，桓玄輔政，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，命百官議。蔡廓上議曰：「建邦立法，弘教穆化，必隨時置制，德刑兼施。長貞一以閑其邪，明教禁以檢其慢，灑湛露以流潤，厲聲霜以肅威，雖復質文迭用，而斯道莫革。肉刑之設，肇自哲王，蓋由曩世風淳，人多惇謹，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，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，故能勝殘去殺，化隆無爲。季末澆僞，設網彌密，利巧之懷日滋，恥畏之情轉寡。終身劇役，不足止其姦，況乎黥劓，豈能反於善！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。至於弃市之條，實非不赦之罪，事非手殺，考律同歸，輕重均科，減降路塞，鍾陳以之抗言，元皇所爲留愍。今英輔翼贊，道邁伊周，誠宜明愼用刑，愛人弘育，申哀矜以革濫，移大辟於支體，全性命之至重，恢繁息於將來。」而孔琳之議不同，時論多與琳之同，故遂不行。晉書刑法志、後漢書孔融傳、唐六典、通典卷一六三、一六四、一六八

杜預與賈充等定律令，既成，預爲之注解，乃奏之曰：「法者，蓋繩墨之斷例，非窮理盡性之書也，故文約而例直，聽省而禁簡。例直易見，禁簡難犯。易見則人知所避，難犯則幾於刑厝。刑之本在於簡直，故必審名分，審名分者必忍小理。古之刑書銘之鍾鼎，鑄之金石，所以遠塞異端，使無淫巧也。今所注皆網羅法意，格之以名分，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，伸繩墨之直，去析薪之理也。」詔班于天下。晉書杜預傳

賈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，百姓便之。詔曰：「漢氏以來，法令嚴峻，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、嘉平之間，咸欲辯章舊典，刪革刑書，述作體大，歷年無成。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，親發德音，釐正名實。車騎將軍賈充奬明聖意，諮詢善道。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顗、中書監荀勗、中軍將軍羊祜、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、守河南尹杜預、散騎侍郎裴楷、潁川太守周雄、齊相郭頒、騎都尉成公綏、荀煇、尙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。朕每鑒其用心，常慨然嘉之。今法律既成，始班天下，刑寬禁簡，足以克當先旨。昔蕭何以定律受封，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，賜金五百斤，弟子皆爲郎。夫立功立事，古之所重，自太傅、車騎以下皆加祿賞，其詳依故典。」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，絹五百

四。晉書賈充傳

武帝時廷尉劉頌上言曰：「臣昔上行肉刑，從來積年，遂寢不論。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，未詳之甚，莫過於此。今死刑重，故非命者衆，生刑輕，故罪不禁姦，所以然者，肉刑不用之所致也。今爲徒者，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，去家懸遠，作役山谷，飢寒切身，志不聊生，雖有廉士介者，苟慮不首死，則皆爲盜賊，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！又令徒富者輸財，解日歸家，乃無役之人也，貧者起爲姦盜，又不制之虜也。不刑則罪無所禁，不制則羣惡橫肆，爲法若此，近不盡善也。是以徒亡日屬，賊盜日煩，亡之數者至有十數，得輒加刑，日益一歲，此爲終身之徒也。自顧反善無期，而災困逼身，其志亡思盜，勢不得息，事使之然也。古者用刑以止刑，今反於此。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，輒重髡之，此以刑生刑；加作一歲，此以徒生徒也。亡者積多，繫囚猥畜，議者曰囚不可赦，復從而赦之，此爲刑不制罪，法不勝姦。下知法之不勝，相聚而謀爲不軌，月異而歲不同。故自頃年以來，姦惡陵暴，所在充斥。議者不深思此故，而曰肉刑於名忤聽，忤聽孰與賊盜不禁？聖王之制肉刑，遠有深理，其事可得而言，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，乃去其爲惡之具，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，止姦絕本，理之盡也。亡者刖足，無所用復亡，盜者截手，無所用復盜，淫者割其勢，理亦如之。除惡塞源，莫善於此，非徒然也。此等已刑之後，便各歸家，父母妻子，共相養恤，不流離於塗路。有今之困，創愈可役，上準古制，隨宜業作，雖已刑廢，不爲虛弃，而所患都塞，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。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，悉以肉刑代之。其三歲刑以下，已自杖罰遣，又宜制其罰數，使有常限，不得減此。其有宜重者，又任之官長。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，笞至一百，稍行，使各有差，悉不復居作。然後刑不復生刑，徒不復生徒，而殘體爲戮，終身作誡。人見其痛，畏而不犯，必數倍於今。且爲惡者隨發被刑，去其爲惡之具，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，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！而猶曰肉刑不可用，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。臣昔常侍左右，數聞明詔，謂肉刑宜用，事便於政。願陛下信獨見之斷，使夫能者得奉聖慮，行之於今。比墳溝壑，冀見太平。周禮三赦三宥，施於老幼悼耄，黔黎不屬逮者，此非爲惡之所出，故刑法逆舍而宥之。至於自非此族，犯罪則必刑而無赦，此政之理也。暨至後世，以時嶮多難，因赦解結，權以行之，又不以寬罪人也。至今恆以罪積獄繁，赦以散之，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，如此不已，將至不勝。原其所由，肉刑不用之故也。今行肉刑，非徒不積，且爲惡無具則姦息。去此二端，獄不得繁，故無取於數赦，於政體勝矣。」疏上，不見省。晉書刑法志、通典卷一六八

惠帝時尚書裴頠上表曰：「夫天下之事多塗，非一司之所管，中才之情易擾，賴恆制而後定。先王知其所以然也，是以辨方分職，爲之準局。準局既立，各掌其務。刑賞

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相稱，輕重無二，故下聽有常，羣吏安業也。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，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，其非此也，皆止於郎令史而已。刑罰所加，各有常刑。去元康四年，大風之後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，免太常荀寓。于時以嚴詔所譴，莫敢據正，然內外之意，僉謂事輕責重，有違于常。會五年二月有大風，主者懲懼前事，臣新拜尚書始三日，本曹尚書有疾，權令兼出，按行蘭臺。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，求索瓦之不正者，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。或是始瓦時邪，蓋不足言，風起倉卒，臺官更往，太常按行，不及得周，文書未至之頃，便競相禁止。臣以權兼暫出，出還便罷，不復得窮其事，而本曹據執，却問無已。臣時具加解遣，而主者畏咎，不從臣言。禁止太常，復興刑獄。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，文帝欲族誅，釋之但處以死刑，曰：『若侵長陵一抔土，何以復加？』文帝從之。大晉垂制，深惟經遠，山陵不封，園邑不飾，墓而不墳，同乎山壤。是以丘阪存其陳草，使齊乎中原矣。雖陵兆尊嚴，唯毀發然後族之，此古典也，若登踐犯損，失盡敬之道，事止刑罪可也。去八年，奴聽敎加誣周龍燒草，廷尉遂奏族龍，一門八口幷命。會龍獄翻，然後得免。考之情理，準之前訓，所處實重。今年八月，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，司徒、太常奔走道路，雖知事小，而案劾難測，搔擾驅馳，各競免負，于今太常禁止未解。近日太祝署失火，燒屋三間半。署在廟北，隔道在重牆之內，又卽已滅，頻爲詔旨所問。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，便責尚書不卽案行，輒禁止，尚書免，皆在法外。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，故有臨時議處之制，誠不能皆得循常也。至於此等，皆爲過當，每相逼迫，不復以理，上替聖朝畫一之德，下損崇禮大臣之望。臣憑以爲犯陵上草木，不應乃用同產畢刑之制。按行奏劾，應有定準，相承務重，體例遂虧，或因餘事，得容淺深。」時劉頌爲三公尚書，又上疏曰：「自近世以來，法漸多門，令甚不一。臣今備掌刑斷，職思其憂，謹具啓聞。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，故事求曲當，則例不得直，盡善故法不得全。何則？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，而上求盡善，則諸下牽文就意，以赴主之所許，是以法不得全。刑書徵文，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，而上安於曲當，故執平者因文可引，則生二端。是法多門，令不一，則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，所欲淺深，苟斷不一，則居上者難以檢下，於是事同議異，獄犴不平，有傷於法。古人有言：『之主詳，其政荒；人主期，其事理。』詳匪他，盡善則法傷，故其政荒也；期者輕重之當，雖不厭情，苟入於文，則循而行之，故其事理也。夫善用法者，忍違情不厭聽之斷，輕重雖不允人心，經於凡覽，若不可行，法乃得直。又君臣之分，各有所司。法欲必奉，故令主者守文，理有窮塞，故使大臣釋滯，事有時宜，故人主權斷。主者守文，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；大臣釋滯，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；人主權斷，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。天下萬事，自非斯格重爲，故不近似此類，不得出以意妄議，其餘皆以律令從事，然後法信於下，人聽不惑，

吏不容姦，可以言政。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，大臣小吏各守其局，則法一矣。古人有言：『善爲政者看人設教。』看人設教，制法之謂也。又曰『隨時之宜』，當務之謂也。然則看人隨時，在大量也，而制其法。法軌既定則行之，行之信如四時，執之堅如金石，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，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！何則？始制之初，固已看人而隨時矣。今若設法未盡當，則宜改之。若謂已善，不得盡以爲制，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。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，已令四海，不可以不信以爲教，方求天下之不慢，不可繩以不信之法。且先識有言，人至愚而不可欺也。不謂平時背法意斷，不勝百姓願也。上古議事以制，不爲刑辟。夏殷及周，書法象魏。三代之君齊聖，然咸弃曲當之妙鑒，而任徵文之直準，非聖有殊，所遇異也。今論時敦朴，不及中古，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，自託於議事以制，臣竊以爲聽言則美，論理則違。然天下至大，事務衆雜，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，故臣謂宜立格爲限，使主者守文，死生以之，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，以差輕重，則法恆全。事無正據，名例不及，大臣論當，以釋不滯，則事無閡。至如非常之斷，出法賞罰，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，封趙氏之無功，唯人主專之，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。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，似是而非之奏塞，此蓋齊法之大準也。主者小吏，處事無常，何則？無情則法徒克，有情則撓法。積克似無私，然乃所以得其私，又恆所岨以衞其身。斷當恆克，世謂盡公，時一曲法，迺所不疑。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，而責守文如令之奏，然後得爲有檢，此又平法之一端也。夫出法權制，指施一事，厭情合聽，可適耳目，誠有臨時當意之快，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。然起爲經制，終年施用，恆得一而失十。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，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。故謂事識體者善權輕重，不以小害大，不以近妨遠。忍曲當之近適，以全簡直之大準，不牽於凡聽之所安，必守徵文以正例。每臨其事，恆御此心以決斷，此又法之大概也。又律法斷罪，皆當以法律令正文，若無正文，依附名例斷之，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。法吏以上所執不同，得爲異議。如律之文，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。至於法律之內，所見不同，迺得爲異議也。今限法曹郎令史，意有不同爲駁，唯得論釋法律，以正所斷，不得援求諸外，論隨時之宜，以明法官守局之分。」晉書刑法志、通典一六六

懷帝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，除三族刑。晉書懷帝紀

禁　約

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乙亥，除魏氏宗室禁錮，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，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。

二年二月，除漢宗室禁錮。十月丁未，詔曰：「昔舜葬倉梧，農不易畝，禹葬成紀，市不改肆。上惟祖考清簡之旨，所徙陵十里內居人，勿爲煩擾，一切停之。」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五年正月癸巳，禁游食商販。

八年二月乙亥，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。

九年七月丁酉，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，采擇未畢，權禁斷婚姻。

十年閏月丁亥，詔曰：「嫡庶之別，所以辨上下，明貴賤。而近世以來，多皆內寵登妃后之職，亂尊卑之序。自今以後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嫡正。」

咸寧四年十一月辛巳，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，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，焚之於殿前。甲申，敕內外敢有犯者罪之。晉書武帝紀

惠帝永平七年七月，關中饑，米斛萬錢，詔骨肉相賣者不禁。晉書惠帝紀

成帝咸和五年春正月癸亥，詔除諸將任子。晉書成帝紀

錄 囚

武帝泰始四年十二月庚寅，帝臨聽訟觀，錄廷尉、洛陽獄囚，親平決焉。

五年春正月丙申，帝臨聽訟觀錄囚徒，多所原遣。

十年六月癸巳，臨聽訟觀錄囚徒，多所原遣。晉書武帝紀

矜 貸

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乙亥，詔曰：「昔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；鄧艾雖矜功失節，然束手受罪。今大赦其家，還使立後。」

太康九年八月壬子，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，無留庶獄。晉書武帝紀

第十二篇 兵 略

征 伐

伐吳

咸寧五年十一月，大擧伐吳。遣鎭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，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，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，鎭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，龍驤將軍王濬、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，東西凡二十餘萬。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，行冠軍將軍楊濟爲副，總統衆軍。太康元年春正月癸丑，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，獲吳威武將軍周興。二月戊午，王濬、唐彬等克丹楊城。庚申，又克西陵，殺西陵都督鎭軍將軍留憲，征南將軍成璩、西陵監鄭廣。壬戌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，殺夷道監陸晏、水軍都督

陸景。甲戌，杜預克江陵，斬吳江陵督王延，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。於是諸軍竝進，樂鄉、荊門諸戍相次來降。乙亥，以濬爲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，復下詔曰：「濬、彬東下，掃除巴丘，與胡奮、王戎共平夏口、武昌，順流長驅，直造秣陵，與奮、戎審量其宜。杜預當鎭靜零、桂，懷輯衡陽。大兵旣過，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，預當分萬人給濬，七千給彬。夏口旣平，奮宜以七千人給濬。武昌旣了，戎當以六千人增彬。太尉充移屯項，總督諸方。」濬進破夏口、武昌，遂泛舟東下，所至皆平。王渾、周浚與吳丞相張悌陣于版橋，大破之，斬悌及其將孫震、沈瑩，傳首洛陽。孫皓窮蹙請降，送璽綬於琅邪王伷。三月壬申，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，孫皓大懼，面縛輿櫬，降于軍門。濬杖節解縛焚櫬，送于京都。收其圖籍，克州四，郡四十三，縣三百一十三，戶五十二萬三千，吏三萬二千，兵二十三萬，男女口二百三十萬。晉書武帝紀

帝將有滅吳之志，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、假節。咸寧初，除征南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得專辟召。初，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，又時吳有童謠曰：「阿童復阿童，銜刀浮渡江，不畏岸上獸，但畏水中龍。」祜聞之曰：「此必水軍有功，但當思應其名者耳。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，祜知其可任，濬又小字阿童，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，加龍驤將軍，密令修舟艦，爲順流之計。祜繕甲訓卒，廣爲戎備，至是上疏曰：「先帝順天應時，西平巴蜀，南和吳會，海內得以休息，兆庶有樂安之心，而吳復背信，使邊事更興。夫期運雖天所授，而功業必由人而成，不一大擧掃滅，則衆役無時得安，亦所以隆先帝之勳，成無爲之化也。故堯有丹水之伐，舜有三苗之征，咸以寧靜宇宙，戢兵和衆者也。蜀平之時，天下皆謂吳當幷亡，自此來十三年，是謂一周，平定之期，復在今日矣。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，無禮先强，此乃諸侯之時耳，當今一統，不得與古同諭。夫適道之論，皆未應權，是故謀之雖多，而決之欲獨，凡以險阻得存者，謂所敵者同，力足自固。苟其輕重不齊，强弱異勢，則智士不能謀，而險阻不可保也。蜀之爲國，非不險也，高山尋雲霓，深谷肆無景，束馬懸車，然後得濟，皆言一夫荷戟，千人莫當。及進兵之日，曾無藩籬之限，斬將搴旗，伏尸數萬，乘勝席卷，徑至成都，漢中諸城，皆鳥棲而不敢出。非皆無戰心，誠力不足相抗。至劉禪降服，諸營堡者索然俱散。今江淮之難，不過劒閣，山川之險，不過岘漢，孫皓之暴，侈於劉禪，吳人之困，甚於巴蜀，而大晉兵衆，多於前世，資儲器械，盛於往時。今不於此平吳，而更阻兵相守，征夫苦役，日尋干戈，經歷盛衰，不可長久，宜當時定，以一四海。今若引梁益之兵，水陸俱下，荊楚之衆，進臨江陵，平南、豫州，直指夏口，徐揚青兗，並向秣陵，鼓旆以疑之，多方以誤之。以一隅之吳，當天下之衆，勢分形散，所備皆急，巴漢奇兵出其空虛，一處傾壞，則上下震蕩。吳緣江爲國，無有內外，東西數千里，以藩籬自持，所敵者大，無有寧息。孫皓恣情任意，與下多忌，名臣重將，不復自信，是以孫秀

之徒皆畏逼而至。將疑於朝，士困於野，無有保世之計，一定之心。平常之日，猶懷去就，兵臨之際，必有應者，終不能齊力致死，已可知也。其俗急速，不能持久，弓弩戟楯，不如中國，唯有水戰，是其所便。一入其境，則長江非復所固，還保城池，則去長入短。而官軍懸進，人有致節之志，吳人戰於其內，有憑城之心。如此軍不踰時，剋可必矣。」帝深納之。會疾求入朝，既至洛陽，中詔申諭，扶疾引見。及侍坐，面陳伐吳之計。帝以其病，不宜常入，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。祜曰：「今主上有禪代之美，而功德未著，吳人虐政已甚，可不戰而剋。混一六合，以興文教，則主齊堯舜，臣同稷契，爲百代之盛軌。如舍之，若孫皓不幸而沒，吳人更立令主，雖百萬之衆，長江未可而越也，將爲後患乎！」華深贊成其計。祜謂華曰：「成吾志者子也。」帝欲使祜臥護諸將，祜曰：「取吳不必須臣自行，但既平之後，當勞聖慮耳！功名之際，臣所不敢居。若事了，當有所付授，願審擇其人。」疾漸篤，乃舉杜預自代。晉書羊祜傳

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，唯杜預、羊祜、張華與帝意合。祜病，舉預自代，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，領征南軍司。及祜卒，拜鎮南大將軍、都督荆州諸軍事。預既至鎮，繕甲兵，耀威武，乃簡精銳，襲吳西陵督張政，大破之。政，吳之名將也，據要害之地，恥以無備取敗，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。預欲間吳邊將，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，皓果召政，遣武昌監留憲代之，故大軍臨至，使其將帥移易，以成傾蕩之勢。預處分既定，乃啓請伐吳之期，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。預表陳至計曰：「自閏月以來，賊但敕嚴，下無兵上。以理勢推之，賊之窮計，力不兩完，必先護上流，勤保夏口以東，以延視息，無緣多兵西上，空其國都。而陛下過聽，便用委棄大計，縱敵患生。此誠國之遠圖，使舉而有敗，勿舉可也。事爲之制，務從完牢。若或有成，則開太平之基，不成，不過費損日月之間，何惜而不一試之！若當須後年，天時人事不得如常，臣恐其更難也。陛下宿議，分命臣等隨界分進，其所禁持，東西同符，萬安之舉，未有傾敗之慮。臣心實了，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，惟陛下察之。」預旬月之中，又上表曰：「羊祜與朝臣多不同，不先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，故益令多異。凡事當以利害相較，今此舉十有八九利，其一二止於無功耳。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，直是計不出己，功不在身，各恥其前言，故守之也。自頃朝廷事無大小，異意鋒起，雖人心不同，亦由恃恩，不慮後難，故輕相同異也。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，詰責諸議者，皆叩頭而謝，以塞異端也。自秋已來，討賊之形頗露，若今中止，孫皓怖而生計，或徙都武昌，更完修江南諸城，遠其居人，城不可攻，野無所掠，積大船於夏口，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。」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，華推枰斂手曰：「陛下聖明神武，朝野清晏，國富兵强，號令如一。吳主荒淫驕虐，誅殺賢能，當今討之，可不勞而定。」帝乃許之。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，遣參軍樊顯、尹林、鄧圭、襄陽太守周奇等

率衆循江西上，授以節度，旬日之間，累剋城邑，皆如預策焉。又遣牙門管定、周旨、伍巢等率奇兵八百，泛舟夜渡以襲樂鄉，多張旗幟，起火巴山，出於要害之地，以奪賊心。吳都督孫歆震恐，與伍延書曰：「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。」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。旨、巢等伏兵樂鄉城外，歆遣軍出距王濬，大敗而還。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，歆不覺，直至帳下，虜歆而還，故軍中爲之諺曰：「以計代戰一當萬。」於是進逼江陵，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，預攻剋之。既平上流，於是沅湘以南，至于交廣，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，奉送印綬，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。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、監軍十四，牙門、郡守百二十餘人，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，各樹之長吏，荆土肅然，吳人赴者如歸矣。時衆軍會議，或曰：「百年之寇，未可盡剋。今向暑，水潦方降，疾疫將起，宜俟來冬，更爲大擧。」預曰：「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强齊，今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，無復着手處也。遂指授羣帥，徑造秣陵，所過城邑，莫不束手。」晉書武帝紀、杜預傳

初，帝潛與羊祜謀伐吳，而羣臣多以爲不可，唯華贊成其計。其後祜疾篤，帝遣華詣祜，問以伐吳之計。及將大擧，以華爲度支尚書，乃量計運漕，決定廟算。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，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，帝曰：「此是吾意，華但與吾同耳。」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，華獨堅執以爲必剋。晉書張華傳

伐吳之役，詔充爲使持節、假黃鉞、大都督，總統六師。充慮大功不捷，表陳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幽幷之戍，天下勞擾，年穀不登，興軍致討，懼非其時，又臣老邁，非所克堪。」詔曰：「君不行，吾便自出。」充不得已，乃受節鉞，將中軍，爲諸軍節度，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，南屯襄陽。吳江陵諸守皆降，充乃徙屯項。王濬之剋武昌也，充遣使表曰：「吳未可悉定，方夏，江淮下溼，疾疫必起，宜召諸軍，以爲後圖。雖腰斬張華，不足以謝天下。」華豫平吳之策，故充以爲言。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，帝不從。杜預聞充有奏，馳表固爭，言平在旦夕，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。晉書賈充傳

王濬爲巴郡太守，郡邊吳境，兵士苦役，生男多不養。濬乃嚴其科條，寬其偪課，其產育者皆與休復，所全活者數千人。轉廣漢太守，徵拜右衞將軍，除大司農。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，乃密表留濬，於是重拜益州刺史。武帝謀伐吳，詔濬修舟艦，濬乃作大船連舫，方百二十步，受二千餘人。以木爲城，起樓櫓，開四出門，其上皆得馳馬來往，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，以懼江神。舟楫之盛，自古未有。濬造船於蜀，其木柿蔽江而下，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：「晉必有攻吳之計，宜增建平兵。建平不下，終不敢渡。」皓不從。尋以諺言拜濬爲龍驤將軍，監梁益諸軍事。時朝議咸諫伐吳，濬乃上疏曰：「臣數參訪吳楚同異，孫皓荒淫凶逆，荆揚賢愚，無不嗟怨。且觀時運，宜速征伐。今若不伐，天變難預。令皓卒死，更立賢主，文武各得其所，則强敵

也。臣作船七年，日有朽敗，又臣年已七十，死亡無日。三者一乖，則難圖也，誠願陛下無失事機。」帝深納焉。賈充、荀勗陳諫以爲不可，唯張華固勸，又杜預表請，帝乃發詔，分命諸方節度。濬於是統兵，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，皆堪備役供軍，其父母戒之曰：「王府君生爾，爾必勉之，無愛死也。」太康元年正月，濬發自成都，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，剋之，擒其丹楊監盛紀。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，並以鐵鏁橫截之，又作鐵錐長丈餘，暗置江中，以逆距船。先是羊祜獲吳間諜，具知情狀，濬乃作大筏數十，亦方百餘步，縛草爲人，被甲持杖，令善水者以筏先行，筏遇鐵錐，錐輒著筏去。又作火炬長十餘丈，大數十圍，灌以麻油，在船前，遇鏁，然炬燒之，須臾融液斷絕，於是船無所礙。二月庚申，剋吳西陵，獲其鎮軍將軍留憲、征南將軍成據、宜都太守虞忠。壬戌，剋荊門、道夷二城，獲監軍陸晏。乙丑，剋樂鄉，獲水軍督陸景，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。乙亥，詔進濬爲平東將軍、假節、都督益梁諸軍事。濬自發蜀，兵不血刃，攻無堅城，夏口、武昌，無相支抗。於是順流鼓棹，徑造三山。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，象軍望旗而降。皓聞濬軍旌旗器甲，屬天滿江，威勢甚盛，莫不破膽，用光祿勳薛瑩、中書令胡冲計，送降文於濬曰：「吳郡孫皓叩頭死罪。昔漢室失御，九州幅裂，先人因時略有江南，遂阻山河，與魏乖隔。大晉龍興，德覆四海，闇劣偷安，未喻天命。至于今者，猥煩六軍，衡蓋露次，遠臨江渚。舉國震惶，假息漏刻，敢緣天朝含弘光大，謹遣私署太常張奫等奉所佩璽綬，委質請命。」壬寅，濬入於石頭，皓乃備亡國之禮，素車白馬，肉袒面縛，銜璧牽羊，大夫衰服，士輿櫬，率其僞太子瑾、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。濬躬解其縛，受璧焚櫬，送于京師。收其圖籍，封其府庫，軍無私焉。晉書王濬傳

伐吳之役，王渾率師出橫江，遣參軍陳愼、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，又擊吳牙門將孔忠，皆破之，獲吳將周興等五人。又遣珍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，討吳將俞恭，破之，多所斬獲。吳厲武將軍陳代、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。吳丞相張悌、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，渾遣司馬孫暢、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，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，吳人大震。孫皓司徒何植、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。既而王濬破石頭，降孫皓，明日，渾始濟江。晉書王渾傳

揚州刺史周浚隨王渾伐吳，攻破江西屯戍，與孫皓中軍大戰，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，俘馘萬計，進軍屯于橫江。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，別駕何惲說浚曰：「張悌率精銳之卒，悉吳國之衆，殄滅於此，吳之朝野，莫不震懾。今王龍驤既破武昌，兵威甚盛，順流而下，所向輒剋，土崩之勢見矣。竊謂宜速渡江，直指建鄴，大軍卒至，奪其膽氣，可不戰而擒。」浚善其謀，便使白渾。惲曰：「渾闇於事機，而欲愼己免咎，必不我從。」浚固使白之，渾果曰：「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，不使輕進。貴州雖武，

豈能獨平江東？今者違命，勝不足多，若其不勝，爲罪已重。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，但當具君舟楫，一時俱濟耳。」惲曰：「龍驤剋萬里之寇，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，未之聞也。且握兵之要，可則奪之，所謂受命不受辭也。今渡江必全剋獲，將有何慮？若疑於不濟，不可謂智，知而不行，不可謂忠，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。」渾執不聽。居無何而濬至，渾召之不來，乃直指三山，孫皓遂降於濬。晉書周浚傳

初，詔書使濬下建平，受杜預節度，至秣陵，受王渾節度。預至江陵，謂諸將帥曰：「若濬得下建平，則順流長驅，威名已著，不宜令受制於我。若不能剋，則無緣得施節度。」濬至西陵，預與之書曰：「足下既摧其西藩，便當徑取秣陵，討累世之逋寇，釋吳人於塗炭。自江入淮，逾于泗汴，泝河而上，振旅還都，亦曠世一事也。」濬大悅，表呈預書。及濬將至秣陵，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，濬擧帆直指，報曰：「風利，不得泊也。」王渾久破皓中軍，斬張悌等，頓兵不敢進，而濬乘勝納降，渾恥而且忿，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，誣罪狀之。有司遂按濬檻車徵，帝弗許，詔讓濬曰：「伐國事重，宜令有一。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，渾思謀深重，案甲以待將軍，云何徑前，不從渾命，違制昧利，甚失大義。將軍功勳，簡在朕心，當率由詔書，崇成王法，而於事終恃功肆意，朕將何以令天下？」濬上書自理曰：「臣前被庚戌詔書曰：『軍人乘勝，猛氣益壯，便當順流長驅，直造秣陵。』臣被詔之日，卽便東下。又前被詔書云：『太尉賈充總統諸方，自鎭東大將軍伷及渾、濬、彬等皆受充節度。』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。臣自達巴丘，所向風靡，知孫皓窮蹙，勢無所至。十四日至牛渚，去秣陵二百里，宿設部分，爲攻取節度。前至三山，見渾軍在北岸，遣書與臣，可暫來過，共有所議，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。臣水軍風發，乘發造賊城，加宿設部分，行有次第，無緣得於長流之中，廻船過渾，令首尾斷絕。須臾之間，皓遣使歸命，臣卽報渾書，並寫皓牋，具以示渾，使速來，當於石頭相待。軍以日中至秣陵，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，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，還圍石頭，備皓越逸，又索蜀兵及鎭南諸軍人名定見。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，無緣共合空圍，又兵人定見，不可倉卒，皆非當今之急，不可承用。中詔謂臣忽棄明制，專擅自由。伏讀嚴詔，驚怖悚慄，不知軀命當所投厝，豈惟老臣獨懷戰灼，三軍上下咸盡喪氣。臣受國恩，任重事大，常恐託付不效，孤負聖朝，故投身死地，轉戰萬里，被蒙寬恕之恩，得從臨履之宜。是以憑賴威靈，幸而能濟，皆是陛下神策廟算，臣承指授，效鷹犬之用耳！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，寧敢昧利而違聖詔？臣以十五日至秣陵，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，其間懸闊，不相赴接，則臣之罪責，宜蒙察恕。假令孫皓猶有螳蜋擧斧之勢，而臣輕軍單入，有所虧喪，罪之可也。臣所統八萬餘人，乘勝席卷，皓以衆叛親離，無復羽翼，匹夫獨立，不能庇其妻子，雀鼠貪生，苟乞一活耳！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，不早縛取，自爲小誤。臣至便得，更見怨恚，並云守賊百日而

令他人得之，言語噂喈，不可聽聞。案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由有專輒。臣雖愚蠢，以爲事君之道，唯當竭節盡忠，奮不顧身，量力受任，臨事制宜，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，此是人臣不忠之利，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臣不自料，忘其鄙劣，披布丹心，輸寫肝腦，欲竭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貞，庶必掃除兇逆，清一宇宙，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。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，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，委臣以征討之事，雖燕主之信樂毅，漢祖之任蕭何，無以加焉。受恩深重，死且不報，而以頑疎，擧錯失宜，陛下弘恩，財加切讓，惶怖怔營，無地自厝，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。」

晉書王濬傳

祖逖北伐

祖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，元帝用爲徐州刺史，尋徵軍諮祭酒，居丹徒之京口。逖以社稷傾覆，常懷振復之志。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，逖遇之如子弟。時揚土大饑，此輩多爲盜竊，攻剽富室，逖撫慰問之曰：「比復南塘一出不？」或爲吏所縶，逖輒擁護救解之，談者以此少逖，然自若也。時帝方拓定江南，未遑北伐，逖進說曰：「晉室之亂，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，由藩王爭權，自相誅滅，遂使戎狄乘隙，毒流中原。今遺黎既被殘酷，人有奮擊之志。大王誠能發威命將，使若逖等爲之統主，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，沉溺之士欣於來蘇，庶幾國恥可雪，願大王圖之。」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、豫州刺史，給千人廩，布三千匹，不給鎧仗，使自招募，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，中流擊楫而誓曰：「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。」辭色壯烈，衆皆慨歎。屯于江陰，起冶鑄兵器，得二千餘人而後進。初，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，流人塢主張平、樊雅等在譙，演署平爲豫州刺史、雅爲譙郡太守，又有董瞻、于武、謝浮等十餘部，衆各數百，皆統屬平。逖誘浮使取平，浮譎平與會，遂斬以獻逖。帝嘉逖勳，使運糧給之，而道遠不至，軍中大饑。進據太丘，樊雅遣衆夜襲逖，遂入壘，拔戟大呼，直趣逖幕，軍士大亂。逖命左右距之，督護董昭與賊戰，走之。逖率衆追討，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。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、陳留太守，逖遣使求救於川，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，逖遂剋譙城。初，樊雅之據譙也，逖以力弱，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，含遣桓宣領兵助逖。逖既剋譙，宣等乃去。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，含又遣宣救逖。季龍聞宣至而退，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。李頭之討樊雅也，力戰有勳，逖時獲雅駿馬，頭甚欲之而不敢言，逖知其意，遂與之。頭感逖恩遇，每歎曰：「若得此人爲主，吾死無恨。」川聞而怒，遂殺頭。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，川益怒，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，大獲子女車馬。逖遣將軍衞策邀擊於谷水，盡獲所掠者，皆令歸本，軍無私焉，川大懼，遂以衆附石勒。逖率衆伐川，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，逖設奇以擊之，季龍大敗，收兵掠

豫州，徙陳川還襄國，留桃豹等守川故城，住西臺。遜遣將韓潛等鎮東臺，同一大城，賊從南門出入放牧，遜軍開東門，相守四旬。遜以布囊盛土如米狀，使千餘人運上臺。又令數人擔米，僞爲疲極而息于道，賊果逐之，皆棄擔而走。賊既獲米，謂遜士衆豐飽，而胡戍饑久，益懼，無復膽氣。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，遜遣韓潛、馮鐵等追擊於汴水，盡獲之。豹宵遁，退據東燕城，遜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。馮鐵據二臺，遜鎮雍丘，數遣軍要截石勒，勒屯戍漸蹙。候騎常獲濮陽人，遜厚待遣歸，咸感遜恩德，率鄉里五百家降遜。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遜，復爲遜所破，勒鎮戍歸附者甚多。時趙固、上官巳、李矩、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，遜遣使和解之，示以禍福，遂受遜節度。遜愛人下士，雖疎交賤隸，皆恩禮遇之，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。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，皆聽兩屬，時遣游軍僞抄之，明其未附。諸塢主感戴，胡中有異謀，輒密以聞，前後剋獲，亦由此也。其有微功，賞不踰日。躬自儉約，勸督農桑，剋己務施，不畜資產，子弟耕耘，負擔樵薪，又收葬枯骨，爲之祭醊，百姓感悅。嘗置酒大會，耆老中坐流涕曰：「吾等老矣，更得父母，死將何恨！」乃歌曰：「幸哉遺黎免俘虜，三辰既朗遇慈父，玄酒忘勞甘瓠脯，何以詠恩歌且舞。」其得人心如此。故劉琨與親故書，盛贊遜威德，詔進遜爲鎮西將軍。石勒不敢窺兵河南，使成皋縣修遜母墓，因與遜書，求通使交市。遜不報書而聽互市，收利十倍，於是公私豐贍，士馬日滋。方當推鋒越河，掃清冀朔，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，遜以若思是吳人，雖有才望，無弘致遠識，且已翦荆棘，收河南地，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，意甚怏怏。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，慮有內難，大功不遂，感激發病，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。時中原士庶咸謂遜當進據虎牢，而反置家險阨，或諫之，不納。遜雖內懷憂憤，而圖進取不輟，營繕虎牢城，城北臨黃河，西接成皋，四望甚遠。遜恐南無堅壘，必爲賊所襲，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、新蔡內史周閎率衆築壘，未成而遜病甚，俄卒於雍丘。晉書祖遜傳

祖遜據譙，將平中原。遜善於撫納，自河以南，多背勒歸順。勒憚之，不敢爲寇，乃下書曰：「祖遜屢爲邊患。遜，北州士望也，儻有首丘之思。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，爲置守冢二家，冀遜如趙他感恩，其輟寇暴。」遜聞之甚悅，遣參軍王儉使於勒，贈以方物，脩結和好。勒厚賓其使，遣左常侍董樹報聘，以馬百匹、金五十斤荅之。祖遜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，遣使降于勒。勒斬之，送首于祖遜，曰：「天下之惡一也，叛臣逃吏，吾之深仇，將軍之惡，猶吾惡也。」遜遣使報謝，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，遜皆不納，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。晉書石勒載記

桓溫伐蜀

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辛未，安西將軍桓溫帥征虜將軍周撫、輔國將軍譙王無忌、建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武將軍袁喬伐蜀，拜表輒行。三年春三月，桓溫攻成都，剋之。李勢降，益州平。晉書穆帝紀

桓溫謀伐蜀，衆以爲不可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勸溫曰：「夫經略大事，故非常情所具，智者了於胸心，然後擧無遺筭耳。今天下之難，二寇而已。蜀雖險固，方胡爲弱，將欲除之，先從易者。今泝流萬里，經歷天險，彼或有備，不必可剋。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，恃其完固，不修攻戰之具，若以精卒一萬，輕軍速進，比彼聞之，我已入其險要，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，擒之必矣。論者恐大軍既西，胡必闚覦，此又似是而非。何者？胡聞萬里征伐，以爲內有重備，必不敢動。縱復越逸江渚，諸軍足以守境，此無憂矣。蜀土富實，號稱天府，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。今誠不能爲害，然勢據上流，易爲寇盜，若襲而取之者，有其人衆，此國之大利也。」溫從之，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。師次彭模，去賊已近，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，喬曰：「今深入萬里，置之死地，士無反顧之心，所謂人自爲戰者也。今分爲兩軍，軍力不一，萬一偏敗，則大事去矣。不如全軍而進，棄去釜甑，齎三日糧，勝可必矣。」溫以爲然，卽一時俱進。去成都十里，與賊大戰，前鋒失利，喬軍亦退，矢及馬首，左右失色。喬因麾而進，聲氣愈厲，遂大破之，長驅至成都。晉書袁喬傳

時李勢微弱，溫率衆西伐。軍次彭模，乃命參軍周楚、孫盛守輜重，自將步卒直指成都。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，楚等禦之，福退走。溫又擊權等，三戰三捷，賊衆散，自間道歸成都。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，參軍龔護戰沒。衆懼欲退，而鼓吏誤鳴進鼓，於是攻之，勢衆大潰。溫乘勝直進，焚其小城，勢遂夜遁九十里，至晉壽葭萌城，其將鄧嵩、咎堅勸勢降，乃面縛輿櫬請命。溫解縛焚櫬，送于京師。晉書桓溫傳

溫次青衣，勢大發軍距守，又遣李福與咎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，謂溫從步道而上。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，咎堅不從，率諸軍從江北駕鵝碕渡向犍爲，而溫從山陽出江南。咎堅到犍爲，方知與溫異道，乃迴從沙頭津北渡。及堅至，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，咎堅自潰。溫至城下，縱火燒其大城諸門，勢衆惶懼，無復固志，其中書監王嘏、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。勢以問侍中馮孚，孚言昔吳漢征蜀，盡誅公孫氏，今晉下書不赦諸李，雖降，恐無全理。勢乃夜出東門，與咎堅走至晉壽，然後送降文於溫。尋輿櫬面縛軍門。溫解其縛，焚其櫬，遷勢及弟福、從兄權、親族十餘人于建康。晉書李勢載記

殷浩北伐

穆帝永和八年九月，中軍將軍殷浩帥衆北伐，次泗口，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，滎陽太守劉遹戍倉垣。九年十月，浩進次山桑，使北平將軍姚襄爲前鋒。襄叛，反擊浩，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浩棄輜重，退保譙城。一月，浩使部將劉啓、王彬之討姚襄，復爲襄所敗，襄遂進據芍陂。晉書穆帝紀

石季龍死，胡中大亂，朝廷欲遂蕩平關河，以浩爲中軍將軍、假節、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。浩既受命，以中原爲己任，上疏北征許洛。以淮南太守陳逵、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，安西將軍謝尚、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，開江西畬田千餘頃以爲軍儲。師次壽陽，潛誘苻健大臣梁安、雷弱兒等使殺健，許以關右之任。初，降人魏脫卒，其弟憬代領部曲。姚襄屯譙城，殺憬以併其衆，浩大惡之，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，遷襄於梁。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，襄益猜懼。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，襄殺之，浩於是謀誅襄。會苻健殺其大臣，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，浩以爲梁安事捷，意苻健已死，請進屯洛陽，脩復園陵。使襄爲前驅，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，建武將軍滎陽太守劉遜據倉垣。又求解揚州，專鎮洛陽，詔不許。浩既至許昌，會張遇反，謝尚又敗績，浩還壽陽，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。浩懼，棄輜重，退保譙城，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，士卒多亡叛。浩遣劉啓、王彬之擊襄於山桑，並爲襄所殺。晉書穆帝紀、殷浩傳

桓溫伐秦

穆帝永和十年二月己丑，太尉征西將軍桓溫帥師伐關中。四月己亥，溫及苻健子萇戰于藍田，大敗之。六月，健將苻雄悉衆及溫戰于白鹿原，王師敗績。九月辛酉，溫糧盡引還。晉書穆帝紀

永和十年，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，水軍自襄陽入均口，至南鄉，步自淅川以征關中，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。別軍攻上洛，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，進擊青泥，破之。健又遣子萇、生、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距溫，遂大戰。生親自陷陣，殺溫將應誕、劉泓，死傷千數。溫軍力戰，生衆乃散。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，又爲冲所破。溫轉戰而前，次于霸上，萇等退營城南。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，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。三輔郡縣，多降于溫。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于白鹿原，王師敗績，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。初，溫恃麥熟，取以爲軍資，而健收麥清野以待之，故軍糧不屬，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。晉書桓溫傳、苻健載記

桓溫入洛

穆帝永和十二年三月，姚襄入於許昌，以太尉桓溫爲征討大都督以討之。八月己亥，桓溫及姚襄戰于伊水，大敗之，襄走平陽。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，執周成而歸。使揚武將軍毛穆之、督護陳平、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鎮洛陽。晉書穆帝紀

溫欲修復園陵，移都洛陽，表疏十餘上，不許。進溫征討大都督，督冀司二州諸軍

臺灣大學圖書館

事，委以專征之任。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，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，勒舟師以逼許洛。以譙梁水道既通，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。溫自江陵北伐，過淮泗，踐北境，師次伊水。姚襄屯水北，距水而戰。溫結陣而前，親被甲，督弟沖及諸將奮擊，襄大敗，自相殺死者數千人，越北芒而西走，追之不及，遂奔平陽。溫屯故太極殿前，徙入金墉城，謁先帝諸陵，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，兼置陵令，遂旋軍。執降賊周成以歸，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。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黃城，討蠻賊文盧等，又遣江夏相劉岵、義陽太守胡駿討妖賊李弘，皆破之，傳首京都。溫還軍之後，司、豫、青、兗復陷于賊。晉書桓溫傳

桓溫伐燕

廢帝太和四年四月庚戌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。七月辛卯，暐將慕容厲帥衆距溫，溫擊敗之。九月戊寅，桓溫裨將鄧遐、朱序遇暐將傅末波于林渚，又大破之。戊子，溫至枋頭。丙申，以糧運不繼，焚舟而歸。辛丑，慕容垂追敗溫後軍于襄邑。十月己巳，溫收散卒，屯于山陽。晉書海西公紀、慕容暐載記

桓溫將伐慕容暐，溫參軍郗超諫以道遠，汴水又淺，運道不通，溫不從。太和四年，溫率弟南中郎沖、西中郎袁眞步騎五萬北伐，百官皆於南州祖道，都邑盡傾。軍次胡陸，攻慕容暐將慕容忠，獲之，進次金鄉。時亢旱，水道不通，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，自清水入河。遂引軍自濟入河。超又進策於溫曰：「清水入河，無通運理。若寇不戰，運道又難，因資無所，實爲深慮也。今盛夏，悉力徑造鄴城，彼伏公威略，必望陣而走，退還幽朔矣。若能決戰，呼吸可定。設欲城鄴，難爲功力，百姓布野，盡爲官有，易水以南，必交臂請命。但恐此計輕決，公必務其持重耳！若此計不從，便當頓兵河濟，控引糧運，令資儲充備，足及來夏，雖如賒遲，終亦濟剋。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，進不速決，退必愆乏。賊因此勢，日月相引，僱傍秋多，船道澀滯，且北土早寒，三軍裘褐者少，恐不可以涉冬，此大限閾，非惟無食而已。」溫不從。溫部將檀玄攻胡陸，執暐寧東慕容忠。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，厲師大敗，單馬奔還。暐將慕容垂、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，戰于林渚，溫擊破之，遂至枋頭。暐懼，謀奔和龍。慕容垂曰：「不然，臣請擊之，若戰不捷，走未晚也。」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，慕容德爲征南將軍，率衆五萬距溫。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，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，師于潁川，外爲赴援，內實觀隙，有兼併之志矣。慕容德屯于右門，絕溫糧漕。溫先使袁眞伐譙梁，開石門以通運。眞討譙梁，皆平之，而不能開石門。溫頻戰不利，糧運復絕，及聞堅師之至，乃焚舟棄甲而退。自東燕出倉垣，經陳留，鑿井而飲，行七百餘里。垂以八千騎追之，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，伏於澗中，與垂前後夾擊，溫軍大敗，死者三萬餘人。苟池聞溫班師，邀擊於譙，溫衆又敗，死者萬計。晉書郗超傳、桓

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

溫傳、慕容暐載記

劉裕伐燕

安帝義熙五年三月乙亥，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慕容超。六月丙寅，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。六年二月丁亥，劉裕攻慕容超，剋之，齊地悉平。晉書安帝紀

劉裕率師將討慕容超，超引見羣臣于東陽殿，議距王師。公孫五樓曰：「吳兵輕果，所利在戰，初鋒勇銳，不可爭也。宜據大峴，使不得入，曠日延時，沮其銳氣。可徐簡精騎二千，循悔而南，絕其糧運，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軍，緣山東下，腹背擊之，上策也。各命守宰依險自固，校其資儲之外，餘悉焚蕩，芟除粟苗，使敵無所資，堅壁清野以待其釁，中策也。縱賊入峴，出城逆戰，下策也。」超曰：「京都殷盛，戶口衆多，非可一時入守。青苗布野，非可卒芟。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，朕所不能。今據五州之疆，帶山河之固，戰車萬乘，鐵馬萬羣，縱令過峴，至于平地，徐以精騎踐之，此成擒也。」賀賴盧苦諫不從，退謂五樓曰：「上不用吾計，亡無日矣。」慕容鎮曰：「若如聖旨，必須平原用馬爲便，宜出峴逆戰，戰而不勝，猶可退守，不宜縱敵入峴，自貽窘逼。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，終屈于韓信；諸葛瞻不據束馬之嶮，卒擒于鄧艾。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，阻守大峴，策之上也。」超不從。鎮出謂韓諫曰：「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嶮，又不肯徙人逃寇，酷似劉璋矣。今年國滅，吾必死之。卿等中華之士，復爲文身矣。」超聞而大怒，收鎮下獄。乃攝莒、梁父二戍，脩城隍，簡士馬，畜銳以待之。其夏，王師次東莞，超遣其左軍段暉、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。俄而王師度峴，超懼，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。初，裕將行，議者以爲賊聞大軍遠出，必不敢戰，若不斷大峴，當堅守廣固，刈粟清野以絕三軍之資，非唯難以有功，將不能自反。公曰：「我揣之熟矣！鮮卑貪，不及遠計。進利剋獲，退惜粟苗。謂我孤軍遠入，不能持久，不過進據臨朐，退守廣固。我一得入峴，則人無退心。必死之衆，向懷貳之虜，何憂不剋？彼不能清野固守，爲諸君保之。」裕既入峴，擧手指天曰：「吾事濟矣。」裕衆軍步進，有車四千兩，分車爲兩翼，方軌徐行。車悉張幔，御者執矟，又以輕騎爲遊軍。軍令嚴肅，行伍齊整。超謂公孫五樓曰：「宜進據川源，晉軍至而失水，亦不能戰矣。」五樓馳騎據之，裕前騎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，五樓戰敗而返。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，超大懼，單騎奔段暉于城南。暉衆又戰敗，裕軍人斬暉，超又奔還廣固，徙郭內人入保小城，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。赦慕容鎮，進錄尚書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。引見羣臣，謝之曰：「朕嗣奉成業，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，覆水不收，悔將何及！智士逞謀，必在事危，忠臣立節，亦在臨難，諸君其勉思六奇，共濟艱運。」鎮進曰：「百姓之心，係于一人。陛下既躬率六軍，身先奔敗，羣臣解心，士庶喪氣，

內外之情，不可復恃。如聞西秦，自有內難，恐不暇分兵救人，正當更決一戰，以爭天命。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，可悉出金帛宮女，餌令一戰。天若相我，足以破賊，如其不濟，死尚爲美，不可閉門坐受圍擊。」司徒慕容惠曰：「不然，今晉軍乘勝，有陵人之氣，敗軍之將，何以禦之。秦雖與勃勃相持，不足爲患。且二國連橫，勢成脣齒，今有寇難，秦必救我。但自古乞援，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，是以趙隸三請，楚師不出；平原一使，援至從成。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，燕秦所重，宜遣乞援，以濟時艱。」于是遣範與王薄乞師于姚興。未幾，裕師圍城，四面皆合。人有竊告裕軍曰：「若得張綱爲攻具者，城乃可得耳。」是月，綱自長安歸，遂奔于裕。裕令綱周城大呼曰：「勃勃大破秦軍，無兵相救。」超怒，伏弩射之，乃退。右僕射張華、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，裕令華、愷與超書，勸令早降。超乃遣裕書，請爲藩臣，以大峴爲界，並獻馬千匹，以通和好，裕弗許。江南繼兵相尋而至，尚書張俊自長安還，又降于裕，說裕曰：「今燕人所以固守者，外杖韓範，冀得秦援。範既時望，又與姚興舊昵，若勃勃敗後，秦必救燕。宜密信誘範，啗以重利，範來則燕人絕望，自然降矣。」裕從之，表範爲散騎常侍，遣範書以招之。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强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，併兵來援。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，興追還長安。範歎曰：「天其滅燕乎！」會得裕書，遂降于裕。裕謂範曰：「卿欲立申包胥之功，何以虛還也？」範曰：「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，故泣血秦庭，冀匡禍難。屬西朝多故，丹誠無效，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，智者見機而作，敢不至乎！」翌日，裕將範循城，由是人情離駭，無復固志。裕謂範曰：「卿宜至城下，告以禍福。」範曰：「雖蒙殊寵，猶未忍謀燕。」裕嘉而不强。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，超知敗在旦夕，又範弟諱盡忠無貳，故不罪焉。明年朔旦，超登天門，朝羣臣于城上，殺馬以饗將士，文武皆有遷授。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，見王師之盛，握超手而相對泣。韓諱諫曰：「陛下遭百六之會，正是勉强之秋，而反對女子悲泣，何其鄙也！」超拭目謝之。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，超大怒，繫之于獄。于是賀賴盧、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，王師不利，河間人玄文說裕曰：「昔趙攻曹嶷，望氣者以爲滻水帶城，非可攻拔，若塞五龍口，城必自陷，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。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，降後無幾，又震開之。今舊基猶在，可塞之。」裕從其言。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。超輦而升城，尚書悅壽言于超曰：「天地不仁，助寇爲虐，戰士厄病，日就凋隕，守困窮城，息望外援，天時人事，亦可知矣。苟歷運有終，堯舜降位，轉禍爲福，聖達以先。宜追許鄭之蹤，以全宗廟之重。」超歎曰：「廢興命也，吾寧奮劍決死，不能銜璧求生。」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，覆以版屋，蒙之以皮，並設諸奇巧，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。又爲飛樓、懸梯、木幔之屬，遙臨城上。超大怒，懸其母而支解之。城中出降者相繼，裕四面進攻，殺傷甚衆，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。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，爲裕軍所執。裕數

之以不降之狀，超神色自若，一無所言，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，送建康市斬之。晉書慕容超載記、宋書武帝紀

朱齡石伐蜀

安帝義熙八年十二月，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，帥師伐蜀。九年七月，朱齡石克成都，斬譙縱，益州平。晉書安帝紀

義熙九年，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，督寧朔將軍臧熹、下邳太守劉鍾、蘭陵太守胡恩、龍驤將軍朱林等率衆二萬自江陵伐蜀。初謀元率，僉難其人。齡石資名素淺，裕違衆拔之，授以麾下之半。臧熹，裕妻弟也，位出其右，又隸焉。裕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：「劉敬宣往年出黃虎，無功而退。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，而料我當出其不意，猶從內水來也。如此，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，若向黃虎，正陷其計。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，疑兵出內水，此制敵之奇也。」而慮此聲先馳，賊審虛實，別有函書全封齡石，署函邊曰：「至白帝乃開。」諸軍雖進，未知處分所由，至白帝，發書曰：「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，臧熹、朱林於中水取廣漢，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。」衆軍乃倍道兼行，譙縱果備內水，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。齡石師次平模，去成都二百里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、尚書僕射譙詵屯平模，夾岸連城，層樓重柵，衆未能攻。齡石謂劉鍾曰：「天方暑熱，賊今固險，攻之難拔，祇困我師。吾欲蓄銳息兵，伺隙而進，卿以爲何如？」鍾曰：「不然，前揚聲言大軍將由內水，故道福不敢捨涪。今重軍逼之，出其不意，侯暉之徒已破膽矣。正可因其兇而攻之，勢當必剋，剋平模之後，自可鼓行而前，成都必不能守。若緩兵相持，虛實相見，涪軍復來，難爲敵也。進不能戰，退無所資，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！」齡石從之。翌日，進攻皆剋，斬侯暉等，於是遂進，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，縱乃出奔，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。及齡石入成都，誅縱同祖之親，餘皆安堵，使復其業。縱之走也，先如其墓。縱女謂縱曰：「走必不免，祇取辱焉。等死，死於先人之墓可也。」縱不從，投道福於涪。道福怒謂縱曰：「大丈夫居如斯功業，安可棄哉！今欲爲降虜，豈可而得？人誰不死，何懼之甚！」因投縱以劍，中其馬鞍。縱去之，乃自縊。晉書譙縱傳、宋書武帝紀、朱齡石傳

劉裕伐秦

安帝義熙十二年八月，劉裕及琅邪王德文師衆伐姚泓。十月丙寅，姚泓將姚洸以洛陽降。十三年三月，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姚泓將姚紹于潼關。五月，裕克潼關。七月，裕克長安，執姚泓，收其彝器，歸諸京師。晉書安帝紀、姚泓載記

義熙十二年八月丁巳，劉裕率大衆發京師。九月，次于彭城。先是裕遣冠軍將軍檀

道濟、龍驤將軍王鎭惡步向許洛，羌緣道屯守皆望風降服。僞兗州刺史韋華先據倉垣，亦率衆歸順。裕又遣北兗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軍入河，仲德破索虜於東郡涼城，進平滑臺。十月，衆軍至洛陽，圍金墉，泓弟僞平南將軍洸請降，送于京師。十三年正月，裕以舟師進討。二月，檀道濟等次潼關。三月，大軍入河。索虜步騎十萬營據河津，裕命諸軍濟河擊破之，遂至洛陽。七月，至陝城。王鎭惡伐木爲舟，自河浮渭。八月，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於藍田，王鎭惡剋長安，生擒泓。九月，裕至長安，收其彝器、渾儀、土圭之屬，獻于京師。執送姚泓，斬于建康市。宋書武帝紀

劉裕總大軍伐姚泓，次于彭城，遣冠軍將軍檀道濟、龍驤將軍王鎭惡入自淮肥，攻漆丘、項城，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，攻倉垣。泓將王荀生以漆丘降鎭惡，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，王師遂入潁口，所至多降服。裕師至成皋，泓弟征南姚洸時鎭洛陽，馳使請救。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，武衞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，又遣征東幷州牧姚懿南屯陝津，爲之聲援。洸部將趙玄說洸曰：「今寇逼已深，百姓駭懼，衆寡勢殊，難以應敵。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，以待京師之援，不可出戰。如脫不捷，大事去矣。金墉旣固，師無損敗，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。困之於堅城之下，可以坐制其弊。」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，主簿閻恢、楊虔等皆禹之黨，嫉玄忠誠，咸共毀之，固勸洸出戰。洸從之，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，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。玄泣謂洸曰：「玄受三帝重恩，所守正死耳。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，爲姦孽所誤，後必悔之，但無及耳。」會陽城及成皋、滎陽、武牢諸城悉降，道濟等長驅而至。無諱至石關奔還，玄與裕將毛德祖戰于柏谷，以衆寡而敗，被瘡十餘，據地大呼。玄司馬鴈鑒冒刃抱玄而泣，玄曰：「吾瘡已重，君宜速去。」鑒曰：「若將軍不濟，當與俱死，去將安之？」皆死於陣，姚禹踰城奔于裕師。道濟進至洛陽，洸懼，遂降。王鎭惡至宜陽，遣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。雅衆潰，德祖使騎追獲之，旣而殺晉守者，奔固潼關。檀道濟、沈林子攻拔襄邑堡，建威薛帛奔河東。道濟自陝北渡，攻蒲坂，使將軍荀卓攻匈奴堡，爲泓寧東姚成都所敗。泓遣姚驢救蒲坂，胡翼據潼關，進撫軍姚紹太宰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黃鉞，率武衞姚鸞等步騎五萬距裕師于潼關。姚驢與幷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，夾攻道濟，道濟深壁不戰。沈林子說道濟曰：「今蒲坂城堅池濬，非可卒剋，攻之傷衆，守之引日，不如棄之，先事潼關。潼關天岨，形勝之地，鎭惡孤軍，勢危力寡，若使姚紹據之，則難圖矣。如剋潼關，紹可不戰而服。」道濟從之，乃棄蒲坂，南向潼關。姚讚率禁兵七千，自渭北而東，進據蒲津。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，所在多委城鎭奔長安。田子等進及青泥，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，道濟固壘不戰。紹乃攻其西營，不剋，遂以大衆逼之。道濟率王敬、沈林子等逆衝紹軍，將士驚散，引還定城。紹留姚鸞守險，絕道濟糧道。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午，寶覇入自洛谷，衆各數千人。泓遣姚萬距覇，姚疆距珍，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。姚紹謂諸將曰：「道濟等遠來送死，衆旅不多，嬰壘自固者，正欲曠日持久，以待繼援耳。吾欲分軍逕據閿鄉，以絕其糧運，不至一月，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！濟等既沒，裕計自沮。」諸將咸以爲然，其將胡翼度曰：「軍勢宜集，不可以分。若偏師不利，人心駭懼，胡可以戰？」紹乃止。泓將薛帛據河曲以叛。紹分道置諸軍爲掎角之勢，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，武衞姚鸞營於大路，與晉軍相接。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，鸞衆潰戰死，士卒死者九千餘人。姚讚屯于河上，遣俠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，至香城，爲王師所敗。時泓遣姚諶守堯柳，姚和都討薛帛於河東，聞王師要難，乃兼道赴救，未至而難敗，因破裕裨將于河曲，遂屯蒲坂。姚讚爲林子所敗，單馬奔定城。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，欲絕道濟諸縣租轂。洽辭曰：「夫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。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，雖明公神武，然鞭短勢殊，恐無所及。」紹不聽。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，洽戰死，衆皆沒。紹聞洽等敗，忿恚發病，託姚讚以後事，使姚難屯關西，紹嘔血而死。泓以晉師之逼，遣使乞師於魏。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、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，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，爲泓聲援。劉裕次于陝城，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，會沈田子等于青泥，將攻堯柳。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，泓躬將大衆繼發。裕爲田子所敗，泓退次於灞上，關中郡縣多潛通於王師。劉裕至潼關，遣將軍朱超石、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以攻蒲坂。姚讚距裕於關西，姚難屯於香城。裕遣王鎭惡、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。鎭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，猗之遇害，超石棄其衆奔於潼關。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，引魏軍以驚裕後。姚難既爲鎭惡所逼，引師而西。時大霖雨，渭水泛溢，讚等不得北渡，鎭惡水陸兼進，追及姚難，泓自灞上還軍，次于石橋以援之，讚退屯鄭城。鎭北姚疆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予逕上以距鎭惡，鎭惡遣毛德祖擊疆，大敗之，疆戰死，難遁還長安。劉裕進據鄭城，泓使姚裕、尚書龐統屯兵宮中，姚洸屯于澧西，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，姚丕守渭橋，胡翼度屯石積，姚讚屯覇東，泓軍于逍遙園。鎭惡夾渭進兵，破姚丕于渭橋。泓自逍遙園赴之，逼水地狹，因丕之敗，遂相踐而退，姚諶及前軍姚烈、左衞姚寶安、散騎王帛、建武姚進、揚威姚𤼵毛、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，泓單馬還宮。鎭惡入自平朔門，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。讚聞泓之敗也，召將士告之，衆皆以刀擊地，撲袂大泣。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，是日棄衆奔裕。讚夜率諸軍，將會泓于石橋，王師已固諸門，讚軍不得入，衆皆驚散。泓計無所出，謀欲降于裕。其子佛念年十一，謂泓曰：「晉人將逞其欲，終必不全，願自裁決。」泓憮然不答，佛念遂登宮牆，自投而死，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。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，裕盡殺之，餘宗遷于江南，送泓于建康市斬之。晉書姚泓載記、宋書王鎭惡傳

備 邊

帝將有滅吳之志，以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，假節，散騎常侍、衞將軍如故。祜率營兵出鎮南夏，開設庠序，綏懷遠近，甚得江漢之心。與吳人開布大信，降者欲去皆聽之。時長吏喪官，後人惡之，多毀壞舊府。祜以死生有命，非由居室，書下征鎮，普加禁斷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，每爲邊害，祜患之，竟以詭計令吳罷守，於是戍邏減半，分以墾田八百餘頃，大獲其利。祜之始至也，軍無百日之糧，及至季年，有十年之積。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，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，乃進據險要，開建五城，收膏腴之地，奪吳人之資，石城以西，盡爲晉有。自是前後降者不絕，乃增修德信，以懷柔初附，慨然有吞幷之心。每與吳人交兵，剋日方戰，不爲掩襲之計，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，輒飲以醇酒，使不得言。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，祜遣送還其家，後吳將夏詳、邵顗等來降，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。吳將陳尙、潘景來寇，祜追斬之，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，景、尙子弟迎喪，祜以禮遣還。吳將鄧香掠夏口，祜募生縛香，既至，宥之，香感其恩甚，率部曲而降。祜出軍行吳境，刈穀爲糧，皆計所侵，送絹償之。每會衆江沔遊獵，常止晉地，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，皆封還之。於是吳人翕然悅服，稱爲羊公，不之名也。晉書羊祜傳

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鎮壽春，吳人大佃皖城，圖爲邊害。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，並破諸別屯，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，稻苗四千餘頃，船六百餘艘。渾遂陳兵東疆，視其地形險易，歷觀敵城，察攻取之勢。晉書王渾傳

永嘉元年，以劉琨爲幷州刺史，加振威將軍，領匈奴中郎將。琨在路上表曰：「臣以頑蔽，志望有限，因緣際會，遂忝過任。九月末得發，道嶮山峻，胡寇塞路，輒以少擊衆，冒險而進，頓伏艱危，辛苦備嘗，卽日達壺口關。臣自涉州疆，目覩困乏，流移四散，十不存二，携老扶弱，不絕於路，及其在者，鬻賣妻子，生相捐棄，死亡委危，白骨橫野，哀呼之聲，感傷和氣。羣胡數萬，周帀四山，動足遇掠，開目覩寇，唯有壺關，可得告糴。而此二道，九州之險，數人當路，則百夫不敢進，公私往反，沒喪者多。嬰守窮城，不得薪采，耕牛旣盡，又乏田器，以臣愚短，當此至難，憂如循環，不遑寢食。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，實邇皇畿。南通河內，東連司冀，北捍殊俗，西禦疆虜，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。當須委輸，乃全其命。今上尙書，請此州穀五百萬斛，絹五百萬匹，緜五百萬斤。願陛下時出臣表，速見聽處。」朝廷許之。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，幷土饑荒，百姓隨騰南下，餘戶不滿二萬，寇賊縱橫，道路斷塞。琨募得千餘人，轉鬬至晉陽，府寺焚毀，僵尸蔽地，其有存者，饑羸無復人色。荆棘成林，豺狼滿道，琨翦除荆棘，收葬枯骸，造府朝，建市獄。寇盜互來掩襲，恆以城門爲戰場。百姓

負楯以耕，屬鞬而耨，琨撫循勞徠，甚得物情。劉元海時在離石，相去三百許里，琨密遣離閒其部雜虜，降者萬餘落。元海甚懼，遂城蒲子而居之。在宮未葺，流人稍復，鷄犬之音復相接矣。琨父蕃自洛赴之，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。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，一日之中，雖歸者數千，去者亦以相繼。晉書劉琨傳

陶侃鎭武昌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，宜分兵鎭之，侃每不答，而言者不已。侃廼渡水獵，引將佐語之曰：「我所以設險而禦寇，正以長江耳。邾城隔在江北，內無所倚，外接羣夷，夷中利深，晉人貪利，夷不堪命，必引寇虜，廼致禍之由，非禦寇也。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，今縱有兵守之，亦無益於江南。若羯虜有可乘之會，此又非所資也。」後庾亮戍之，果大敗。晉書陶侃傳

庾亮鎭武昌，以毛寶爲征虜將軍，豫州刺史，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。石季龍惡之，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孟安，李菟等五萬人來寇，張貉渡三萬騎攻邾城。寶求救於亮，亮以城固，不時遣軍，城遂陷。寶、峻等率左右突圍出，赴江死者六千人，寶亦溺死。（晉書毛寶傳）

討　叛

討齊萬年

永平六年八月，秦雍氐羌悉叛，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，圍逕陽。十一月丙子，遣安西將軍夏侯駿、建威將軍周處等討之。七年春正月癸丑，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，王師敗績，處死之。八年正月，左賢弩將軍孟觀伐氐，戰于中亭，大破之，獲齊萬年。晉書惠帝紀

齊萬年反，以周處爲建威將軍，使隸夏侯駿西征。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，謂之曰：「卿有老母，可以此辭也。」處曰：「忠孝之道，安得兩全！既辭親事君，父母復安得而子乎？今日是我死所也。」萬年聞之，曰：「周府君昔臨新平，我知其爲人，才兼文武。若專斷而來，不可當也；如受制於人，此成擒耳。」既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，都督關中諸軍事。肜與處有隙，處知肜不平，必當陷己，自以人臣盡節，不宜辭憚，乃悲慨卽路，志不生還。中書令陳準知肜將逞宿憾，乃言於朝曰：「駿及梁王皆是貴戚，非將率之才，進不求名，退不畏咎。周處吳人，忠勇果勁，有怨無援，將必喪身。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，必能殄寇。不然，肜當使處先驅，其敗必也。」朝廷不從。時賊屯梁山，有衆七萬，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。處曰：「軍無後繼，必至覆敗，雖在亡身，爲國取恥。」肜復命處進討，乃與振威將軍盧播、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。將戰，處軍人未食，肜促令速進，而絕其後繼。處知必敗，賦詩曰：「去去世事已，策馬觀西

戎。黎黨甘梁黍，期之克令終。」言畢而戰，自旦及暮，斬首萬計，弦絕矢盡，播、系不救。左右勸退，處按劍曰：「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，何退之爲！且古者良將受命，凶門以出，蓋有進無退也。今諸軍負信，勢必不振，我爲大臣，以身殉國，不亦可乎！」遂力戰而沒。晉書惠帝紀、周處傳

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，衆數十萬，諸將覆敗相繼。中書令陳準、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，雍容貴慼，進不貪功，退不懼罪，士卒雖衆，不爲之用，周處喪敗，職此之由，上下離心，難以勝敵。以積弩將軍孟觀沈毅，有文武材用，乃啓觀討之。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，幷統關中士卒，身當矢石，大戰十數，皆破之，生擒萬年，威懾氐羌。晉書孟觀傳

討張昌

張昌，本義陽蠻也。李流寇蜀，昌聚黨數千人屯聚而爲劫掠。太安二年，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，昌乃易姓名爲李辰。江夏太守弓欽遣軍就討，輒爲所破。昌徒衆日多，遂來攻郡。欽出戰，大敗，乃將家南奔沔口。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，大戰，滿敗走。昌得其器杖，據有江夏，立山都縣吏丘沈爲天子，置百官。沈易姓名爲劉尼，稱漢後，以昌爲相國，建元神鳳，郊祀服色，依漢故事，江夏、義陽士庶莫不從之。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，敗于障山，昌等浸盛。豫州刺史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，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，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。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，率二萬人向豫州，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，喬遣將軍李楊逆擊，大破之。林等東攻弋陽，太守梁桓嬰城固守。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，害太守。昌自領其衆西攻宛，破趙驤，害羊伊。進攻襄陽，害新野王歆。昌別率石冰東破江、揚二州，僞置守長，又遣其將陳貞、陳蘭、張甫等攻長沙、湘東、零諸陵郡。昌別率封雲攻徐州，石冰攻揚州，刺史陳徵出奔，冰遂略有揚土。周玘密欲討冰，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，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，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，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。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，玘臨陣斬毒。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，斬冰別率趙驚於蕪湖，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。冰北走投封雲，雲司馬張統斬雲、冰以降，徐、揚並平。是歲，詔以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。弘遣司馬陶侃、參軍蹇桓、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，劉喬又遣將軍李楊、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。侃等與昌苦戰累日，大破之，納降萬計。昌乃沈竄于下儁山，明年秋，乃擒之，傳首京師，同黨竝夷三族。晉書張昌傳、劉弘傳、周玘傳

討陳敏

張昌之亂，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，廣陵度支陳敏擊破之。以功爲廣陵相。時惠帝幸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長安，四方交爭，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，以父憂去職。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，承制起敏爲右將軍、假節、前鋒都督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，敏引兵會之，與越俱敗於蕭。敏因中國大亂，遂請東歸，收兵據歷陽。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，教卓假稱皇太弟命，拜敏爲揚州刺史，幷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、郡守，榮並僞從之。敏爲息娶卓女，遂相表裏，揚州刺史劉機、丹楊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。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，勸敏殺之，敏不從。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，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，刺史應邈奔走。弟斌東略諸郡，遂據有吳越之地。永興二年十二月，敏命寮佐以已爲都督江東軍事、大司馬、楚公，封十郡，加九錫，列上尚書，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。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，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，悉受敏官爵，乃遺榮等書曰：「石冰之亂，朝廷錄敏微功，故加越次之禮，授以上將之任，庶有韓盧一嗤之效，而本性凶狡，素無識達，貪榮干運，逆天而動，阻兵作威，盜據吳會。內用凶弟，外委軍吏，上負朝廷寵授之榮，下孤宰輔過禮之惠。天道伐惡，人神所不祐，雖阻長江，命危朝露。忠節令圖，君子高行，屈節附逆，義士所恥，並受國寵，或剖符名郡，或列爲近臣，而便辱身姦人之朝，降節逆叛之黨，稽顙屈膝，不亦羞乎！昔龔勝絕粒，不食莽朝，魯連赴海，恥爲秦臣。君子義行，同符千載，遙度雅量，豈獨是安。昔吳之武烈，稱美一代，雖奮奇宛葉，亦受折襄陽。討逆雄氣，志存中夏，臨江發怒，命訖丹徒。賴先主承運，雄謀天挺，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，外杖子布廷爭之忠，又有諸葛、顧、步、張、朱、陸、全之族，故能鞭笞百越，稱制南州。然兵家之興，不出三世，運未盈百，歸命入臣。今以陳敏倉部令史，七第頑冗，六品下才，欲躡桓王之高蹤，蹈大皇之絕軌，遠度諸賢，猶當未許也。諸君垂頭，不能建翟義之謀，而顧生俛眉，已受羈絆之辱。皇輿東軒，行卽紫館，百寮垂纓，雲翔鳳翼。廟勝之謨，潛運帷幄，然後發荊州州武旅，順流東下，徐州銳鋒，南據堂邑，征東勁卒，耀威歷陽，飛橋越橫江之津，泛舟涉瓜步之渚，威震丹楊，擒寇建鄴，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！小寇隔津，音符道斷，引領南望，情存舊壤。忠義之人，何世蔑有？夫危而不能安，亡而不能存，將何貴乎！永長宿德，情所素重，彥先垂髮，分著金石，公胄早交，恩紀特隆，令伯義聲，親好密結。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，建功帝籍，如其不爾，亦可泛舟河渭，擊楫清歌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，以蹈逆亂之禍乎！昔爲同志，今已殊域，往爲一體，今成異身。瞻江長歎，非子誰思？願圖良策，以存嘉謀也。」敏凡才無遠略，一旦據有江東，刑政無章，不爲英俊所服。且子弟凶暴，所在爲患。敏遣甘卓出橫江，堅甲利器，盡以委之。玘、榮常懼禍敗，既得譚書，皆有慚色。乃說卓曰：「若江東之事可濟，當共成之。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？敏旣常才，本無大略，政令反覆，計無所定，然其子弟各已驕矜，其敗必矣。而吾等安然其官祿，事敗之日，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，題曰：『逆賊顧榮、甘卓之首』，豈惟一身顚覆，辱及萬世，

可不圖之！」卓從之。永嘉元年，玘、榮及甘卓、紀瞻潛謀起兵攻敏，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。遣兵臨江，己爲內應。準遣揚州刺史劉機、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，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，又遣弟閎爲歷陽太守，戍牛渚。錢廣家在長城，玘鄉人也，玘潛使圖昶。廣遣其屬何康、錢象投募，送白事於昶，昶頫頭視書，康揮刀斬之，稱州下已殺敏，敢有動者誅三族，吹角爲內應。廣先勒兵在朱雀橋，陳兵水南。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，未獲濟。榮以白羽扇麾之，敏衆潰散。敏單騎東奔至江乘，爲鎭東將軍周馥所斬，母及妻子皆伏誅。晉書惠帝紀、懷帝紀、顧榮傳、周馥傳、陳敏傳

討華軼

永嘉中，華軼爲江州刺史，在州甚有威惠，流亡之士，赴之如歸。時天子孤危，四方瓦解，軼有匡天下之志，每遣貢獻入洛，不失臣節，謂使者曰：「若洛都道斷，可輸之琅邪王，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。」軼自以受洛京所遣，不能祇承元帝敎命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。尋洛都不守，司空荀藩移檄，以帝爲盟主。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，軼又不從命，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、周訪、宋典、趙誘等討之。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，自爲舟軍以爲外援；武昌太守馮逸攻訪，訪率衆擊破之，逸遁保柴桑。訪乘勝進討，軼遣其黨王約、傅札等萬餘人助逸，大戰於盆口，約等又敗。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，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，又敗之。前江州刺史衞展不爲軼所禮，心常怏怏，至是與預章太守周廣爲內應，潛軍襲軼。軼衆潰，奔于安城，追斬之，及其五子，傳首建鄴。晉書周訪傳、華軼傳

討杜弢

懷帝永嘉五年春正月，湘州流人杜弢據長沙反。

愍帝建興元年八月，杜弢寇武昌，焚燒城邑。弢別將王眞襲沌陽，荆州刺史周顗奔于建康。十月，荆州刺史陶侃討弢黨杜曾於石城，爲曾所敗。三年二月，侃破王眞於巴陵。弢別將杜弘、張彥與臨川內史謝摛戰于海昏，摛敗績，死之。三月，豫章內史周訪擊弘走之，斬張彥於陳。八月，侃攻弢，弢敗走，道死，湘州平。晉書懷帝紀、愍帝紀

杜弢作亂，荆州刺史周顗退走，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王敦遣龍驤將軍武昌太守陶侃、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周訪等討之，令訪與廣武將軍趙誘並受侃節度。敦進住豫章，爲諸軍繼援。侃令二將爲前鋒，兄子輿爲左甄，擊賊破之。時顗鎭潯水城，賊掠其良口，侃使部將朱伺救之，賊退保泠口。侃謂諸將曰：「此賊必更步向武昌，吾宜還城，晝夜三日行可至，卿等誰能忍饑鬬邪？」部將吳寄曰：「要欲十日忍饑，晝當擊賊，夜分捕魚，足以相濟。」侃曰：「卿健將也。」賊果增兵來攻，侃使朱伺等逆擊，大破之，

獲其輜重，殺傷甚衆。遣參軍王眞告捷于王敦，敦曰：「若無陶侯，便失荆州矣。」卽表拜侃爲使持節、寧遠將軍、南蠻校尉、荆州刺史，領西陽、江夏、武昌，鎭于沌口，又移入沔江。遣朱伺等討江夏賊，殺之。賊王沖自稱荆州刺史，據江陵。眞還至竟陵，矯侃命，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，進軍斬沖，悉降其衆。侃召曾不到，眞又恐矯命獲罪，遂與曾擧兵反。時侃新破弢，乘勝擊曾，有輕曾之色。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：「古人爭戰，先料其將。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，未易可逼也。」侃不從，進軍圍之於石城。時曾軍多騎，而侃兵無馬。曾密開門，突侃陣，出其後，反擊其背，侃師遂敗，投水死者數百人。賊鉤侃所乘艦，侃窘急，走入小船，朱伺力戰，僅而獲免。侃坐免官，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。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，使都尉楊擧爲先驅，擊杜弢，大破之，敦於是奏復侃官。弢將王眞精卒三千出武陵江，誘五谿夷，以舟師斷官運，徑向武昌。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，潛師掩其不備，大破之，斬千餘級，降萬餘口，眞遁還湘城。賊中離阻，降者滋多。訪復以舟師造湘城，軍達富口而弢遣其將杜弘、張彥出海昏。陷豫章，焚燒城邑。王敦時鎭湓口，遣督護繆蕤、李恆受訪節度，共擊彥，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，彥軍退走，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，破之。臨陣斬彥。賊退保廬陵，訪追擊敗之，賊嬰城自守。尋而軍糧爲賊所掠，退住巴丘。糧廩旣至，復圍弘於廬陵。弘大擲寶物於城外，軍人競拾之，弘因陣亂突圍而出。訪率軍逆擊，又破之，奔于臨賀。於是侃等諸軍齊進，眞復挑戰，侃遙謂之曰：「杜弢爲益州吏，盜用庫錢，父死不奔喪。卿本佳人，何爲隨之也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！」眞初橫脚馬上，侃言訖，眞斂容下脚，辭色甚順。侃知其可動，復令諭之，截髮爲信，眞遂降於侃，弢衆潰，敗走道死。晉書愍帝紀、陶侃傳、周訪傳、王敦傳、杜曾傳、杜弢傳

討杜曾

元帝建武元年八月，荆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曾所推，遂與曾同反。九月戊寅，大將軍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、襄陽太守朱軌、陵江將軍黃峻討猗，爲其將杜曾所敗，誘等皆死之。梁州刺史周訪討曾，大破之。

太興二年五月甲子，梁州刺史周訪及曾戰于武當，斬之，禽猗。晉書元帝紀

杜曾，新野人，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。永嘉之亂，荆州荒梗，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，自號楚公，假曾竟陵太守。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，誅其驍將數十人，曾心不自安，潛謀圖之。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，亢弗之覺，甚信任之。曾因斬亢而幷其衆，自號南中郎將，領竟陵太守。會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、荆州刺史，監荆梁益寧四州，出自武關，曾與賊率摯瞻、胡混等並迎猗奉之，分據沔漢。聚兵數萬，砂陶侃於石城，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，不剋，引兵向江陵。王敦以從弟廣爲荆州刺史，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、襄陽太守朱軌、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，大敗於女觀湖，誘、軌並遇害。曾遂

逐廣，徑造沔口，大爲寇害，威震江沔，元帝命豫章太守周訪擊之。訪有衆八千，進至沌陽，曾等銳氣甚盛，訪曰：「先人有奪人之心，軍之善謀也。」使將軍李恆督左甄，訪自領中軍，高張旗幟。曾果畏訪，先攻左右甄。曾勇冠三軍，訪甚惡之，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，令其衆曰：「一甄敗，鳴三鼓，兩甄敗，鳴六鼓。」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，力戰，敗而復合。胤馳馬告訪，訪怒，叱令更進。胤號哭還戰，自旦至申，兩甄皆敗。訪聞鼓音，選精銳八百人，自行酒飲之，勑不得妄動，聞鼓音乃進。賊未至三十步，訪親鳴鼓，將士皆騰躍奔赴，曾遂大潰，殺千餘人。訪夜追之，諸將請待明日，訪曰：「曾驍勇能戰，向之敗也，彼勞我逸，是以剋之。宜及其衰乘之，可滅。」鼓行而進，遂定漢沔。曾等走固武當，訪以功遷南中郎將、督梁州諸軍、梁州刺史，屯襄陽。訪謂其僚佐曰：「昔城濮之役，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，今不斬曾，禍難未已。」於是出其不意，又擊破之，曾遁走。其將馬儁、蘇溫等執曾詣訪降，並獲猗。訪欲生致曾於王敦而朱軌息昌、趙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寃，於是斬曾。訪送猗於敦，敦斬之。**晉書周訪傳、杜曾傳**

討王敦

永昌元年正月戊辰，大將軍王敦擧兵於武昌，以誅劉隗爲名，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。三月，徵征西將軍戴若思、鎭北將軍劉隗還衛京都。以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、戴若思爲驃騎將軍。以太子右衞率周莚行冠軍將軍，統兵三千討沈充。甲午，劉隗軍於金城，右將軍周札守石頭，帝親被甲徇六師於郊外。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，安南將軍甘卓領荆州，各帥所統以躡敦後。四月，敦前鋒攻石頭，周札開城門應之，奮威將軍侯禮死之。敦據石頭，戴若思、劉隗帥衆攻之，王導、周顗、郭逸、虞潭等三道出戰，六軍敗績。尚書令刁協奔於江乘，爲賊所害，鎭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。帝遣使謂敦曰：「公若不忘本朝，于此息兵，則天下尚可共安也。如其不然，朕當歸于琅邪，以避賢路。」辛未，大赦。敦乃自爲丞相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，封武昌郡公，邑萬戶。丙子，驃騎將軍秣陵侯戴若思、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顗爲敦所害。敦將沈充陷吳國，魏乂陷湘州，吳國內中張茂、湘州刺史譙王承並遇害。**晉書元帝紀**

太寧元年三月，敦將謀篡逆，諷朝廷徵己，帝乃手詔詔徵之。四月，敦下屯于湖，十一月，敦以其兄征南大將軍含爲征東大將軍，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。

二年五月，敦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衞將軍，兄含爲驃騎大將軍。六月，敦將擧兵內向，帝密知之，乃乘巳溴駿馬微行，至于湖，陰察敦營壘而出。有軍士疑帝非常人，又敦正晝寢，夢日環其城，驚起曰：「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。」帝母荀氏，燕代人，帝狀類外氏，鬚黃，敦故謂帝云。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，帝亦馳去。馬有遺糞，輒以水灌

之，見逆旅賣食嫗，以七寶鞭與之，曰：「後有騎來，可以此示也。」俄而追者至，問嫗，嫗曰：「去已遠矣。」因以鞭示之。五騎傳玩，稽留遂久，又見馬糞冷，以爲信遠而止不追，帝僅而獲免。丁卯，加司徒王導大都督，假節，領揚州刺史。以丹楊尹溫嶠爲中壘將軍，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。以光祿勳應詹爲護軍將軍，假節，督朱雀橋南諸軍事。以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，都督從駕諸軍事。以中書監庾亮領左衛將軍，以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。徵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、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、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劉遐、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、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。帝次於中堂。七月壬申朔，敦遣其兄含及錢鳳、周撫、鄧岳等水陸五萬，至于南岸。溫嶠移屯水北，燒朱雀桁以挫其鋒。帝躬率六軍，出次南皇堂，至癸酉夜，募壯士，遣將軍段秀、中軍司馬曹渾、左衛參軍陳嵩、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畢。平旦，戰于越城，大破之，斬其前鋒將何康，王敦憤惋而死。前宗正虞潭起義師于會稽。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含等，庚辰，築壘于陵口。丁亥，劉遐、蘇峻等帥精卒萬人以至，帝夜見，勞之，賜將士各有差。義興人周撫殺敦所署太守劉芳，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壽春。乙未，賊衆濟水，護軍將軍應詹帥建威將軍趙胤等距戰，不利。賊至宣陽門，北中郎將劉遐、蘇峻等自南塘橫擊，大破之。劉遐又破沈充于青溪。丙申，賊燒營宵遁。丁酉，帝還宮，大赦，惟敦黨不原。於是分遣諸將，追其黨與，悉平之。晉書明帝紀

王敦字處仲，司徒導之從父兄也。敦少有奇人之目，尚武帝女襄城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除太子舍人，遷給事黃門侍郎。趙王倫簒位，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。敦勸彥起兵應諸王，故彥遂立勳績。惠帝反正，敦遷散騎常侍、左衛將軍、大鴻臚、侍中，出除廣武將軍、青州刺史。永嘉初，徵爲中書監。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，以敦爲揚州刺史。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，會揚州刺史劉陶卒，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，加廣武將軍。尋進左將軍，都督征討諸軍事，假節。帝初鎮江東，威名未著，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，以隆中興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王與馬，共天下。」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，斬之。蜀賊杜弢之滅也，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、江州刺史，封漢安侯。敦始自選置，兼統州郡，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。建武初，又遷征南大將軍，開府如故。中興建，拜侍中、大將軍、江州牧，遣部將朱軌、趙誘伐杜曾，爲曾所殺。敦自貶，免侍中，幷辭牧不拜。尋加荊州牧，又固辭州牧，聽爲刺史。時劉隗用事，頗疏閒王氏，導等甚不平之。敦上疏理導，導封以還敦，敦復遣奏之。初，敦務自矯厲，雅尚清談，口不言財色，既素有重名，又立大功於江左，專任閫外，手控彊兵，羣從貴顯，威權莫貳，遂欲專制朝廷，有問鼎之心。帝畏而惡之，遂引劉隗、刁協等以爲心膂，敦益不能平，於是嫌隙始構矣。每酒後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：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」以如意打唾壺爲節，壺邊盡缺。及湘州刺史甘卓

遷梁州，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，帝不從，更以譙王承鎮湘州。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，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閒，欲以感動天子，帝愈忌憚之。俄加敦羽葆鼓吹，增從事中郎、掾屬、舍人各二人。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、都督青、徐、幽、平四州軍事，假節，率萬人鎮泗口；戴若思爲征西將軍，都督兗、豫、幽、冀、雍、幷六州諸軍事，假節，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，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，鎮壽陽。外以討胡，實禦敦也。永昌元年，敦率衆內向，以誅隗爲名，上疏曰：「劉隗前在門下，邪佞諂媚，譖毀忠良，疑惑聖聽，遂居權寵，撓亂天機，威福自由，有識杜口。大起事役，勞擾士庶，外託擧義，內自封植。奢僭過制，乃以黃散爲參軍，晉魏已來，未有此比。傾盡帑藏，以自資奉，賦役不均，百姓嗟怨。免良人奴，自爲惠擇，自可使其大田，以充倉廩，今便割配，皆充隗軍。臣前求迎諸將妻息，聖恩聽許，而隗絕之，使三軍之士，莫不怨憤。又徐州流人，辛苦經載，家計始立，隗悉驅逼以實己府。當陛下踐作之始，投刺王官，本以非常之慶，使豫蒙榮分，而更充征役，復依舊名，普取出客，從來久遠，經涉年載，或死亡滅絕，或自贖得免，或見放遣，或父兄時事，身所不及，有所不得，輒罪本主，百姓哀憤，怨聲盈路。身欲北渡，以遠朝廷爲名，而密知機要，潛行險慝，進人退士，高下任心，姦狡鑿鑿，未有隗比，雖無忌、宰嚭、弘恭、石顯，未足爲喻。是以遐邇憤慨，羣后失望。臣備位宰輔，與國存亡，誠乏平、勃濟時之略，然自忘駑駘，志存社稷，豈忍坐視成敗，以虧聖美。事不獲已，今輒進軍，同討姦孽。願陛下深垂省察，速斬隗首，則衆望厭服，皇祚復隆。隗首朝懸，諸軍夕退。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，顚覆厥度，幸納伊尹之勳，殷道復昌。漢武雄略，亦惑江充讒佞邪說，至乃父子相屠，流血丹地，終能剋悟，不失大綱。今日之事，有逾於此。願陛下深垂三思，諮詢善道，則四海乂安，社稷永固矣。」又曰：「陛下昔鎮揚州，虛心下士，優賢任能，寬以得衆，故君子盡心，小人畢力。臣以闇蔽，豫奉徽猷，是以遐邇望風，有識自竭，王業遂隆，惟新克建，四海延頸，咸望太平。自從信隗已來，刑罰不中，街談巷議，皆云如吳之將亡。聞之惶惑，精魂飛散，不覺胸臆摧破，泣血橫流。陛下當全祖宗之業，存神器之重，察臣前後所啓，奈何棄忽忠言，遂信姦佞，誰不痛心！願出臣表，諮之朝臣，介石之幾，不俟終日，令諸軍早還，不至虛擾。」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。敦至蕪湖，又上表罪狀尚書令刁協。協性剛悍，與物多忤，每崇上抑下，故爲王氏所疾。帝大怒，下詔曰：「王敦憑恃寵靈，敢肆狂逆，方睽太甲，欲見幽囚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今親率六軍，以誅大逆，有殺敦者，封五千戶侯。」召戴若思、劉隗並會京師。若思至合肥，受詔還鎮京都，進驃騎將軍，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；隗屯金城。敦兄含時爲光祿勳，叛奔於敦。敦至石頭，欲攻劉隗，其將杜弘曰：「劉隗死士衆多，未易可剋，不如攻石頭。周札少恩，兵不爲用，攻之必敗。札敗，則隗自走。」敦從之，札

果開城門納弘。諸將與敦戰，王師敗績。既入石頭，擁兵不朝，放肆兵士，劫掠內外。官省奔散，惟有侍中二人侍帝。帝脫戎衣，著朝服，顧而言曰：「欲得我處，但當早道，我自還琅邪，何至困百姓如此。」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，帝令若思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。敦問若思曰：「前日之戰有餘力乎！」若思不謝而答曰：「豈敢有餘，但力不足耳！」又曰：「吾此舉動，天下以爲如何？」若思曰：「見形者謂之逆，體誠者謂之忠。」敦笑曰：「卿可謂能言。」敦參軍呂猗昔爲臺郎，性姦諂，若思爲尚書，惡其爲人，猗亦深憾焉，至是乃說敦曰：「周顗、戴若思皆有高名，足以惑衆。近者之言，曾無愧色。公若不除，恐有再擧之患，爲將來之憂耳。」敦以爲然，又素忌之，俄而遣鄧嶽、繆坦收周顗、戴若思害之。以敦爲丞相、江州牧，進爵武昌郡公，邑萬戶。使太常荀崧就拜，又加羽葆鼓吹，並僞讓不受，還屯武昌。以兄含爲衞將軍，都督沔南軍事，領南蠻校尉、荆州刺史，以義陽太守任愷督河北諸軍事、南中郎將，敦又自督寧、益二州。及帝崩，太寧元年，敦諷朝廷徵己，明帝乃手詔徵之。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，加黃鉞，班劍武賁二十人，奏事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。敦移鎮姑孰，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，敦稱疾不見，使主簿受詔。以王導爲司徒，敦自爲揚州牧。敦既得志，暴慢愈甚，四方貢獻，多入己府，將相嶽牧，悉出其門。徙含爲征東將軍，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，從弟舒爲荆州，彬爲江州，邃爲徐州。敦以沈充、錢鳳爲謀主，諸葛瑤、鄧嶽、周撫、李恆、謝雍爲爪牙。充等並凶惡驕恣，共相驅扇。敦從弟豫章太守棱日夜切諫，敦怒，陰殺之。敦無子，養含子應。及敦病甚，拜應爲武衞將軍以自副。錢鳳謂敦曰：「脫其不諱，便當以後事付應。」敦曰：「非常之事，豈常人所能？且應年少，安可當大事？我死之後，莫若解衆放兵，歸身朝廷，保全門戶，此計之上也。退還武昌，收兵自守，貢獻不廢，亦中計也。及吾尚存，悉衆而下，萬一僥倖，計之下也。」鳳謂其黨曰：「公之下計，乃上策也。」遂與沈充定謀，須敦死後作難。時帝將討敦，微服至蕪湖，察其營壘，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，還含驃騎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含子瑜散騎常侍。敦以溫嶠爲丹楊尹，欲使覘伺朝廷。嶠至，具言敦逆謀，帝欲討之，知其爲物情所畏服，乃僞言敦死，於是下詔暴敦、鳳之罪。敦病轉篤，不能御衆，使錢鳳、鄧嶽、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。含謂敦曰：「此家事，吾便當行。」於是以含爲元帥。鳳等問敦曰：「事剋之日，天子云何？」敦曰：「尚未南郊，何得稱天子？便盡卿兵勢，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。」乃上疏罪狀溫嶠，以誅姦臣爲名。含至江寧，司徒導遺含書曰：「近承大將軍困篤緜緜，或云已有不諱，悲怛之情，不能自勝。尋知錢鳳大嚴，欲肆姦逆，朝士忿憤，莫不扼腕。去月二十三日，得征北告，劉遐、陶瞻、蘇峻等深懷憂慮，不謀同辭。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衞咸懼有往年之掠，不復保其妻孥，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，具如檄旨。近有嘉詔，崇兄八命，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，抑姦細不逞之計，當還武昌，盡力藩任。卒

奉來告，乃承與犬羊俱下，雖當逼迫，猶以罔然。兄立身率素，見信明於門宗，年逾耳順，位極人臣，仲玉、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，本來門戶，良可惜也。兄之此舉，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！昔年佞臣亂朝，人懷不寧，如導之徒，心思外濟。今則不然，大將軍來屯于湖，漸失人心，君子危怖，百姓勞弊。將終之日，委重安期，安期斷乳來幾日？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？自開闢以來，頗有宰相孺子者不？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，非人臣之事也。先帝中興，遺愛在人，聖主聰明，德洽朝野，思與賢哲弘濟艱難。不北面而執臣節，乃私相樹建，肆行威福，凡在人臣，誰不憤歎？此直錢鳳不良之心，聞於遠近，自知無地，遂唱姦逆。至如鄧伯山、周道和恆有好情，往來人士咸皆明之，方欲委任，與共勠力，非徒無慮而已也。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，兄弟顯寵，可謂隆矣。導雖不武，情在寧國。今日之事，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，寧忠臣而死，不無賴而生矣。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，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，負先人平素之志，既沒之日，何顏見諸父於黃泉，謁先帝於地下邪！執省來告，爲兄羞之，且悲且慚。願速建大計，惟取錢鳳一人，使天下獲安，家國有福，故是竹素之事，非惟免禍而已。夫福如反手，用之卽是。導所統六軍，石頭萬五千人，宮內後苑二萬人，護軍屯金城六千人，劉遐已至，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。以天子之威，文武畢力，豈可當乎！事猶可追，兄早思之。大兵一奮，導以爲灼怛也。」含不答。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，含軍敗。敦聞，怒曰：「我兄老婢耳，門戶衰矣。兄弟才兼文武者，世將、處季皆早死，今世事去矣。」語參軍呂寶曰：「我當力行。」因作勢而起，困乏復臥。鳳等至京師，屯于水南。帝親率六軍以禦鳳，頻戰破之，敦謂羊鑒及子應曰：「我亡後，應便卽位，先立朝廷百官，然後乃營葬事。」俄而敦死，時年五十九。應秘不發喪，裹尸以席，蠟塗其外，埋于廳事中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，與含等合。充司馬顧颺說充曰：「今擧大事，而天子已扼其喉，情離衆沮，鋒摧勢挫，持疑猶豫，必致禍敗。今若決破柵塘，因湖水灌京邑，肆舟艦之勢，極水軍之用，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，上策也。藉初至之銳，幷東南衆軍之力，十道俱進，衆寡過倍，理必摧陷，中策也。轉禍爲福，因敗爲成，召錢鳳計事，因斬之以降，下策也。」充不能用，颺逃歸於吳。含復率衆渡淮，蘇峻等逆擊，大敗之，充亦燒營而退。既而周光斬錢鳳，吳儒斬沈充，並傳首京師。含父子乘單船奔荆州刺史王舒，舒使人沈之于江，餘黨悉平。晉書王敦傳、劉隗傳、刁協傳、戴若思傳

周顗字伯仁，王敦構逆，與戴若思俱被收，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。初，敦之擧兵也，劉隗勸帝盡除諸王，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，値顗將入，導呼顗謂曰：「伯仁，以百口累卿。」顗直入不顧。既見帝，言導忠誠，申救甚至，帝納其言。顗喜飲酒，致醉而出，導猶在門，又呼顗。顗不與言，顧左右曰：「今年殺諸賊奴，取金印如斗大繫肘。」既出，又上表明導，言甚切至，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。敦既得志，問導曰：「周顗、

戴若思，南北之望，當登三司，無所疑也。」導不答。又曰：「若不三司，便應令僕邪！」又不答。敦曰：「若不爾，正當誅爾。」導又無言。導後料檢中書故書，見顗表救己，殷勤款至，導執表流涕，悲不自勝，告其諸子曰：「吾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幽冥之中，負此良友。」晉書周顗傳

溫嶠字太眞，明帝以爲中書令。嶠有棟梁之任，帝親而倚之，甚爲王敦所忌，因請爲左司馬。敦阻兵不朝，多行陵縱，嶠諫敦曰：「昔周公之相成王，勞謙吐握，豈好勤而惡逸哉，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。而公自還薨轂，入輔朝政，闕拜覲之禮，簡人臣之儀，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。昔帝舜服事唐堯，伯禹竭身虞庭，文王雖盛，臣節不虧。故有庇人之大德，必有事君之小心，俾芳烈奮乎百世，休風流乎萬祀，至聖遺軌，所不宜忽。顧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，惟公且吐握之事，則天下幸甚。」敦不納。嶠知其終不悟，於是謬爲設敬，綜其府事，干說密謀，以附其欲。深結錢鳳，爲之聲譽，每曰：「錢世儀精神滿腹。」嶠素有知人之稱，鳳聞而悅之，深結好於嶠。會丹楊尹缺，嶠說敦曰：「京尹輦轂喉舌，宜得文武兼能，公宜自選其才。若朝廷用人，或不盡理。」敦然之，問嶠誰可作者。嶠曰：「愚謂錢鳳可用。」鳳亦推嶠，嶠僞辭之，敦不從，表補丹楊尹。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，因敦餞別，嶠起行酒，至鳳前，鳳未及飲，嶠因僞醉，以手版擊鳳幘墜，作色曰：「錢鳳何人，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。」敦以爲醉，兩釋之。臨去言別，涕泗橫流，出閤復入，如是再三，然後卽路。及發後，鳳入說敦曰：「嶠於朝廷甚密，而與庾亮深交，未必可信。」敦曰：「太眞昨醉，小加聲色，豈得以此便相讒貳。」由是鳳謀不行，而嶠得還都，乃具奏敦之逆謀，請先爲之備。及敦構逆，加嶠中軍將軍、持節、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。敦與王導書曰：「太眞別來幾日，作如此事。」表誅姦臣，以嶠爲首。募生得嶠者，當自拔其舌。及王含、錢鳳奄至都下，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。帝怒之，嶠曰：「今宿衞寡弱，徵兵未至，若賊豕突，危及社稷，陛下何惜一橋。」賊果不得渡。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，擊王含，敗之，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。晉書溫嶠傳

討蘇峻

咸和二年十一月，豫州刺史祖約、歷陽太守蘇峻等反。十二月辛亥，蘇峻使其將韓晃入姑孰，屠于湖。壬子，彭城王雄、章武王休叛奔峻。庚申，京師戒嚴。假護軍將軍庾亮節爲征討都督，以右衞將軍趙胤爲冠軍將軍、歷陽太守，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帥師距峻，戰于慈湖。流敗，死之。假驍騎將軍鍾雅節，帥舟軍與趙胤爲前鋒以距峻。辛未，宣城內史桓彝及峻戰于蕪湖，彝軍敗績。車騎將軍郗鑒遣廣陵相劉矩帥師赴京師。

三年正月，平南將軍溫嶠帥師救京師，次於尋陽，遣督護王愆期、西陽太守鄧嶽、

鄱陽太守紀睦爲前鋒，征西大將軍陶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。鍾雅、趙胤等次慈湖，王愆期、鄧嶽等次直瀆。丁未，峻濟自橫江，登牛渚。二月庚戌，峻至于蔣山。假領軍將軍卞壼節，帥六軍及峻戰于西陵，王師敗績。丙辰，峻攻青溪柵，因風縱火，王師又大敗，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壼、丹楊尹羊曼、黃門侍郎周導、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，死者數千人。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內，遂攜其諸弟與郭默、趙胤奔尋陽。於是司徒王導、右光祿大夫陸曄、荀崧等衞帝于太極殿，太常孔愉守宗廟。賊乘勝麾戈，接於帝座，突入太后後宮，左右侍人皆見掠奪。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，百姓號泣，響震都邑。丁巳，峻矯詔大赦，又以祖約爲侍中、太尉、尚書令，自爲驃騎將軍，錄尚書事。吳郡太守庾冰奔于會稽。五月乙未，峻逼遷天子于石頭。帝哀泣升車，宮中慟哭。峻以倉屋爲宮，遣管商、張健、弘徽寇晉陵，韓晃寇義興。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、王舒等起義兵于三吳。丙午，征西大將軍陶嶠、平南將軍溫嶠、護軍將軍庾亮、平北將軍魏該舟軍四萬，次于蔡洲。六月，韓晃攻宣城，內史桓彝力戰，死之。壬辰，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魏該卒于師。廬江太守毛寶攻賊合肥戍，拔之。七月，祖約爲石勒將石聰所攻，衆潰，奔于歷陽。九月戊申，司徒王導奔于白石。庚午，陶侃使督護楊謙攻峻于石頭，溫嶠、庾亮陣于白石，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。峻輕騎出戰，墜馬，斬之，衆遂大潰，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。

四年正月，帝在石頭，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，百官赴焉。侍中鍾雅、右衞將軍劉超謀奉帝出，爲賊所害。戊辰，冠軍將軍趙胤遣將甘苗討祖約于歷陽，敗之，約奔于石勒，其將牽騰帥衆降。峻子碩攻臺城，又焚太極東堂、秘閣皆盡。城中大飢，米斗萬錢。二月丙戌，諸軍攻石頭，李陽與蘇逸戰於柤浦，陽軍敗，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之，逸等大敗。含奉帝御于溫嶠舟，羣臣頓首號泣請罪。丁亥，大赦。時兵火之後，宮闕災燼，以建平園爲宮。甲午，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。乙未，將軍王允之及逸戰於溧陽，獲之。晉書成帝紀、蘇峻傳

臨淮內史蘇峻在歷陽，威望漸著。有銳卒萬人，器械甚精，朝廷以江外寄之。而峻頗懷驕溢，自負其衆，潛有異志，撫納亡命，得罪之家有逃死者，峻輒蔽匿之。衆力日多，皆仰食縣官。時明帝初崩，委政宰輔，會南頓王宗謀廢執政，護軍將軍庾亮殺宗而廢宗兄羨。宗，帝室近屬；羨，國族元老，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。琅邪人卞咸，宗之黨也，與宗俱誅。咸兄闡亡奔蘇峻，亮符峻送闡，而峻保匿之。亮知峻必爲禍亂，欲徵之，擧朝謂之不可。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溫嶠亦累書止之，皆不納。峻聞將徵，遣司馬何仍詣亮曰：「討賊外任，遠近從命，至於內輔，實非所堪。」不從，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，加散騎常侍，位特進，以弟逸代領部曲。峻素疑亮欲害己，表曰：「昔明皇帝親執臣手，使臣北討胡寇。今中原未靖，無用家爲。乞補青州界一荒郡，以展鷹犬之用。」

復不許。峻嚴裝將赴召，而猶豫未決。參軍任讓謂峻曰：「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，事勢如此，恐無生路，不如勒兵自守。」峻從之，遂不應命，於是遣參軍徐會結鎮西將軍、豫州刺史祖約與俱反，以討亮爲名。約，逖之弟也。屯壽陽，爲北境藩扞。自以名輩不後郗、卞，而不豫明帝顧命，又望開府，及諸所表請，多不見許，遂懷怨望。及蘇峻擧兵，推崇約而罪執政，約大喜，於是命逖子沛國內史渙、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。峻遣將韓晃、張健等襲姑孰，進逼慈湖，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。峻自率渙、柳衆萬人，乘風濟自橫江，次於陵口，與王師戰，頻捷，遂據蔣陵覆舟山，率衆因風放火，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。遂陷宮城，縱兵大掠，侵逼六宮，窮凶極暴，殘酷無道。驅役百官，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，逼令擔負登蔣山。裸剝士女，皆以壞席苫草自鄣，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，哀號之聲，震動內外。時官有布二十萬匹、金銀五千斤、錢億萬、絹數萬匹，他物稱是，峻盡廢之。矯詔大赦，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。自爲驃騎將軍，錄尚書事。於是改易官司，置其親黨，朝廷政事，一皆由之。又遣韓晃入義興，張健、管商、弘徽等入晉陵。時溫嶠、陶侃已唱義於武昌，峻聞兵起，用參軍賈寧計，還據石頭，更分兵距諸義軍，所過無不殘滅。嶠等將至，峻遂遷天子於石頭城。逼迫居人，盡聚之後苑，使懷德令匡術守苑。嶠等既到，乃築壘於白石，峻率衆攻之，幾至陷沒。東西抄掠，多所擒虜，兵威日盛，戰無不剋，由是義衆沮衄，人懷異計。朝士之奔義軍者，皆云峻狡黠有智力，其徒黨驍勇，所向無敵，惟當以天討有罪，誅滅不久，若以人事言之，未易除也。溫嶠怒曰：「諸君怯懦，乃是譽賊。」及後累戰不捷，嶠亦深憚之。管商等進攻吳郡，焚吳縣、海鹽、嘉興，敗諸義軍。韓晃又攻宣城，害太守桓彝。商等又焚餘杭，而大敗於武康，退還義興。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，欲以臨之，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。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，敗之。峻望見胤走，曰：「孝能破賊，我更不如乎！」因舍其衆，與數騎北下突陣，不得入，將迴趨白木陂，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投之以矛，墜馬，斬首臠割之，焚其骨，三軍皆稱萬歲。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，求峻尸不獲。碩乃發庾亮父母墓，剖棺焚尸，逸閉城自守。韓晃聞峻死，引兵赴石頭。管商及弘徽進攻庱亭壘，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，斬首千級，商率衆走延陵。李閎與庱亭諸軍追之，斬獲數千級。商詣庾亮降，匡術擧苑城降。韓晃與蘇逸等並力攻術，不能陷。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，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，於陣斬碩。晃等震懼，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，門阨不得出，更相蹈藉，死者萬數。逸爲揚烈將軍王允之所執，斬於車騎府。管商之降也，餘衆並歸張健，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己同，盡殺之，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，小大二萬餘口，金銀寶物不可勝數。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，大破之，獲男女萬餘口。健復與馬雄、韓晃等輕軍俱走，閎率銳兵追之，及於巖山，攻之甚急。健等不敢下山，惟晃獨出，帶兩步槊箭，却據胡牀，彎弓射之，

傷殺甚衆，箭盡，乃斬之。健等遂降，並梟其首。晉書成帝紀、蘇峻傳、祖約傳、陶侃傳、溫嶠傳、庾亮傳

庾亮將徵蘇峻，訪之於導。導曰：「峻猜險，必不奉詔。且山藪藏疾，宜包容之。」固爭不從，亮遂召峻，既而難作。晉書王導傳

庾亮將徵蘇峻，言於朝曰：「峻狼子野心，終必爲亂，今日徵之，縱不順命，爲禍猶淺，若復經年，爲惡滋蔓，不可復制，此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。」當時議者無以易之。尚書令卞壼固爭，謂亮曰：「峻擁彊兵，多藏無賴，且逼近京邑，路不終朝。一旦有變，易爲蹉跌，宜深思遠慮，恐未可倉卒。」亮不納。知壼必敗，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：「元規召峻意定，懷此於邑。溫生足下，柰此事何！吾今所慮，是國之大事。且峻已出狂意，而召之更速，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。朝廷威力誠桓桓，交須接鋒履刃，尚不知便可卽擒不？王公亦同此情，吾與之爭甚懇切，不能如之何。本出足下爲外藩任，而今恨出足下在外。若卿在內俱諫，必當相從。今內外戒嚴，四方有備，峻凶狂必無所至耳，恐不能使無傷，如何？」峻果稱兵。峻至東陵口，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，假節，復加領軍將軍，給事中。壼率郭默、趙胤等與峻大戰於西陵，爲峻所破。峻進攻青溪，壼與諸軍距擊，遂死之。晉書卞壼傳

明帝疾篤，丹楊尹溫嶠與車騎將軍郗鑒、司徒王導、護軍將軍庾亮、領軍將軍陸曄、尚書令卞壼等同受顧命。咸和初，代應詹爲江州刺史、持節、都督、平南將軍，鎭武昌。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，朝廷疑之，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，又以西夏爲虞，故使嶠爲上流形援。嶠聞蘇峻之徵也，慮必有變，求還朝以備不虞。亮不聽，報嶠書曰：「吾憂西陲過於歷陽，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。」未幾而蘇峻果反。嶠屯尋陽，遣督護王愆期、西陽太守鄧嶽、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。及京師傾覆，庾亮來奔，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嶠曰：「今日之急，殄寇爲先，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，非所聞也，何以示天下乎！」固辭不受。時亮雖奔敗，嶠每推崇之，分兵給亮，與庾亮相推爲盟主。嶠從弟充言於嶠曰：「征西位重兵彊，宜共推之。」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。侃恨不受顧命，不許。嶠固請，乃許之，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。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，有衆七千，灑泣登舟，移告四方征鎭。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，復追其督護龔登。峻之陷京都也，侃子瞻爲賊所害，嶠重與侃書以激怒之，由是侃激勵，遂率所統，與嶠、亮同赴京師。戎卒六萬，旌旗七百餘里，鉦鼓之聲，震於百里，直指石頭，次于蔡洲。侃屯查浦，嶠屯沙門浦。時祖約據歷陽，與峻爲首尾，見嶠等軍盛，謂其黨曰：「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，今果然矣。」峻聞嶠將至，逼大駕幸石頭。時峻軍多馬，南軍杖舟楫，不敢輕與交鋒。用將軍李根計，據白石築壘以自固，使庾亮守之。賊步騎萬餘來攻，不下而退，追斬二百餘級。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，

曰：「賊必爭之，設伏以逸待勞，是制賊之一奇也。」是時義軍屢戰失利，嶠軍食盡。陶侃怒曰：「使君前云，不憂無將士，惟得老僕爲主耳。今數戰皆北，良將安在？荆州接胡、蜀二虜，倉廩當備不虞，若復無食，僕便欲西歸，更思良算，但今歲計，殄賊不爲晚也。」嶠曰：「不然，自古成監，師克在和。光武之濟昆陽，曹公之拔官渡，以寡敵衆，杖義故也。峻、約小豎，爲海內所患，今日之擧，決在一戰。峻勇而無謀，藉驕勝之勢，自謂無前，今挑之戰，可一鼓而擒也，柰何捨垂立之功，設進退之計。且天子幽逼，社稷危殆，四海臣子，肝腦塗地，嶠等與公並受國恩，是致命之日，事若克濟，則臣主同祚，如其不捷，身雖灰滅，不足以謝責於先帝。今之事勢，義無旋踵，騎猛獸安可中下哉！公若違衆獨反，人心必沮，沮衆敗事，義旗將迴指於公矣。」侃無以對，遂留不去。嶠於是創建行廟，廣設壇場，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，親讀祝文，聲氣激揚，流涕覆面，三軍莫能仰視。其日，侃督小軍向石頭，亮、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。時峻勞其將士，因醉突陣，馬躓，爲侃將彭世所斬。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，嶠乃立行臺，布告天下，凡故吏二千石、臺郎、御史以下皆令赴臺，於是至者雲集。司徒王導因奏嶠、侃錄尚書，遣間使宣旨，並讓不受。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，爲逸所擊，求救於嶠。江州別駕羅洞曰：「今水暴長，救之不便，不如攻湓杭，湓杭軍若敗，術圍自解。」嶠從之，遂破賊石頭軍。建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。時陶侃雖爲盟主，而處分規略，一出於嶠。晉書成帝紀、陶侃傳、溫嶠傳、庾亮傳

討袁眞

太和四年十月己巳，豫州刺史袁眞以壽陽叛。

五年春正月己亥，袁眞子雙之、愛之害梁國內史朱憲、汝南內史朱斌。二月癸酉，袁眞死。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嗣事，求救于慕容皝。夏四月辛未，桓溫部將竺瑤破瑾于武丘。八月癸丑，桓溫擊袁瑾于壽陽，敗之。

六年春正月，苻堅遣將王鑒來援袁瑾，將軍桓伊逆擊，大破之。丁亥，桓溫剋壽陽，斬袁瑾。晉書海西公紀

桓溫伐燕，敗于襄邑。溫甚恥之，歸罪於眞，表廢爲庶人。眞怨溫誣己，據壽陽，潛通苻堅、慕容皝以自固。袁眞病死，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，慕容皝、苻堅並遣軍援瑾，溫使督護竺瑤、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。時皝軍已至，瑤等與戰於武丘，破之。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，瑾嬰城固守，溫築長圍守之。苻堅乃使其將王鑒、張蚝等率兵以救瑾，屯洛澗，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。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，大破之，瑾衆遂潰，生擒之，幷其宗族數十人，送於京都而斬之。晉書桓溫傳

討桓玄

隆安二年七月，兗州刺史王恭、豫州刺史庾楷、荆州刺史殷仲堪、廣州刺史桓玄、南郡相楊佺期等舉兵反。八月，江州刺史王愉奔于臨川。丙戌，桓玄大敗王師于白石。九月辛卯，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黃鉞，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、前將軍王珣、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。己亥，破庾楷于牛渚。丙午，會稽王道子屯中堂，元顯守石頭。己酉，前將軍王珣守北郊，右將軍謝琰備宣陽門。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，使子敬宣擊敗恭，恭奔曲阿長塘湖，湖尉收送京師，斬之。於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，玄等走于尋陽。十月壬午，仲堪等盟于尋陽，推桓玄爲盟主。

三年十二月，桓玄襲江陵，荆州刺史殷仲堪、雍州刺史楊佺期並遇害。晉書安帝紀、楊佺期傳

元興元年正月庚午，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、征討大都督，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元顯前鋒，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，以討桓玄。二月丁卯，桓玄敗王師于姑孰，譙王尚之、齊王柔之並死之。三月己巳，劉牢之叛降于桓玄。辛未，王師敗績于新亭，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、東海王彥璋、冠軍將軍毛泰、游擊將軍毛邃並遇害。壬申，桓玄自爲侍中、丞相，錄尚書事。以桓謙爲尚書僕射，遷太傅會稽王道子于安城。玄俄又自稱太尉、揚州牧，總百揆，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。十二月庚申，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。

二年二月乙卯，桓玄自稱大將軍。八月，玄又自號相國、楚王。九月，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，爲玄所敗。十一月壬午，玄遷帝于永安宮。十二月壬辰，玄簒位，以帝爲平固王。辛亥，帝蒙塵于尋陽。

三年二月，帝在尋陽。乙卯，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、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。丙辰，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，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。丁巳，義師濟江。三月戊午，劉裕斬玄將吳甫之于江乘，皇甫敷於羅落。己未，玄衆潰而逃。庚申，劉裕置留臺，具百官。壬戌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、徐州刺史，都督揚、徐、兗、豫、青、冀、幽、幷八州諸軍事，假節。辛酉，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、愉子荆州刺史緩、司州刺史溫詳。辛未，桓玄逼帝西上。丙戌，密詔以幽逼於玄，萬機虛曠，令武陵王遵依舊典，承制總百官行事，加侍中，餘如故。大赦謀反大逆已下，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。四月己丑，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，總萬機。庚寅，帝至江陵。庚戌，輔國將軍何無忌、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、何澹之戰于湓口，大破之，玄復逼帝東下。五月癸酉，冠軍將軍劉毅及桓玄戰于峥嶸洲，又破之。己卯，帝復幸江陵。辛巳，荆州別駕王康產、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。壬午，督護馮遷斬桓玄於貶盤洲，乘輿反正

于江陵。甲申，大赦。閏月己丑，桓玄故將揚武將軍桓振陷江陵，劉毅、何無忌退守尋陽，帝復蒙塵于賊營。六月，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希，斬之。

義熙元年正月，帝在江陵。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，襲破襄陽。己丑，劉毅次于馬頭，桓振以帝屯于江津。辛卯，宗之破振將溫楷于柞溪，進次紀南，爲振所敗。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，走之，乘輿反正。戊戌，大赦，改元。三月，桓振復襲江陵，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，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，斬之。晉書安帝紀

桓玄字敬道，一名靈寶，大司馬溫之孽子也。襲父爵南郡公。及長，負其才地，以雄豪自處。太元末，出補義興太守，鬱鬱不得志。嘗登高望震澤，歎曰：「父爲九州伯，兒爲五湖長。」棄官歸國。孝武帝崩，會稽王道子執政，寵昵王國寶，委以機權。王恭每正色直言，道子深憚而忿之。及赴山陵，罷朝，歎曰：「棫樸雖新，便有忝離之歎矣。」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，因恭人覲相王，伏兵殺之，國寶不許。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，深布腹心，於恭冀除舊惡。恭多不順，每言及時政，輒厲聲色，道子知恭不可和協，王緒之說遂行，於是國難始結。或勸恭因入朝，以兵誅國寶，而庾楷黨於國寶，士馬甚盛，恭憚之，不敢發，遂還鎮。臨別，謂道子曰：「主上諒闇，冢宰之任，伊周所難。願大王親萬機，納直言，遠鄭聲，放佞人。」辭色甚厲，故國寶等愈懼。以恭爲安北將軍，不拜。乃謀誅國寶，遣使與荆州刺史殷仲堪、桓玄相結。玄在荆楚積年，優游無事，仲堪甚敬憚之。及王國寶用事，謀削弱方鎮，內外騷動，知恭有憂國之言，玄潛有意於功業，乃說仲堪曰：「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，唯患相弊之不速耳！今既執權要，與王緒相爲表裏，其所迴易，罔不如志。孝伯居元舅之地，正情爲朝野所重，必未便動之，唯當以君爲事首。君爲先帝所拔，超居方任，人情未以爲允，咸謂君雖有思致，非方伯人。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，用殷覬爲荆州，君何以處之？」仲堪曰：「憂之久矣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」玄曰：「國寶姦兇，天下所知。孝伯疾惡之情，每至而當。今日之會，以理推之，必當過人。君若密遣一人，信說王恭，宜興晉陽之師，以內匡朝廷，己當悉荆楚之衆，順流而下，推王爲盟主，僕等亦皆投袂，當此無不響應。此事既行，桓文之舉也。」仲堪然之，而持疑未決，俄而王恭信至，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。仲堪以王恭在京口，去都不盈二百，自荆州道遠連兵，勢不相及，乃僞許恭，而實不欲下。恭得書大喜，於是抗表興師。表至，內外戒嚴，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。道子既不能距諸侯，欲委罪國寶，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，賜死，並斬緒於市以謝恭。仲堪聞恭已誅國寶等，始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，道子遣書止之，仲堪乃還。於是玄求爲廣州，道子亦憚玄，不欲玄在荆楚，故順其意。隆安初，詔以玄督交廣二州、建威將軍、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，假節，玄受命不行。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强盛，宰相權弱，宜多樹置以自衛。道子然之，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，割庾楷豫州四郡，使愉督之。

由是楷怒，遣子鴻說恭曰：「尙之兄弟專弄相權，欲假朝威貶削方鎭，懲警前事，勢轉難測。及其議未成，宜早圖之。」恭以爲然，又與庾楷起兵討愉及尙之兄弟，以謀告仲堪、玄，玄等謂恭事必剋捷，從之，推恭爲盟主，剋期同赴京師。時內外疑阻，津邏嚴急，仲堪之信，因庾楷達之，以斜絹爲書，內箭鋍中，合鏑漆之。楷送於恭，恭發書，絹文角戾，不復可識，謂楷爲詐，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，今無動理，乃先期擧兵。司馬劉牢之諫之，恭不聽，乃上表以討王愉、司馬尙之兄弟爲辭，朝廷使元顯及王珣、謝琰等距之。恭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，元顯使說牢之，咯以重利，牢之乃斬顏延以降。是日，牢之遣其壻高雅之、子敬宣因恭曜軍，輕騎擊恭。恭敗，將奔桓玄，至長塘湖，湖浦尉收之，送京師，道子斬之於建康之倪塘。於是仲堪以楊佺期爲南郡相，與玄將舟師五千爲前鋒，仲堪率兵二萬繼之。佺期、玄至湓口，王愉奔于臨川，玄遣偏軍追獲之。佺期等進至橫江，庾楷敗奔於玄，譙王尙之等退走，尙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。玄等至石頭，仲堪至蕪湖，聞恭已死，劉牢之反恭，領北府兵在新亭，玄等三軍失色，無復固志，乃迴師屯于蔡州。時朝廷新平恭、楷，且不測西方人心，仲堪等擁衆數萬，充斥郊畿，內外憂逼。道子用玄從兄修計，以玄爲江州，佺期爲雍州，黜仲堪爲廣州，以桓修爲荆州，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。仲堪恚被貶退，以恭雖敗，已衆亦足以立事，令玄等急進軍。玄等喜於寵授，並欲順朝命，猶豫未決。會仲堪弟遜爲佺期司馬，夜奔仲堪，說佺期受朝命，納桓修。仲堪遑遽，卽於蕪湖南歸。玄等大懼，狼狽追仲堪，及之於尋陽。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共相結約，推玄爲盟主。玄始得志，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，求誅尙之、牢之等。朝廷深憚之，乃免桓脩，復仲堪，以相和解。初，玄在荆州豪縱，士庶憚之，甚於州牧。仲堪親黨勸殺之，仲堪不聽。及還尋陽，資其聲地，故推爲盟主，玄逾自矜重。佺期，漢太尉震之後也。自震至曾祖準，七世有名德。佺期爲人驕悍，常自謂承藉華胄，江表莫比，而玄每以寒士裁之。佺期甚憾，卽欲於壇所襲玄。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，恐剋玄之後，復爲己害，苦禁之，於是各奉詔還鎭。玄亦知佺期有異謀，潛有吞併之計，於是屯於夏口。隆安中，詔加玄都督荆州四郡。以兄偉爲輔國將軍、南蠻校尉。仲堪慮玄跋扈，遂與佺期結婚爲援。初，玄旣與仲堪、佺期有隙，恆慮掩襲，求廣其所統。朝廷亦欲成其釁隙，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。佺期甚忿懼，會姚興侵洛陽，佺期乃建牙，聲云援洛，密欲與仲堪共襲玄。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，距而不許，猶慮弗能禁，復遣從弟遜屯於北境以遏佺期。佺期旣不能獨擧，且不測仲堪本意，遂息甲。南蠻校尉楊廣，佺期之兄也，欲距桓偉，仲堪不聽，乃出廣爲宜都、建平二郡太守，加征虜將軍。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，玄以兵襲而召之，旣至，以爲諮議參軍。玄於是興軍西征，亦聲云救洛，與仲堪書，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，宜共罪之，今親率戎旅，逕造金墉，使仲堪收楊廣，如其不爾，無以相信。仲堪本計欲兩全

之，既得玄書，知不能禁，乃曰：「君自沔而行，不得一人入江也。」玄乃止。後荊州大水，仲堪振恤飢者，倉廩空竭。玄乘其虛而伐之，先遣軍襲巴陵。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，路經夏口，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己前鋒，乃授以江夏之衆，使督諸軍並進，密報兄偉令爲內應。偉遑遽不知所爲，乃自齎疏示仲堪。仲堪執偉爲質，令與玄書，辭甚苦至。玄曰：「仲堪爲人不能專決，常懷成敗之計，爲兒子作慮，我兄必無憂矣。」玄既至巴陵，仲堪遣衆距之，爲玄所敗。玄進至楊口，又敗仲堪弟子道護，乘勝至零口，去江陵二十里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。佺期自襄陽來赴，與兄廣共擊玄。玄懼其銳，乃退軍馬頭。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，佺期敗，走還襄陽，仲堪出奔鄨城。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，獲之，廣爲人所縛，送玄，並殺之。仲堪聞佺期死，乃將數百人奔姚興，至冠軍城，爲該所得，玄令害之。於是遂平荊、雍，乃表求領江、荊二州。詔以玄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、後將軍、荊州刺史，假節，以桓脩爲江州刺史。玄上疏固爭江州，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，復領江州刺史。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、雍州刺史。時寇賊未平，朝廷難違其意，許之。玄於是樹用腹心，兵馬日盛，屢上疏求討孫恩，詔輒不許。其後恩逼京都，玄建牙聚衆，外託勤王，實欲觀釁而進，復上疏請討之。會恩已走，玄又奉詔解嚴。以偉爲江州，鎮夏口；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，督八郡，鎮襄陽。遣桓振、皇甫敷、馮該等戍湓口，移沮漳蠻二千戶於江南，立武寧郡；更招集流人，立綏安郡。又置諸郡丞。詔徵廣州刺史刁逵、豫章太守郭昶之，玄皆留不遣。自謂三分有二，知勢運所歸，屢上禎祥，以爲己瑞。初，庾楷既奔於玄，玄之求討孫恩也，以爲右將軍。玄既解嚴，楷亦去職。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，恐事不克，禍及於己，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，許爲內應。盧江太守張法順謂元顯曰：「桓玄承籍門資，素有豪氣，既併殷、楊，專有荊楚，世在西藩，人或爲用，而第下之所控引，止三吳耳。孫恩爲亂，東土塗地，編戶饑饉，公私不贍。玄必乘此縱其姦兇，竊用憂之。」元顯曰：「爲之奈何？」法順曰：「玄始據荊州，人情未輯，方就綏撫，未遑他計。及其如此，發兵誅之，使劉牢之爲前鋒，而第下以大軍繼進，桓玄之首，必懸於麾下矣。」元顯以爲然。遣法順至京口，謀於牢之，而牢之有疑色。法順還說元顯曰：「觀牢之顏色，必貳於我。未若召入殺之，不爾，敗人大事。」元顯以爲非牢之無以當玄桓，且始事而誅大將，人情必動，不從。元興初，元顯稱詔伐玄，以牢之爲前鋒。于時揚土饑虛，運漕不繼，玄斷江路，商旅遂絕。於是公私匱乏，士卒唯給糒橐，大軍將發，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。玄本謂揚土饑饉，孫恩未滅，必未遑討己，可得蓄力養衆，觀釁而動。既聞元顯將伐之，甚懼，欲保江陵。長史卞範之說玄曰：「公英略威名，振於天下，元顯口尚乳臭，劉牢之大失物情，若兵臨近畿，示以威賞，則土崩之勢，可翹足而待，何有延敵入境，自取蹙弱者乎！」玄大悅，乃留其兄偉守江陵，抗表率衆，下至尋陽。移檄京邑，罪狀元顯。檄

至，元顯大懼，下船而不克發。玄既失人情，而興師犯順，慮衆不爲用，恆有迴旆之計。既過尋陽，不見王師，意甚悅，其將吏亦振。庾楷謀泄，收縶之。至姑孰，使其將馮該、苻宏、皇甫敷、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，尚之敗，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。玄至新亭，元顯自潰。玄入京師，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，徙道子於安城郡，害元顯於市。於是玄以兄偉爲安西將軍、荆州刺史，領南蠻校尉，從兄謙爲左僕射，加中軍將軍，領選，脩爲右將軍、徐兗二州刺史，石生爲前將軍、江州刺史。玄出居姑孰，大築城府，臺館山池，莫不壯麗。元興二年，玄兄偉卒，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、荆州刺史。矯詔加其相國，總百揆，封南郡、南平、宜都、天門、零陵、營陽、桂陽、衡陽、義陽、建平十郡爲楚王，揚州牧，領平西將軍、豫州刺史如故，加九錫備物，楚國置丞相已下。十一月，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備五時副車，置旄頭雲罕，樂儛八佾，設鍾虡宮縣，妃爲王后，世子爲太子，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。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，領司徒，奉皇帝璽禪位於己，又諷帝以禪位告廟，出居永安宮，移晉神主於琅邪廟。於城南七里立郊，登壇篡位，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，遷帝居尋陽。追尊其父溫爲宣武皇帝，廟稱太廟，南康公主爲宣皇后。號溫墓曰永崇陵，置守衛四十人。以其妻劉氏爲皇后。玄自篡盜之後，驕奢荒侈，遊獵無度，以夜繼晝，百姓疲苦，朝野勞瘁，於是劉裕、劉毅、何無忌等共謀興復。裕等斬桓脩於京口，斬桓弘於廣陵，河內太守辛扈興、弘農太守王元德、振威將軍童厚之、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。至期，裕遣周安穆報之，而邁惶遽，遂以告玄。玄震駭，卽殺扈興等，安穆馳去得免。裕率義軍至竹里，玄加桓謙征討都督，假節，以殷仲文代桓脩，遣頓丘太守吳甫之、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。裕等於江乘與戰，臨陣斬甫之，進至羅落橋，與敷戰，復梟其首。玄聞之，大懼，使桓謙、何澹之屯東陵，卞範之屯覆舟山西，衆合二萬，以距義軍。裕至蔣山，執鉞麾而進，謙等諸軍一時奔潰。玄率親信數千人，聲言赴戰，遂將其子昇、兄子濬出南掖門，西至石頭，使殷仲文具船，相與南奔。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，立行臺，總百官。遣劉毅、劉道規躡玄，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、振兄洪等。玄至尋陽，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，殷仲文自後至。玄於是逼乘輿西上，至江陵，石康納之，張幔屋於城南，署置百官，大修舟師，曾未三旬，衆且二萬。玄遣遊擊將軍何澹之、武衛將軍庾稚祖、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，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。振至弋陽，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，單騎走還。何無忌、劉道規等破郭銓、何澹之、郭昶之於桑落洲，進師尋陽。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，使苻宏、羊僧壽爲前鋒。劉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峥嶸洲。於時義軍數千，玄兵甚盛，而玄懼有敗衄，常漾輕舸於舫側，故其衆莫有鬬心。義軍乘風縱火，盡銳爭先，玄衆大潰，燒輜重夜遁，郭銓歸降。玄故將劉統、馮稚等聚黨四百人

襲破尋陽城，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。玄至巴陵，殷仲文時在玄艦，求出別船收集散軍，因叛玄，奔夏口。玄入江陵城，馮該勸使更下戰，玄不從，欲出漢川，投梁州刺史桓希，而人情乖阻，制令不行。玄乘馬出城，至門，左右於闇中斫之，不中，前後相殺交橫，玄僅得至船。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，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。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、參軍費恬送弟瑤喪葬江陵，有衆二百。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，誘玄以入蜀，玄從之，達枚回洲，恬與祐之迎擊玄，矢下如雨。玄嬖人丁仙期、萬蓋等以身蔽玄，並中數十箭而死。玄被箭，其子昇輒拔去之。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，玄拔頭上玉導與之，仍曰：「是何人邪，敢殺天子。」遷曰：「欲殺天子之賊耳。」遂斬之，時年三十六。又斬石康及濬等，庾賾之戰死。昇云：「我是豫章王，諸君勿見殺。」送至江陵市斬之。**晉書安帝紀、桓玄傳、簡文三王傳、王恭傳、庾楷傳、劉牢之傳、殷仲堪傳、楊佺期傳**

桓玄之敗也，桓謙匿於沮中，桓振逃於華容之涌中。時安帝在江陵，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。比至城，有衆二百，謙亦聚衆而出，遂陷江陵，迎帝於行宮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，百姓之心復歸於晉，更奉進璽綬，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，振爲都督八州、鎮西將軍、荊州刺史。帝侍御左右，皆振之腹心。義熙元年正月，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，破僞雍州刺史桓蔚。何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，振擁帝出營江津。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於柞溪，進屯紀南。振聞楷敗，留其將馮該守營，自率衆與宗之大戰，宗之敗績，而劉毅等破馮該，平江陵。振聞該敗，衆潰而走。安帝反正，大赦天下，唯逆黨就戮，詔特免桓胤一人。胤，溫弟沖之孫也。二月，桓謙、何澹之、溫楷等奔於姚興。桓振與苻宏出自漵城，襲破江陵。武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，破之。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僞輔國將軍桓珍，其餘擁衆假號，皆討平之。詔徙桓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。三年，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，欲建桓胤爲嗣，劉裕以次收斬之，幷誅其家屬。後桓謙走入蜀，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，使率兵而下，荊楚之衆多應之。謙至枝江，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，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，桓氏遂滅。**晉書桓振傳、桓胤傳、桓謙傳、桓玄傳**

討孫恩盧循

隆安三年十一月甲寅，妖賊孫恩陷會稽，內史王凝之死之，吳國內史桓謙、臨海太守新蔡王崇、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，吳興太守謝邈、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。遣衞將軍謝琰、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，走之。

四年四月，恩寇浹口。五月己卯，會稽內史謝琰爲恩所敗，死之，恩轉寇臨海。六月庚辰，輔國司馬劉裕破恩於南山，恩將盧循陷廣陵。十一月，寧朔將軍高雅之及恩戰於餘姚，王師敗績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五年二月丙子，恩復寇浹口。五月，恩寇吳國，內史袁山松死之。六月甲戌，恩至丹徒。乙亥，內外戒嚴，百官入居于省。冠軍將軍高素、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，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，丹楊尹司馬恢之戍南岸，冠軍將軍桓謙、輔國將軍司馬允之、游擊將軍毛邃備白石，左衛將軍王嘏、領軍將軍孔安國屯中皇堂，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于廣陵之郁洲，爲賊所執。

元興元年三月辛未，臨海太守辛景擊恩，斬之。

三年十月，盧循寇廣州，刺史吳隱之爲循所敗。

義熙六年二月，廣州刺史盧循反，寇江州。三月壬申，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，王師敗績，無忌死之。四月，青州刺史諸葛長民、兗州刺史劉藩、幷州刺史劉道憐入衛京師。五月戊子，衛將軍劉毅及循戰于桑落洲，王師敗績。乙丑，循至淮口，內外戒嚴。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，次中皇堂，太尉劉裕次石頭，梁王珍之屯南掖門，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，輔國將軍孟懷玉屯南岸，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，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，淮口築桓浦、藥園、廷尉三壘以距之。七月庚申，循遁走。甲子，使輔國將軍王仲德、廣川太守劉鍾、河間內史蒯恩等帥衆追之。是月，循寇荊州，刺史劉道規、雍州刺史魯宗之等敗之，又破徐道覆于華容，賊復走尋陽。十二月壬辰，劉裕破循于豫章。

七年春二月壬午，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，傳首京師。四月，盧循走交州，刺史杜慧度斬之。晉書安帝紀

孫恩字靈秀，琅邪人孫秀之族也，世奉五斗米道。恩叔父泰，字敬遠，師事錢唐杜子恭。子恭有秘術，子恭死，泰傳其術。泰浮狡有小才，誑誘百姓，愚者敬之如神。王恭之反，泰私合義兵，得數千人，爲國討恭。泰見天下兵起，以爲晉祚將終，乃扇動百姓，私集徒衆，三吳士庶多從之。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，以其與會稽世子元顯交厚，咸莫敢言。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，會稽王道子誅之，恩逃于海。恩聚合亡命，得百餘人，志欲復讎。及元顯縱暴吳會，百姓不安，恩因其騷動，自海攻上虞，殺縣令，因襲會稽，害內史王凝之，有衆數萬。於是會稽謝鍼、吳郡陸瓌、吳興丘尼。義興許允之、臨海周胄、永嘉張永及東陽、新安等凡八郡，一時俱起，殺長吏以應之，旬日之中，衆數十萬。吳興太守謝邈、永嘉太守謝逸、嘉興公顧胤、南康公謝明慧、黃門郎謝沖、張琨、中書郎孔道、太子洗馬孔福、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，吳國內史桓謙、義興太守魏傪、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。於是恩據會稽，自號征東將軍，號其黨曰長生人，宣語令誅殺異己，有不同者戮及嬰孩，由是死者十七八。畿內諸縣處處蜂起，朝廷震懼，內外戒嚴。遣衛將軍謝琰、輔國將軍劉牢之討之，並轉鬬而前。吳會承平日久，人不習戰，又無器械，故所在多被破亡。諸賊皆燒倉廩，焚邑屋，刊木堙井，虜掠財貨，相率聚於會稽。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，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：「賀汝先登仙堂，我

尋後就汝。」初，恩聞八郡響應，告其屬曰：「天下無復事矣，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。」既聞牢之臨江，復曰：「我割浙江，不失作句踐也。」尋知牢之已濟江，乃曰：「孤不羞走矣。」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，一時逃入海。懼官軍之躡，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。時東土殷實，莫不粲麗盈目，牢之等遽於收斂，故恩復得逃海。朝廷以謝琰爲會稽內史，率徐州文武戍海浦。隆安四年，恩復入餘姚，破上虞，進至邢浦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。恩退縮，少日，復寇邢浦，害謝琰，朝廷大震，遣冠軍將軍桓不才、輔國將軍孫無終、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，恩復還於海。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，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，緣海備恩。明年，恩復入浹口，雅之敗績。牢之進擊，恩復還于海，轉寇扈瀆，害袁山松，仍浮海向京口。牢之率衆西擊，未達而恩已至，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。及戰，恩衆大敗，狼狽赴船，尋又集衆欲向京都。朝廷駭懼，陳兵以待之。恩至新州，不敢進而退，北寇廣陵，陷之，乃浮海而北。劉裕與劉敬宣幷軍躡之於郁洲，累戰，恩復大敗，由是漸衰弱，復沿海還南，裕亦尋海要截，復大破恩於扈瀆，恩遂遠迸海中。及桓玄用事，恩復寇臨海，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。恩窮蹙，乃赴海自沈。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，投水從死者百數；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。自恩初入海，所虜男女之口，其後戰死及自溺幷流離被傳賣者，至恩死時，裁數千人存，而恩攻沒謝琰、袁山松，陷廣陵，前後數十戰，亦殺百姓數萬人。晉書孫恩傳、謝琰傳、劉牢之傳

元興二年正月，循寇東陽。八月，攻永嘉。劉裕討循至晉安，循窘急，泛海到番禺，寇廣州，逐刺史吳隱之，自攝州事，號平南將軍，遣使獻貢。時朝廷新誅桓氏，中外多虞，乃權假循征虜將軍、廣州刺史、平越中郎將。義熙中，劉裕伐慕容超，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，循之姊夫也，使人勸循乘虛而出，循不從。道覆乃至番禺，說循曰：「朝廷恆以君爲腹心之疾，劉公未有旋日，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，若平齊之後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，遣銳師過嶺，雖復君之神武，必不能當也。今日之機，萬不可失。既剋都邑，劉裕雖還，無能爲也。君若不同，便當率始興之衆，直指尋陽。」循甚不樂此擧，無以奪其計，乃從之。初，道覆密欲裝舟艦，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，僞云將下都貨之，後稱力少不能得致，卽於郡賤賣之，價減數倍，居人貪賤，賣衣物而市之。贛石水急，出船甚難，皆儲之。如是者數四，故船版大積，而百姓弗之疑。及道覆擧兵，案賣券而取之，無得隱匿者，乃併力裝之，旬日而辦。遂擧衆寇南康、廬陵、豫章諸郡，守相皆委任奔走。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，兵敗被害。循遣道覆寇江陵，未至，爲官軍所敗，馳走告循曰：「請併力攻京都，若剋之，江陵非所憂也。」乃連旗而下，戎卒十萬，舳艫千計，朝廷震駭。衞將軍劉毅具舟船討之，將發而疾篤，內外失色。朝議欲奉乘輿北就劉裕，會毅疾瘳，將率軍南征。裕與毅書曰：「吾往與妖賊戰，曉其變態。今修船垂畢，將居前撲之，剋平之日，上流之任，皆以相委。」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。毅

大怒，謂藩曰：「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，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！」投書於地，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。道覆聞毅將至建鄴，報循曰：「劉毅兵重，成敗繫此一戰，宜併力距之。」循乃引兵發巴陵，與道覆連旗而下，敗毅於桑落洲，逕至江寧。道覆素有膽決，知裕已還，欲乾沒一戰，請於新亭至白石，焚舟而上，數道攻之。循多謀少決，欲以爲萬全之計，固不聽。道覆以循無斷，乃歎曰：「我終爲盧公所誤，事必無成。使我得爲英雄驅馳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裕懼其侵軼，乃柵石頭，斷秣浦以距之。循攻柵不利，船艦爲暴風所傾，人有死者。列陣南岸，戰又敗績。乃進攻京口，寇掠諸縣，無所得。循謂道覆曰：「師老矣，弗能復振。可據尋陽，幷力取荆州，徐更與都下爭衡，猶可以濟。」因自蔡洲南走，復據尋陽。裕先遣羣率追討，自統大衆繼進，又敗循於雷池。循欲遁還豫章，乃悉力柵斷左里。裕命衆攻柵，循衆雖死戰，猶不能抗。裕乘勝擊之，循單舸而走，收散卒得千餘人，還保廣州。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，循攻之不下。道覆保始興，因險自固。循乃襲合浦，剋之。進攻交州，至龍編，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。循勢屈，知不免，先鴆妻子十餘人，又召妓妾問曰：「我今將自殺，誰能同者？」多云雀鼠貪生，就死實人情所難；有云官尚當死，某豈願生！於是悉鴆諸辭死者，因自投於水。慧度取其尸斬之，及其父嘏，同黨盡獲，傳首京都。**晉書盧循傳、劉毅傳**

討劉毅

義熙四年九月己丑，太尉劉裕矯詔帥師討毅。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，毅自殺。**晉書安帝紀**

都督荆寧秦雍交廣六州、司州之河東、河南、廣平、揚州之義成四郡諸軍事、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荆州刺史劉毅在江陵，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，留而不遣，又告疾困，請從弟藩爲副。劉裕以毅貳于己，乃奏之。矯詔曰：「劉毅傲很凶戾，履霜日久，中間覆敗，宜即顯戮。晉法含弘，復蒙寵授。曾不思愆內訟，怨望滋甚。賴宰輔藏疾，特加遵養，遂復推轂陝西，寵榮隆泰，庶能洗心感遇，革音改意，而長惡不悛，志爲姦宄，陵上虐下，縱逸無度。既解督任，江州非復所統，而輒徙兵衆，略取軍資，驅斥舊戍，厚樹親黨。西府二局，文武盈萬，悉皆割留，曾無片言。肆心恣欲，罔顧天朝。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，招聚剽狡，繕甲阻兵。外託省疾，實規伺隙，同惡相濟，圖會荆、郢。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，超蒙殊遇，而輕佻躁脫，職爲亂階，扇動內外，連謀萬里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懷！」乃誅藩、混。劉裕自率衆討毅，命王弘、王鎮惡、蒯恩等率軍至豫章口，於江津燔舟而進。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，以所統千人赴毅。鎮惡等攻陷外城，毅守內城，精銳尚數千人。戰至日昃，鎮惡以裕書示城內，毅怒，不發書而焚之。毅冀有外救，督士卒力戰。衆知裕至，莫有鬬心。既暮，鎮惡焚諸

臺灣大學圖書館

門，齊力攻之，毅衆乃散。毅自北門單騎而走，去江陵二十里而縊，經宿，居人以告，乃斬於市，子姪皆伏誅。毅兄模奔於襄陽，魯宗之斬送之。毅剛猛沉斷，而專肆很愎，與劉裕協成大業，而功居其次，深自矜伐，不相推伏。既出西藩，雖上流分陝，而頓失內權，又頗自嫌事計，故欲擅其威彊，伺隙圖裕，以至於敗。晉書安帝紀、劉毅傳、桓沖傳、宋書劉道規傳

第十三篇　瑞　異

歌　謠

孫皓天紀中，童謠曰：「阿童復阿童，銜刀游渡江，不畏岸上虎，但畏水中龍。」武帝聞之，加王濬龍驤將軍。及征吳，江西衆軍無過者，而王濬先定秣陵。晉書五行志、宋書五行志

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，江南童謠曰：「局縮肉，數橫目，中國當敗吳當復。」又曰：「宮門柱，且當朽，吳當復在三十年後。」又曰：「鷄鳴不拊翼，吳復不用力。」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，故竊發爲亂者相繼。案「橫目」者四字，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，元帝興於江東，皆如童謠之言。元帝懦而少斷，「局縮肉」者，有所斥也。

太康末，京洛爲折楊柳之歌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，終以擒獲斬截之事。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，太后廢黜，幽死中宮，折楊柳之應也。

惠帝永熙中，河內溫縣有人如狂，造書曰：「光光文長，大戟爲牆，毒藥雖行，戟還自傷。」又曰：「兩火沒地，哀哉秋蘭，歸形街郵，終爲人歎。」及楊駿居內府，以戟爲衛，死時又爲戟所害傷。楊后被廢，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，葬街郵亭北，百姓哀之也。兩火，武帝諱；蘭，楊后字也。其時又有童謠曰：「二月末，三月初，荆筆楊板行詔書，宮中大馬幾作驢。」此時楊駿專權，楚王用事，故言荆筆楊板，二人不誅，則君臣禮悖，故云幾作驢也。晉書五行志

元康中，京洛童謠曰：「南風起兮吹白沙，遙望魯國何嵯峨，千歲髑髏生齒牙」。又曰：「城東馬子莫嚨呵，比至來年繩女鬌。」南風，賈后字也；白，晉行也；沙門，太子小名也；魯，賈謐國也。言賈后將與謐爲亂，以危太子，而趙王因釁阻嚼豪賢，以成篡奪，不得其死之應也。晉書五行志、愍懷太子傳

元康中，天下商農通著大鄴日。時童謠曰：「屠蘇鄴日覆兩耳，當見瞎兒作天子。」及趙王倫篡位，其目實眇焉。趙王倫既篡，洛中童謠曰：「虎從北來鼻頭汗，龍從南來登城看，水從西來何灌灌。」數月而齊王、成都、河間義兵同會誅倫。案成都西藩而在鄴，故曰虎從北來；齊東藩而在許，故曰龍從南來；河間水源而在關中，故曰水從西

來。齊留輔政，居于宮西，又有無君之心，故言登城看也。晉書五行志、宋書五行志

初，齊王冏之盛也，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。吏詰之，婦人曰：「我截齊便去耳！」識者聞而惡之。時又謠曰：「著布袒腹，爲齊持服。」俄而冏誅。晉書齊王冏傳

初，長沙王乂執權之始，洛下謠曰：「草木萌牙殺長沙。」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，二十七日死，如謠言焉。晉書長沙王乂傳

太安中，童謠曰：「五馬浮渡江，一馬化爲龍。」後中原大亂，宗藩多絕，唯琅邪、汝南、西陽、南頓、彭城五王同至江東。而元帝嗣統矣。晉書元帝紀、五行志

司馬越還洛，有童謠曰：「洛中大鼠長尺二，若不早去大狗至。」及苟晞將破汲桑，又謠曰：「元超兄弟大落度，上桑打槌爲苟作。」由是越惡晞，奪其兗州，隙難遂搆焉。

愍帝初，有童謠曰：「天子何在豆田中。」至建興四年，帝降劉曜，在城東豆田壁中。晉書五行志

王浚謀討石勒，勒乃詐降於浚，卑辭以事之。時童謠曰：「幽州城門似藏戶，中有伏尸王彭祖。」彭祖，浚字也。浚不悟，以勒爲誠，不復設備，遂爲勒所害。晉書王浚傳

建興中，江南謠歌曰：「訇如白坑破，合集持作甒，揚州破換敗，吳興覆瓿甄。」案白者，晉行，坑器有口，屬瓮。瓦瓮質剛，亦金之類也。「訇如白坑破」者，言二都傾覆，王室大壞也。「合集持作甒」者，元帝鳩集遺餘，以主社稷，未能剋復中原，但偏王江南也。及石頭之事，六軍大潰，兵人抄掠京邑，爰及二宮。其後三年，錢鳳復攻京邑，阻水而守，相持月餘，日焚燒城邑，井堙木刊矣。鳳等敗退，沈充將其黨還吳興，官軍踵之，蹈藉郡縣，充父子授首，黨與誅者以百數。所謂「揚州破換敗，吳興覆瓿甄」，瓿甄。瓦器，又小於甒也。

明帝太寧初，童謠曰：「惻惻力力，放馬山側。大馬死，小馬餓，高山崩，石自破。」及明帝崩，成帝幼，爲蘇峻所逼，遷於石頭，御膳不足，此「大馬死，小馬餓」也。高山，峻也，又言峻尋死。石，峻弟蘇石也。峻死後，石據石頭，尋爲諸公所破，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。

成帝之末，又有童謠曰：「磕磕何隆隆，駕車入梓宮。」少日而宮車晏駕。

咸康二年十二月，河北謠云：「麥入土，殺石虎。」後如謠言。晉書五行志、宋書五行志

庾亮初鎮武昌，出至石頭，百姓於岸上歌曰：「庾公上武昌，翩翩如飛鳥，庾公還揚州，白馬牽旒旐。」又曰：「庾公初上時，翩翩如飛烏，庾公還揚州，白馬牽流蘇。」後連徵不入，及薨於鎮，以喪還都葬，皆如謠言。晉書五行志

苻洪字廣世，略陽臨渭氐人也。先是隴右大雨，百姓苦之，謠曰：「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」故因名曰洪。

始，洪家池中蒲生，長五丈，五節如竹形，時咸謂之蒲家，因以爲氏。洪亦以讖文

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

有「卿付應王」，又其孫堅背有「卿付」字，遂改姓苻氏。晉書苻洪載記

穆帝升平中，童兒輩忽歌於道，曰阿子聞，曲終輒云「阿子汝聞不？」無幾而帝崩，太后哭之曰：「阿子汝聞不？」

升平末，俗間忽作廉歌，有扈謙者聞之曰：「廉者臨也，歌云『白門廉，宮庭廉』，內外悉臨，國家其大諱乎！」少時而穆帝晏駕。晉書五行志

苻生字長生，健第三子也。生無一目，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，故立爲太子。

初，生夢大魚食蒲，又長安謠曰：「東海大魚化爲龍，男便爲王女爲公，問在何所洛門東。」東海，苻堅封也，時爲龍驤將軍，第在洛門之東。時又謠曰：「百里望空城，鬱鬱何青青，瞎兒不知法，仰不見天星。」後遂爲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所弒。晉書苻生載記

哀帝隆和初，童謠曰：「升平不滿斗，隆和那得久！桓公入石頭，陛下徒跣走。」朝廷聞而惡之，改年曰興寧。人復歌曰：「雖復改興寧，亦復無聊生。」哀帝尋崩，升平五年而穆帝崩。「不滿斗」，升平不至十年也。

海西公太和中，百姓歌曰：「青青御路楊，白馬紫遊韁，汝非皇太子，那得甘露漿？」識者曰：「白者金行，馬者國族，紫爲奪正之色，明以紫間朱也。」海西公尋廢，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，縊以馬韁。死之明日，南方獻甘露焉。

太和末，童謠曰：「犁牛耕御路，白門種小麥。」及海西公被廢，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，遂如謠言。

海西公初生皇子，百姓歌云：「鳳皇生一雛，天下莫不喜，本言是馬駒，今定成龍子。」其歌甚美，其旨甚微。海西公不男，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，生子以爲己子。

桓石民爲荊州，鎮上明，百姓忽歌曰：「黃蠻子。」曲中又曰：「黃蠻英，揚州大佛來上明。」頃之而桓石民死，王忱爲荊州。黃蠻子乃是王忱字也，忱小字佛大，是「大佛來上明」也。晉書五行志

謝石字石奴，淮肥之役，詔石解僕射，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，與兄子玄、琰破苻堅。先是童謠云：「誰謂爾堅石打碎。」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。堅之敗也，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、琰，然石時實爲都督焉。晉書謝石傳

苻堅肥水之敗，慕容沖起兵叛堅，堅遣尚書姜宇率衆三萬擊沖於灞上，爲沖所敗，宇死之，沖遂據阿房城。初，長安謠曰：「鳳皇鳳皇止阿房。」沖小字鳳皇，至是終爲堅賊，入止阿房城焉。

慕容垂攻苻丕於鄴，不剋，幽冀饑甚，人相食。初，關東謠曰：「幽州蝨，生當滅，若不滅，百姓絕。」蝨，垂之本名，與丕相持經年，百姓死幾絕。晉書苻堅載記

慕容沖攻苻堅於長安，城將陷。先是長安有謠曰：「堅入五將山長得。」堅大信之，乃將中山公詵、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。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，堅衆奔散，俄而忠

至，執堅以歸新平，幽之於別室。萇求禪代，堅不許，罵而求死，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。初，堅强盛之時，國有童謠云：「河水清復清 ， 苻詔死新城。」及堅爲姚萇所執，竟死於新平佛寺。時又童謠云：「阿堅連牽三十年 ， 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。」堅在位二十七而敗於淝水。復謠歌云：「魚羊田升當滅秦。」識者以爲「魚羊」，鮮也；「田升」，卑也；堅自號秦，言滅之者鮮卑也。其羣臣諫堅，令盡誅鮮卑，堅不從。及淮南敗還，初爲慕容沖所攻，又爲姚萇所殺，身死國滅。晉書五行志、苻堅載記

孝武帝太元末，京口謠曰：「黃雌鷄，莫作雄父啼，一旦去毛衣，衣被拉颯栖。」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，旋爲劉牢之所敗，故言拉颯栖也。

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，名曰靈秀山，無幾而孫恩作亂，再踐會稽。會稽，道子所封；靈秀，孫恩之字也。庾楷鎭歷陽，百姓歌曰：「重羅黎，重羅黎 ， 使君南上無還時。」後楷南奔桓玄，爲玄所誅。

殷仲堪在荆州，童謠曰：「芒籠目，繩縛腹，殷當敗 ， 桓當復。」未幾而仲堪敗，桓玄遂有荆州。

王恭鎭京口，擧兵誅王國寶，百姓謠云：「昔年食白飯，今年食麥麩。天公誅謫汝，教汝捻嚨喉。嚨喉喝復喝 ， 京口敗復敗。」識者曰：「『昔年食白飯』，言得志也；『今年食麥麩』，麩麤穢，其精已去，明將敗也 ， 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；『捻嚨喉』，氣不通，死之祥也；『敗復敗』，丁寧之辭也。」恭尋死。

王恭在京口，百姓間忽云：「黃兒小兒欲作賊，阿公在城，下指縛得。」又云：「黃頭小人欲作亂，賴得金刀作藩扞」。「黃」字上恭字頭也，「小人」恭字下也，尋如謠言。

安帝隆安中，百姓忽作懊儂之歌，其曲：「草生可攬結 ， 女兒可攬擷。」尋而桓玄簒位，義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，誅之。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，東及甌越，北流淮泗，皆人有所獲，故言時則草可結，事則女可擷也。

桓玄既簒，童謠曰：「草生及馬腹，烏啄桓玄目。」及玄敗走，至江陵 ， 時正五月中，誅如其期。

安帝義熙初，童謠曰：「官家養蘆化成荻，蘆生不止自成積。」其時官養盧循 ， 寵以金索，奉以名州，養之極也，而循不能懷我好音，擧兵內伐 ， 遂成讐敵也。「蘆生不止自成積」，及盧龍之敗，斬伐其黨，猶如草木以成積也。

盧循據廣州，人爲之謠曰：「蘆生漫漫竟天半。」後擁上流數州之地 ， 內逼京邑，應天半之言。

義熙二年 ， 小兒相逢於道 ， 輒擧其兩手曰：「盧健健，」次曰：「鬬歙鬬歙，」末曰：「翁年老，翁年老。」當時莫知所謂，其後盧循內逼，舟艦蓋川，「健健」之謂也；既至查浦，厲剋期欲與官鬬，「鬬歙」之應也；「翁年老」，羣公有期頤之慶 ， 知妖逆之

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

徒自然消殄也。其時復有謠言曰：「盧橙橙，逐水流，東風忽如起，那得入石頭。」盧循果敗，不得入石頭。晉書五行志

蟲　豸

惠帝元康六年，陳國有鷄生雄鷄無翅，既大，墜坑而死。

元帝太興中，王敦鎭武昌，有雌鷄化爲雄。

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，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鷄生無右翅，彭城人劉象之家鷄有三足。

安帝隆安元年八月，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鷄化爲赤雄鷄，不鳴不將。

四年，荆州有鷄生角，角尋墮落。

元興二年，衡陽有雌鷄化爲雄，八十日而冠萎。

武帝太康六年，南陽獻兩足猛獸。

七年十一月丙辰，四角獸見于河閒，河閒王顒獲以獻。

惠帝永興元年，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，皆無頭。

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，有大鳥二，蒼黑色，翼廣一丈四尺，其一集司徒府，射而殺之，其一集市北家人舍，亦獲焉。

成帝咸和二年五月，司徒王導廐羊生，無後足。

懷帝永嘉中，壽春城內有豕生，兩頭而不活。

元帝建武元年，有豕生八足。

成帝咸和六年六月，錢唐人家猳豕產兩子，而皆人面，如胡人狀，其身猶豕。

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，京都有豚，一頭二脊八足。

十三年，京都人家豕產子，一頭二身八足。

呂光死，纂立，有猪生子，一身三頭。

元帝建武元年七月，晉陵陳門才牛生犢，一體兩頭。

太興元年，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，兩頭、八足、兩尾，共一腹，三年後死。又有牛一足三尾，皆生而死。

成帝咸和二年五月，護軍牛生犢，兩頭六足。

七年，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，兩頭、八足、二尾，共身。

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午，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。

太康五年正月癸卯，二龍見武庫井中。

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，抱罕羌妓產一龍子，色似錦文，常就母乳，遙見神光，少得就視。

呂纂末，龍出東廂井中，到其殿前蟠臥，比旦失之。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。

武帝咸寧中，司徒府有二大蛇，長十許丈，居聽事平樑上而人不知。後有一蛇夜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出，被刃傷，不能去，乃覺之，發徒攻擊，移時乃死。

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，臨淄有大蛇，長十餘丈，負二小蛇入城北門，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，不見。

武帝太熙元年，遼東有馬生角，在兩耳下，長三寸。

愍帝建興二年九月，蒲子縣馬生人。

元帝太興二年，丹楊郡吏濮陽楊演馬生駒，兩頭，自頸前別，生而死。

安帝隆安四年十月，梁州有馬生角。晉書五行志

人 病

武帝泰始五年，元城人年七十，生角。

咸寧二年十二月，琅邪人顏畿病死，棺斂已久，家人咸夢畿謂己曰：「我當復生，可急開棺。」遂出之，漸能飲食屈伸視瞻，不能行語，二年復死。

惠帝元康中，安豐有女子周世寧，年八歲，漸化爲男，至十七八而氣性成。

惠帝世，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。後十年，開冢祔葬而婢尚生。始如瞑，有頃漸覺。問之，自謂再宿耳。初，婢之埋，年十五六，及開冢更生，猶十五六也，嫁之有子。

光熙元年，會稽謝眞生子，頭大而有髮，兩踦反向上，有男女兩體，生便作丈夫聲，經一日死。

惠帝之世，京洛有人兼男女體，亦能兩用人道，而性尤淫。

懷帝永嘉元年，吳郡吳縣萬祥婢生子，鳥頭，兩足，馬蹄，一手，無毛，尾黃色，大如枕。

愍帝建興四年，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，腹與心相合，自胸以上，臍以下各分。

元帝太興初，有女子其陰在腹，當臍下，自中國來至江東，其性淫而不產。又有女子陰在首，渡在揚州，性亦淫。

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，尚書騶謝平妻生女，墮地濞濞有聲，須臾便死。鼻目皆在頂上，面處如項，口有齒，都連爲一，胸如籠，手足爪如鳥爪，皆下向。

明帝太寧二年七月，丹楊江寧侯紀妻死，經三日復生。

孝武帝寧康初，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。

安帝義熙十年，無錫人趙末，年八歲，一旦暴長八尺，髭鬚蔚然，三日而死。

義熙中，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，埋之數日，於土中啼，取養遂活。

義熙末，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，重累生。

恭帝元熙元年，建安人陽道無頭，正平，本下作女人形體。晉書五行志

草木

惠帝元康二年春，巴西郡界竹生花，紫色，結實如麥，皮青，中赤白，味甘。

永康元年四月，壯武國有桑化爲柏。

明帝太寧元年九月，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。

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，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，是日忽復起生，至九年五月甲戌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，是日因風雨起生。

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，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，是日忽復起生。

海西公太和九年，涼州楊樹生松。

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，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，忽然自立相屬。

安帝元興三年，荆、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。晉書五行志

夢卜

魏武嘗夢三馬同食一槽，甚惡焉，因謂太子丕曰：「司馬懿非人臣也，必預汝家事。」太子素與懿善，每相全佑，故免。晉書宣帝紀

初，簡文帝見讖云：「晉祚盡昌明。」孝武帝之在孕也，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：「汝生男，以昌明爲字。」及產，東方始明，因以爲名焉。及孝武帝崩，而晉祚自此傾矣。晉書孝武帝紀

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，須臾又益一刀。濬驚覺，意甚惡之。主簿李毅再拜賀曰：「三刀爲州字，又益一者，明府其臨益州乎！」後果爲益州刺史。晉書王濬傳

宦人孟玖譖陸機於成都王穎，穎使冠軍將軍牽秀密收機。其夕，機夢黑幰繞車，手決不開，天明而秀兵至。晉書陸機傳

陶侃少時，夢生八翼，飛而上天，見天門九重，已登其八，唯一門不得入。閽者以杖擊之，因墜地，折其左翼。及寤，左腋猶痛。及都督八州，據上流，握疆兵，潛有窺窬之志，每思折翼之祥，自抑而止。晉書陶侃傳

溫嶠既平蘇峻之亂，旋于武昌，至牛渚磯，水深不可測，世云其下多怪物，嶠遂燃犀角而照之。須臾，見水族覆火，奇形異狀，或乘馬車赤衣者。嶠其夜夢人謂己曰：「與君幽明道別，何意相照也！」意甚惡之。嶠先有齒疾，至是拔之，因中風，至鎮未旬而卒。晉書溫嶠傳

或問殷浩曰：「將莅官而夢棺，將得財而夢糞，何也？」浩曰：「棺本臭腐，故將得官而夢尸；錢本糞土，故將得錢而夢穢。」晉書殷浩傳

謝安疾篤，謂所親曰：「昔桓溫在時，吾常懼不全。忽夢乘溫輿，行十六里，見一

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白鷄而止。乘溫輿者，代其位也；十六里止，今十六年矣；白鷄主酉，今太歲在酉，吾病殆不起乎！」尋薨。晉書謝安傳

王恭將起兵討會稽王道子，以司馬劉牢之爲前鋒。恭夢牢之坐其處，且謂牢之曰：「事剋，卽以卿爲北府。」會稽世子元顯使說牢之，啗以重利。牢之行至竹里，乃背恭歸朝廷。恭旣死，遂代恭爲都督兗、青、冀、幽、幷、徐、揚州晉陵軍事。晉書王恭傳、劉牢之傳

石季龍敬事佛圖澄。嘗晝寢，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，寤以訪澄。澄曰：「不祥也，鮮卑有其中原乎！」後果如其言。又嘗夢龍飛西南，自天而落，且而問澄。澄曰：「禍將作矣，宜父子慈和，深以愼之。」後二日，其子宣果遣人害弟韜於佛寺中，欲因季龍臨喪殺之，季龍以澄先誡，故獲免。晉書佛圖澄傳

索紞，敦煌人也。明術數，善占夢。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，與冰下人語。紞曰：「冰上爲陽，冰下爲陰，陰陽事也。士如歸妻，迨冰未泮，婚姻事也。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，爲陽語陰，媒介事也。君當爲人作媒，冰泮而婚成。」策曰：「老夫耄矣，不爲媒也。」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，仲春而成婚焉。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，還繞舍三周，但見松柏，不知門處。紞曰：「馬屬離，離爲火。火，禍也。人上山，爲凶字。但見松柏，墓門象也。不知門處，爲無門也。三周，三朞也。後三年，必有大禍。」宅果以謀反伏誅。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，紞曰：「棺者，職也，當有京師貴人擧君。二官者，頻再遷。」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擧充，太守先署充功曹而擧孝廉。充後夢見一虜，脫上衣來詣充。紞曰：「虜去上中，下半男字，夷狄陰類，君婦當生男。」終如其言。宋楠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，楠手把兩杖極打之。紞曰：「內中有人，肉字也。肉色，赤也。兩杖，箸象也。極打之，飽肉食也。」俄而亦驗焉。黃平問紞曰：「我昨夜夢舍中馬舞，數十人向馬拍手，此何祥也？」紞曰：「馬者，火也，舞爲火起。向馬拍手，救火人也。」平未歸而火作。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，大角朽敗，小角有題韋囊角佩，一在前，一在後。紞曰：「大角朽敗，腐棺木。小角有題，題所詣。一在前，前凶也；一在後，後背也；當有凶背之問。」時綏父在東，居三日而凶問至。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，夜夢狼啖一脚。紞曰：「脚肉被啖爲却字。」會東虜反，遂不行。晉書索紞傳

羅含少有志向，嘗晝臥，夢一鳥文彩異常，飛入口中，因驚起說之。叔母朱氏曰：「鳥有文彩，汝後必有才章。」自此後藻思日新。晉書文苑傳

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，過宿妻家。是夜，妻爲賊所殺，妻兄疑豐殺之，送豐有司。豐不堪楚掠，誣引殺妻。司隸校尉苻融察而疑之，問曰：「汝行往還，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？」豐曰：「初將發，夜夢乘馬南渡水，返而北渡，復自北而南，馬停水中，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鞭策不去。俯而視之，見兩日在於水下，馬左白而濕，右黑而燥。寤而心悸，竊以爲不祥。還之夜，復夢如初。問之筮者，筮者云：『憂獄訟，遠三枕，避三沐。』既至，妻爲具沐，夜授豐枕。豐記筮者之言，皆不從之。妻乃自沐，枕枕而寢。」融曰：「吾知之矣！周易坎爲水，馬爲離，夢乘馬南渡，旋北而南者，從坎之離。三爻同變，變而成離。離爲中女，坎爲中男。兩日，二夫之象。坎爲執法吏，吏詰其夫，婦人被流血而死。坎二陰一陽，離二陽一陰，相承易位。離下坎上，既濟，文王遇之囚羑里，有禮而生，無禮而死。馬左而濕，濕，水也；左水右馬，馮字也。兩日，昌字也。其馮昌殺之乎！」於是推檢，獲昌而詰之，昌具首服。曰：「本與妻謀殺董豐，期以新沐枕枕爲驗，是以誤中婦人。」晉書苻堅載記附苻融傳

第十四篇　門　閥

孝　友

王祥性至孝，早喪親，繼母朱氏不慈，數譖之，由是失愛於父。每使掃除牛下，祥愈恭謹。父母有疾，衣不解帶，湯藥必親嘗。母常欲生魚，時天寒冰凍，祥解衣將剖冰求之，冰忽自解，雙鯉躍出，持之而歸。母又思黃雀炙，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，復以供母。鄉里驚歎，以爲孝感所致焉。有丹柰結實，母命守之，每風雨，祥輒抱樹而泣，其篤孝純至如此。漢末遭亂，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，隱居三十餘年，不應州郡之命。母終，居喪毀瘁，杖而後起。晉書王祥傳

覽，祥之弟也，孝友恭恪，名亞於祥。母朱，遇祥無道。覽年數歲，見祥被楚撻，輒涕泣抱持。至于成童，每諫其母，其母少止凶虐。朱屢以非理使祥，覽輒與祥俱。又虐使祥妻，覽妻亦趨而共之。朱患之，乃止。祥喪父之後，漸有時譽，朱深疾之，密使酖祥。覽知之，徑起取酒。祥疑其有毒，爭而不與，朱遽奪反之。自後朱賜祥饌，覽輒先嘗，朱懼覽致斃，遂止。晉書王覽傳

何曾性至孝，閨門整肅，自少及長，無聲樂斁幸之好。年老之後，與妻相見，皆正衣冠，相待如賓。已南向，妻北面，再拜上酒，酬酢既畢便出，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。初，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：「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，其顗昌何侯乎！其荀侯乎！古稱曾、閔，今曰荀、何。內盡其心以事其親，外崇禮讓以接天下。孝子百世之宗，仁人天下之命。有能行孝之道，君子之儀表也。詩云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』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，非樂中正之道也。」又曰：「荀、何，君子之宗也。」又曰：「顗昌侯之事親，其盡孝子之道乎！存盡其和，事盡其敬，亡盡其哀，予於顗昌侯見之矣！」又曰：「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，六十而孺慕，予於顗昌侯見之矣！」晉書何曾傳

賈充少孤，居喪以孝聞。晉書賈充傳

羊祜年十二喪父，孝思過禮，事叔父耽甚謹。晉書羊祜傳

衛瓘年十歲喪父，至孝過人。晉書衛瓘傳

景帝崩，齊王攸年十歲，哀動左右。奉景獻羊后於別第，事后以孝聞。晉書文六王傳

荀顗性至孝，年踰耳順，孝養蒸蒸。以母憂去職，毀幾滅性，海內稱之。晉書荀顗傳

王戎性至孝，母喪，不拘禮制，飲酒食肉，或觀奕棊，而容貌毀悴，杖然後起。時和嶠亦居父喪，以禮法自持，量米而食，哀毀不踰於戎。武帝謂劉毅曰：「和嶠毀頓過禮，使人憂之。」毅曰：「嶠雖寢苫食粥，乃生孝耳。至於王戎，所謂死孝，陛下當先憂之。」晉書王戎傳

郤詵母病，苦無車，及亡，不欲車載柩，家貧無以市馬，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，開戶，朝夕拜哭。養鷄種蒜，竭其方術。喪過三年，得馬八匹，輿柩至冢，負土成墳。晉書郤詵傳

郗愔性至孝，居父母憂，殆將滅性。晉書郗諶傳

應詹幼孤，爲祖母所養。年十餘歲，祖母又終，居喪毀頓，杖而後起，遂以孝聞。晉書應詹傳

高悝少孤，事母以孝聞。年十二，值歲饑，悝菜蔬不鬄，每致甘肥於母，撫幼弟以友愛稱。晉書高悝傳

殷仲堪父病積年，仲堪衣不解帶，躬學醫術，究其精妙。執藥撰視，遂眇一目。居喪哀毀，以孝聞。晉書殷仲堪傳

吳隱之年十餘，丁父憂，每號泣，行人爲之流涕。事母孝謹，及其執喪，哀毀過禮。家貧，無人鳴鼓，每至哭臨之時，恆有雙鶴警叫，及祥練之夕，復有羣鴈俱集，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。嘗食鱁鮧，以其味旨，掇而棄之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，康伯母，殷浩之姊，賢明婦人也，每聞隱之哭聲，輟餐投箸，爲之悲泣。晉書良吏傳

閑 適

羊祜都督荆州，在軍常輕裘緩帶，身不被甲。鈴閣之下，侍衛者不過十數人。祜樂山水，每風景，必造峴山，置酒言詠，終日不倦。嘗慨然歎息，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：「自有宇宙，便有此山。由來賢達勝士，登此遠望，如我與卿者多矣，皆湮滅無聞，使人悲傷。如百歲後有知，魂魄猶應登此也。」晉書羊祜傳

惠帝時，風俗放蕩，不尊儒術。何晏、阮籍素有高名於世，口談浮虛，不遵禮法，尸祿耽寵，仕不事事。至王衍之徒，聲譽太盛，位高勢重，不以物務自嬰。遂相放效，風教陵遲。晉書裴頠傳

高密文獻王泰性廉靜，不近聲色，雖爲宰輔，食大國之租，服飾肴膳，如布衣寒士。任眞簡率，每朝會，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。晉書高密文獻王泰傳

山濤早孤，居貧，少有器量，介然不羣。性好莊老，每隱身自晦，與嵇康、呂安善，後遇阮籍，便爲竹林之交，著忘言之契。晉書山濤傳

王湛少有隱德，冲素簡淡，器量隤然。晉書王湛傳

何充性好釋典，崇修佛寺，供給沙門以百數，糜費巨億而不吝也。能飲酒，雅爲劉惔所貴。晉書何充傳

謝安寓居會稽，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、桑門支遁遊處，出則漁弋山水，入則言詠屬文，無處世意。遂棲遲東土，放情丘壑。嘗往臨安山中，坐石室，臨濬谷，悠然歎曰：「此亦伯夷何遠。」晉書謝安傳

王羲之少有美譽，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。起家秘書郎，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，累遷長史。亮臨薨，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。遷寧遠將軍、江州刺史。頻召爲侍中、吏部尚書，皆不就。復授護軍將軍，又推遷不拜。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，勸使應命，乃遺羲之書曰：「悠悠者以足下出處，足觀政之隆替，如吾等亦謂爲然。至如足下出處，正與隆替對，豈可以一世之存亡，必從足下從容之適？幸徐求衆心。卿不時起，復可以求美政不？若豁然開懷，當知萬物之情也。」羲之遂報書曰：「吾素自無廊廟，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，誓不許之，手跡猶存，由來尚矣，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。自兒娶女嫁，便懷尚子平之志，數與親知言之，非一日也。若蒙驅使關隴、巴蜀，皆所不辭。吾雖無專對之能，直謹守時命，宣國家威德，故當不同於凡使。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，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。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，若不以吾輕微，無所爲疑，宜及初冬以行，吾惟恭以待命。」羲之既拜護軍，又苦求宣城郡，不許，乃以爲右軍將軍、會稽內史。羲之雅好服食養性，不樂在京師。初渡浙江，便有終焉之志。會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，謝安未仕時亦居焉。孫綽、李充、許詢、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，並築室東土，與羲之同好。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，羲之自爲之序，以申其志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，與羲之齊名，而羲之甚輕之，由是情好不協。述先爲會稽，以母喪居郡境，羲之代述，止一弔，遂不重詣。述每聞角聲，謂羲之當候己，輒洒埽而待之。如此者累年，而羲之竟不顧，述深以爲恨。及述爲揚州刺史，將就徵，周行郡界，而不過羲之。臨發，一別而去。述後檢察會稽郡，辯其刑政，主者疲於簡對。羲之深恥之，遂稱病去官，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，弋釣爲娛。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，採藥石不遠千里，徧游東中諸郡，窮諸名山，泛滄海，歎曰：「我卒當以樂死。」謝安嘗謂羲之曰：「中年以來，傷於哀樂，與親友別，輒作數日惡。」羲之曰：「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頃正賴絲竹陶寫，恆恐兒輩覺，損其懽樂之趣。」朝廷以其誓苦，亦不復徵

之。晉書王羲之傳

放 達

王濟風姿英爽，氣蓋一時。王愷以帝舅奢豪，有牛名八百里駁，常瑩其蹄角。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，愷亦自恃其能，令濟先射，一發破的。因據胡牀，叱左右速探牛心來，須臾而至，一割便去。和嶠性至儉，家有好李，帝求之不過數十。濟候其上直，率少年詣園，共啖畢，伐樹而去。晉書王濟傳

唐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，少便弓馬，好游獵，身長八尺，走及奔鹿，强力兼人。晉書唐彬傳

王澄爲荆州刺史，將之鎮，送者傾朝。澄見樹上鵲巢，便脫衣上樹，探彀而弄之，神氣蕭然，傍若無人。晉書王澄傳

阮籍容貌瓌傑，志氣宏放，傲然獨得，任性不羈，而喜怒不形於色。或閉戶視書，累月不出，或登臨山水，經日忘歸。博覽羣籍，尤好莊老。嗜酒能嘯，善彈琴，當其得意，忽忘形骸。嘗於蘇門山遇孫登，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，登皆不應，籍因長嘯而退。至半嶺，聞有聲若鸞鳳之音，響乎巖谷，乃登之嘯也。

宣帝爲太傅，命籍爲從事中郎，及帝崩，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。高貴鄉公卽位，封關內侯，徙散騎常侍。籍本有濟世志，屬魏晉之際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由是不與世事，遂酣飲爲常。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，籍醉六十日，不得言而止。

籍雖不拘禮教，然發言玄遠，口不臧否人物。性至孝，母終，正與人圍棊，對者求止，籍留與決賭，旣而飲酒二斗，擧聲一號，吐血數升。及將葬，食一蒸肫，飲二斗酒，然後臨訣，直言窮矣，擧聲一號，因又吐血數升，毀瘠骨立，殆致滅性。裴楷往弔之，籍散髮箕踞，醉而直視，楷弔嗆畢便去。或問楷，凡弔者，主哭，客乃爲禮，籍旣不哭，君何爲哭？楷曰：「阮籍旣方外之士，故不崇禮典；我俗中之士，故以軌儀自居。」時人歎爲兩得。

籍嫂嘗歸寧，籍相見與別。或譏之，籍曰：「禮豈爲我設邪！」鄰家少婦有美色，當壚沽酒，籍嘗詣飲，醉便臥其側。籍旣不自嫌，其夫察之，亦不疑也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，籍不識其父兄，徑往哭之，盡哀而還。其外坦蕩而內淳至，皆此類也。晉書阮籍傳

阮咸任達不拘，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。貞素寡欲，耽酒浮虛。居母喪，縱情越禮。雖處世，不交人事，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。與從子修特相善，每以得意爲歡。諸阮皆飲酒，咸至，宗人閒共集，不復用杯觴斟酌，以大盆盛酒，圓坐相向，大酌更飲。時有羣豕來飲其酒，咸直接去其上，便共飲之。晉書阮咸傳

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庫

咸子瞻，性清虛寡欲，自得於懷。善彈琴，人聞其能，多往求聽，不問貴賤長幼，皆爲彈之。神氣沖和，而不知向人所在。內兄潘岳每令鼓琴，終日達夜無忤色，由是識者歎其恬澹，不可榮辱矣。晉書阮瞻傳

瞻弟孚，屬避亂渡江，元帝以爲安東參軍。蓬髮飲酒，終日酣縱，不以王務嬰心，恆爲有司所按，帝每優容之。孚性好屐，或有詣孚，正見自蠟屐，因自嘆曰：「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。」神色甚閑。晉書阮孚傳

嵇康有奇才，遠邁不羣，而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飾。恬靜寡欲，含垢匿瑕，寬簡有大量。博覽該通，長好老莊，常脩養性服食之事，彈琴詠詩，自足於懷。以爲神仙稟之自然，非積學所得，至於導養得理，則安期、彭祖之倫可及。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、河內山濤，豫其流者河內向秀、沛國劉伶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，遂爲竹林之游，世所謂竹林七賢也。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，未嘗見其喜慍之色。康嘗採藥游山澤，會其得意，忽焉忘反。時有樵蘇者遇之，咸謂爲神。山濤將去選官，舉康自代，康乃與濤書告絕。東平呂安服康高致，每一相思，輒千里命駕，康友而善之。後安爲兄所枉訴，以事繫獄，辭相證引，遂復收康。初，康宅中有一柳樹甚茂，每夏月，嘗與向秀共鍛其下。鍾會故往造焉，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。良久，會去，康謂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會曰：「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。」會以此憾之。及是言於文帝曰：「嵇康，臥龍也，不可起。公無憂天下，顧以康爲慮耳！昔齊戮華士，魯誅少正卯，誠以害時亂教，故聖賢去之。康、安等言論放蕩，非毀典謨，帝王者所不宜容，宜因釁除之，以淳風俗。」帝既昵聽信會，遂幷害之。晉書嵇康傳

嵇康善鍛，向秀爲之佐，相對欣然，傍若無人。晉書向秀傳

謝鯤通簡有高識，不脩威儀，好老易，能歌善鼓琴，王衍、嵇紹並奇之。永興中，長沙王乂入輔政，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，乂欲鞭之，鯤解衣就罰，曾無忤容，既舍之，又無喜色。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，辟爲掾，任達不拘，尋坐家僮取官稟除名。于時名士王玄、阮脩之徒，並以鯤初登宰府，便至黜辱，爲之歎恨。鯤聞之，方清歌鼓琴，不以屑意，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。鄰家高氏女有美色，鯤嘗挑之，女投梭折其兩齒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任達不已，幼輿折齒。」鯤聞之，慨然長嘯曰：「猶不廢我嘯歌。」

王敦引鯤爲長史，鯤不徇功名，無砥礪行。居身於可否之間，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。敦有不臣之迹，顯於朝野，鯤知不可以道匡弼，乃優遊寄遇，不屑政事，從容諷議，卒歲而已。每與畢卓、王尼、阮放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等縱酒，敦以其名高，雅相賓禮。晉書謝鯤傳

胡毋輔之性嗜酒，任縱不拘小節。爲樂安太守，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，不視郡事。成都王穎爲太弟，召爲中庶子，遂與謝鯤、王澄、阮脩、王尼、畢卓俱爲放達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輔之子謙之，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。至酣醉，常呼其父字，輔之亦不以介意，談者以爲狂。晉書胡毋輔之傳

畢卓少希放達，爲胡毋輔之所知。太興末，爲吏部郎，常飲酒廢職。比舍郎釀熟，卓因醉夜至其甕閒盜飲之，爲掌酒者所縛。明旦視之，乃畢吏部也，遽釋其縛。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，致醉而去。卓嘗謂人曰：「得酒滿數百斛船，四時甘味置兩頭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」晉書畢卓傳

王尼本兵家子，卓犖不羈。初爲護軍府軍士，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、北地傅暢、中山劉輿、潁川荀邃、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。攄等以制旨所及，不敢。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，門吏疏名呈護軍，護軍歎曰：「諸名士持羊酒來，將有以也。」尼時以給府養馬，輔之等入，遂坐馬廐下，與尼炙羊飲酒，醉飽而去，竟不見護軍。護軍大驚，卽與尼長假，因免爲兵。晉書王尼傳

羊曼任達頹縱，好飲酒。溫嶠、庾亮、阮放、桓彝同志友善，並爲中興名士。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，高平郗鑒爲方伯，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，濟陰卞壼爲裁伯，陳留蔡謨爲朗伯，阮孚爲誕伯，高平劉綏爲委伯，而曼爲醋伯，凡八人，號兗州八伯，蓋擬古之八儁也。晉書羊曼傳

光逸字孟祖，以世難避亂渡江依胡毋輔之。初至，屬輔之與謝鯤、阮放、畢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散髮裸裎，閉室酣飲已累日。逸將排戶入，守者不聽，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，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。輔之驚曰：「他人決不能爾，必我孟祖也。」遽呼入，遂與飲，不捨晝夜，時人謂之八達。晉書光逸傳

王廙性儁率，爲荆州刺史，嘗從南下，且自尋陽，迅風飛帆，暮至都。倚舫樓長嘯，神氣甚逸。晉書王廙傳

庾敳爲陳留相，未嘗以事嬰心，從容酣暢，寄通而已。遷吏部郎，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，轉軍諮祭酒。時劉輿見任於越，人士多爲所構，惟敳縱心事外，無迹可閒。後以其性儉家富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，冀其有吝，因此可乘。越於衆坐中問於敳，而敳乃穊然已醉，幘墮機上，以頭就穿取，徐答云：「下官家有二千萬，隨公所取矣。」晉書庾敳傳

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司徒王導，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。門生歸謂鑒曰：「王氏諸少並佳，然聞信至，咸自矜持，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，獨若不聞。」鑒曰：「正此佳壻邪！」訪之，乃羲之也。晉書王羲之傳

王徽之性卓犖不羈，爲大司馬桓溫參軍，蓬首散帶，不綜府事。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，沖問卿署何曹？對曰：「似是馬曹。」又問管幾馬？曰：「不知馬，何由知數。」又問馬比死多少？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嘗從沖行，值暴雨，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，謂曰：「公豈得獨擅一車！」沖嘗謂徽之曰：「卿在府日久，比當相料理。」徽之初不酬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答，直高視，以手版柱頰云：「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！」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，欲觀之，便出坐輿造竹下，諷嘯良久。主人洒埽請坐，徽之不顧。將出，主人乃閉門，徽之便以此賞之，盡懽而去。嘗寄居空宅中，便令種竹。或問其故，徽之但嘯詠，指竹曰：「何可一日無此君邪！」嘗居山陰，夜雪初霽，月色清朗，四望皓然，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，忽憶戴逵。逵時在剡，便夜乘小船詣之，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反。人問其故，徽之曰：「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反，何必見安道邪！」雅性放誕，好聲色，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，獻之賞井丹高絜，徽之曰：「未若長卿慢世也。」獻之卒，徽之奔喪不哭，直上靈牀坐，取獻之琴彈之，久而不調，歎曰：「嗚呼子敬，人琴俱亡。」因頓絕。晉書王徽之傳

王獻之少有盛名，而高邁不羈。嘗與徽之共在一室，忽然火發，徽之遽走，不遑取履，獻之神色恬然，徐呼左右扶出。夜臥齋中，而有偷人入其室，盜物都盡。獻之徐曰：「偷兒，青氈我家舊物，可特置之。」羣偷驚走。嘗經吳郡，聞顧辟彊有名園，先不相識，乘平肩輿徑入。時辟彊方集賓友，而獻之游歷既畢，傍若無人。辟彊勃然數之曰：「傲主人，非禮也；以貴驕士，非道也。失是二者，不足齒之偷耳！」便驅出門。獻之傲如也，不以屑意。晉書王獻之傳

嵇紹誕于行己，不飾小節，然曠而有檢，通而不雜。晉書嵇紹傳

正始以來，世尚老莊，逮晉之初，競以裸裎爲高。晉書苑宣傳

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，人人皆有所說，王敦都無所關意，意色殊惡，自言知擊鼓。因振袖揚袍，音節諧韵，神氣自得，傍若無人，擧坐歎其雄爽。石崇以奢豪矜物，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，皆有容色，置甲煎粉、沉香汁，有如廁者，皆易新衣而出。客多羞脫衣，而敦脫故著新，意色無怍。又嘗荒恣於色，體爲之弊，左右諫之，敦曰：「此甚易耳。」乃開後閤，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，時人歎異焉。晉書王敦傳

容止

石苞字仲容，容儀偉麗，時人爲之語曰：「石仲容，姣無雙。」晉書石苞傳

裴楷字叔則，風神高邁，容儀俊爽，時人謂之玉人。又稱「見裴叔則如近玉山，映照人也。」晉書裴楷傳

衛玠字叔寶，風神秀異，總角乘羊車入市，見者皆以爲玉人，觀之者傾都。驃騎將軍王濟，玠之舅也，儁爽有風姿，每見玠，輒歎曰：「珠玉在側，覺我形穢。」又嘗語人曰：「與玠同遊，冏若明珠之在側，朗然照人。」晉書衛玠傳

韓壽美姿貌，善容止。晉書賈謐傳

夏侯湛美容觀，與潘岳友善。每行止，同輿接茵，京都謂之連璧。晉書夏侯湛傳

潘岳美姿儀，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，婦人遇之者，皆連手縈繞，投之以果，遂滿車而歸。晉書潘岳傳

庾亮美姿容，風情都雅。及薨，將葬，何充會之，歎曰：「埋玉樹於土中，使人情何能已！」晉書庾亮傳

謝安神識沈敏，風宇條暢。晉書謝安傳

王恭美姿儀，人多愛悅。嘗被鶴氅裘，涉雪而行，孟昶窺見之，歎曰：「此眞神仙中人也。」晉書王恭傳

杜乂美姿容，膚若凝脂，眼如點漆。

王濛美姿容，嘗覽鏡自照，稱其父字曰：「王文開生如此兒邪。」居貧，帽敗，自入市買之，媼悅其貌，遺以新帽，時人以爲達。晉書外戚傳

桓玄形貌瓌奇，風神疎朗。晉書桓玄傳

王機美姿儀，俶儻有度量。

機兄矩，美姿容，每出游，觀者盈路。晉書王機傳

清談

王濟有逸才，善清言，朝臣莫能尚焉。晉書王濟傳

王戎字濬沖，渾之子也。阮籍與渾爲友，戎年十五，隨渾在郎舍。戎少籍二十歲，而籍與之交。籍每適渾，俄頃輒去，過視戎，良久然後出。謂渾曰：「濬沖清賞，非卿倫也。共卿言，不如共阿戎談。」戎善發談端，賞其要會。朝賢嘗上巳禊洛，或問王濟曰：「昨游有何言談？」濟曰：「張華善說史漢；裴頠論前言往行，衮衮可聽。王戎談子房、季札之閒，超然玄著。」

戎嘗與阮籍飲，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。籍以酒少，酌不及昶，昶無恨色，戎異之。他日，問籍曰：「彼何如人也？」答曰：「勝公榮，不可不與飲，若減公榮，則不敢不共飲，惟公榮可不與飲。」

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。戎嘗後至。籍曰：「俗物已復來敗人意。」戎笑曰：「卿輩意亦復易敗耳。」

鍾會伐蜀，過與戎別，問計將安出？戎曰：「道家有言，『爲而不恃』，非成功難，保之難也。」晉書王戎傳

王衍字夷甫，風姿詳雅，明悟若神。聲名藉甚，傾動當世。妙善玄言，唯談老莊爲事，每捉玉柄麈尾，與手同色。義理有所不安，隨卽改更，世號口中雌黃，朝野翕然，謂之一世龍門矣。後進之士，莫不景慕放效，矜高浮誕，遂成風俗焉。

衍嘗喪幼子，山簡弔之，衍悲不自勝。簡曰：「孩抱中物，何至於此？」衍曰：「聖

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於情，然則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」簡服其言，更爲之慟。

衍儁秀有令望，希心玄遠，未嘗語利，王敦過江，常稱之曰：「夷甫處衆中，如珠玉在瓦石間。」顧愷之作畫贊，亦稱衍「巖巖清峙，壁立千仞」，其爲人所尚如此。晉書王衍傳

樂廣善談論，每以約言析理，其所不知，默如也。裴楷嘗引廣共談，自夕申旦，雅相欽挹。歎曰：「我所不如也。」衛瓘，朝之耆舊，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，見廣而奇之，曰：「自昔諸賢旣沒，常恐微言絕將，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！」命諸子造焉，曰：「此人之水鏡，見之瑩然，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。」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，及見廣，便覺己之煩。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，名重於時，故天下言風流者，謂王樂爲稱首焉。

衛玠總角時，嘗問廣夢，廣云是想。玠曰：「神形所不接而夢，豈是想邪！」廣曰：「因也。」玠思之經月不得，遂以成疾。廣聞故，命駕爲剖析之，玠病卽癒。

廣少與弘農楊準相善，準之二子曰喬、曰髦，皆知名於世。準使先詣裴頠，頠性弘方，愛喬有高韵，謂準曰：「喬當及卿，髦少減也。」又使詣廣，廣性清淳，愛髦有神檢，謂準曰：「喬自及卿，然髦亦清出。」準笑曰：「我二兒之優劣，乃裴樂之優劣也。」晉書樂廣傳

衛玠好言玄理，其後多病體羸，母恆禁其語。遇有勝日，親友時請一言，無不咨嗟，以爲入微。琅邪王澄有高名，少所推服，每聞玠言，輒嘆息絕倒。故時人爲之語曰：「衛玠談道，平子絕倒。」

玠卒，謝鯤哭之慟。人問曰：「子有何恤而致斯哀？」答曰：「棟梁折矣，不覺哀耳。」後劉惔、謝尙共論中朝人士，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？尙曰：「安得相比？其間可容數人。」惔又云：「杜乂膚清，叔寶神清。」晉書衛玠傳

阮脩字宣子，好易、老，善清言。王衍當時談宗，自以論易略盡，然有所未了，研之終莫悟。每云：「不知比沒，當見能通之者不？」衍族子敦謂衍曰：「阮宣子可與言。」衍曰：「吾亦聞之，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！」及與脩談，言寡而旨暢。晉書阮脩傳

阮放少與從兄孚並知名，常說老莊。晉書阮放傳

嵇康善談理，其高情遠趣，率然玄遠。晉書嵇康傳

胡毋輔之字彥國，少擅高名。王澄嘗與人書曰：「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，霏霏不絕。」晉書胡毋輔之傳

郭象少有才理，好老莊，能清言。太尉王衍每云：「聽象語，如懸河瀉水，注而不竭。」晉書郭象傳

孫綽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，游放山水十有餘年，居于會稽。綽與詢一時名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流，或愛詢高邁，則鄙於綽，或愛綽才藻，而無取於詢。沙門支遁試問綽，君何如許？答曰：「高情遠致，弟子早已伏膺，然一詠一吟，許將北面矣。」晉書孫綽傳

溫嶠風儀秀整，美於談論。晉書溫嶠傳

郗超善談論，義理精微，大司馬桓溫辟爲參軍。溫英氣高邁，罕有所推，與超言，常謂不能測，遂傾意禮待。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，風流勝貴，莫不崇敬，以爲造微之功，足參諸正始，而遁常重趯，以爲一時之儁。晉書郗超傳

卞俊清眞有檢識，以名理著稱。晉書卞敦傳

葛洪博聞深洽，江左絕倫。著述篇章，富於班馬，又精辯玄賾，析理入微。晉書葛洪傳

庾亮善談論，性好莊老。晉書庾亮傳

王湛，司徒渾之弟也。渾子濟，才氣抗邁，於湛略無子姪之敬。濟嘗詣湛，見牀頭有周易，問曰：「叔父何用此爲？」湛曰：「體中不佳時，脫復看耳。」濟請言之，湛因剖析玄理，微妙有奇趣，皆濟所未聞也。濟不覺慄然，心形俱肅。遂留連彌日累夜，自視缺然。晉書王湛傳

范汪博學多通，善談名理。晉書范汪傳

劉惔字眞長，清遠有標奇，雅善言理。簡文帝初作相，與王濛並爲談客，俱蒙上賓禮。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，帝使殷浩難之，不能屈。帝曰：「使眞長來，故應有以制之。」乃命迎惔。盛素敬服惔，及至，便與抗答，辭甚簡至，盛理遂屈。晉書劉惔傳

張憑詣劉惔，惔處之下坐，神意不接。憑欲自發而無端，會王濛就惔清言，有所不通，憑於末坐判之，言旨深遠，足暢彼我之懷，一坐皆驚。惔延之上坐，清言彌日，留宿至旦遣之。憑既還船，須臾，惔遣傳教覓張船，便召與同載，遂言之於簡文帝。帝召與語，歎曰：「張憑勃窣爲理窟。」晉書張憑傳

韓伯字康伯，倩和有思理，留心文藝。舅殷浩稱之曰：「康伯能自標置，居然是出羣之器。」潁川庾龢名重一時，少所推服，常稱伯及王坦之曰：「思理倫和，我敬韓康伯；志力彊正，吾愧王文度。自此以還，吾皆百之矣。」簡文帝居藩，引爲談客。

殷浩識度清遠，弱冠有美名。尤善玄言，與叔父融俱好老、易。融與浩口談則辭屈，著篇則融勝，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。晉書殷浩傳

顧悅之少有義行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。帝問其故？對曰：「松柏之姿，經霜猶茂；蒲柳常質，望秋先零。」晉書顧悅之傳

謝安弱冠詣王濛清言，既去，濛子修曰：「向客何如大人？」濛曰：「此客亹亹，爲來逼人。」由是有重名。爲尚書僕射，不存小察，弘以大綱，威懷外著，人皆比之王導，謂文雅過之。嘗與王羲之登冶城，悠然遐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羲之謂曰：「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，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給。而虛談廢務，浮文妨要，恐非當今所宜。」安曰：「秦

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豈清言致患邪！」晉書謝安傳

謝朗善言玄理，文義豔發。晉書謝朗傳

孫盛善言名理，于時殷浩擅名一時，與抗論者惟盛而已。盛嘗詣浩談論，對食，奮擲麈尾，毛悉落飯中，食冷而復暖者數四，至暮忘餐，理竟不定。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，浩等竟無以難之。晉書孫盛傳

殷仲堪能清言，善屬文，每云三月不讀道德論，便覺舌本間强，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。晉書殷仲堪傳

晉自中朝迄今江左，莫不崇飾華競，祖述虛玄，擯闕里之典經，習正始之餘論，指禮法爲流俗，目縱誕以清高。晉書儒林傳

王凝之妻謝氏，字道韞，安西將軍奕之女也。初適凝之。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，詞理將屈，道韞遣婢白獻之曰：「欲爲小郎解圍。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，申獻之前議，客不能屈。及遭孫恩之難，senior居會稽。太守劉柳聞其名，請與談議。道韞素知柳名，亦不自阻，乃簪髻素裳坐於帳中，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。道韞風韵高邁，敍致高雅，先及家事，慷慨流漣，徐酬問旨，詞理無滯。柳退而歎曰：「實頃所未見，瞻察言氣，使人心形俱服。」道韞亦云：「親從凋亡，始遇此士，聽其所問，殊開人胸府。」晉書列女傳

第十五篇　識　鑒

鑒　裁

鍾會、鄧艾之伐蜀也，有客問劉寔曰：「二將其平蜀乎！」寔曰：「破蜀必矣，而皆不還。」客問其故，笑而不答，竟如其言。晉書劉寔傳

何曾侍武帝宴，退而告子遵等曰：「國家應天受禪，創業垂統，吾每宴見，未嘗問經國遠圖，惟說平生常事，非貽厥孫謀之兆也，及身而已，後嗣其殆乎！此子孫之憂也，汝等猶可獲沒。」指諸孫曰：「此等必遇亂亡也。」

遵子綏字伯蔚，自以繼世名貴，奢侈過度，性既輕物，翰札簡傲。城陽王尼見綏書疏，謂人曰：「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，豈其免乎！」劉輿、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，越遂誅之。晉書何遵傳

王渾妻鍾氏，字琰，魏太傅繇曾孫也。聰慧弘雅，博覽記籍。既適渾，生濟。琰女亦有才淑，爲求賢夫。時有兵家子甚俊，濟欲妻之，白琰。琰曰：「要令我見之。」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，琰自幃中察之，既而謂濟曰：「緋衣者非汝所拔乎！」濟曰：「是。」琰曰：「此人才足拔萃，然地寒壽促，不足展其器用，不可與婚。」遂止。其人數年果亡，琰明鑒遠識，皆此類也。晉書列女傳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武帝問王濟，王湛誰比？濟曰：「山濤以下，魏舒以上。」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，下比魏舒有餘。晉書王湛傳

石崇，苞之子也。苞臨終，分財物與諸子，獨不及崇，其母以爲言。苞曰：「此兒雖小，後自能得。」晉書石崇傳

武陔字元夏，沈敏有器量，早獲時譽，與二弟韶叔夏、茂季夏並總角知名，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。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，常造陔父周，周見其三子焉。公榮曰：「皆國士也。元夏最優，有輔佐之才，陳力就列，可爲亞公。叔夏、季夏，不減常伯、納言也。」晉書武陔傳

王彌少游俠京都，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：「君豺聲豹視，好亂樂禍，若天下騷擾，不作士大夫矣。」晉書王彌傳

王導少有風鑒，識量清遠。晉書王導傳

胡毋輔之有知人之鑒。晉書胡毋輔之傳

周浚有人倫鑒識。鄉人史曜，素微賤，衆所未知，浚獨引之爲友，遂以妹妻之，曜竟有名於世。晉書周浚傳

祖納與弟逖、約異母，逖卒，約代領其衆，納頗有不平。乃密以啓帝，稱約懷陵上之性，抑而使之可也，今顯侍左右，假其權勢，將爲亂階。人謂納與約異母，忌其寵貴，朝廷因此棄納。及約爲逆，朝野歎約有鑒裁。晉書祖約傳

陶侃未達，盧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。長沙太守萬嗣過盧江，見侃，虛心敬悅，曰：「君終當有大名。」命其子與其結友而去。晉書陶侃傳

溫嶠素有知人之稱，謬結好於錢鳳，爲之聲譽。每曰：「錢世儀精神滿腹。」鳳聞而悅之。晉書溫嶠傳

賀循雅有知人之鑒，拔同郡楊方於卑陋，卒成名於世。晉書賀循傳

桓彝字茂倫，有人倫識鑒，拔才取士，或出於無聞，或得之孩抱，時人方之許、郭。少與庾亮深交，雅爲周顗所重。顗嘗歎曰：「茂倫嶔崎歷落，固可笑人也。」晉書桓彝傳

謝鯤通簡有高識，明帝在東宮，甚相親重。問曰：「論者以君方庾亮，自謂何如？」答曰：「端委廟堂，使百僚準則，鯤不如亮；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」晉書謝鯤傳

庾翼秀偉，有經綸大略。京兆杜乂、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，而翼弗之重也。每語人曰：「此輩宜束之高閣，俟天下太平，然後議其任耳！」見桓溫總角之中，便期之以遠略。因言於成帝曰：「桓溫有英雄之才，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，常壻畜之，宜委以方邵之任，必有弘濟艱難之勳。」晉書庾翼傳

桓溫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，曰：「此兒有奇骨，可試使啼。」及聞其聲，曰：「眞英物也。」溫豪爽有風槩，姿貌甚偉，劉惔稱之曰：「溫，孫仲謀、晉宣王之流亞

也。」晉書桓溫傳

苻堅侵寇邊境，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，謝安以兄子玄應舉。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，聞而歎之，曰：「安違衆舉親，明也。玄必不負舉，才也。」時咸以爲不然。超曰：「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，見其使才，雖履屐間亦得其任，所以知之。」晉書謝玄傳

王獻之與兄徽之、操之俱詣謝安，二兄多言俗事。獻之寒溫而已。既出，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。安曰：「小者佳。」客問其故，安曰：「吉人之辭寡，以其少言，故知之。晉書王獻之傳

孝武帝將擢王恭、殷仲堪等以爲藩屏，訪於王雅。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，不可大任，乃從容曰：「王恭風神簡貴，志氣方嚴，既居外戚之重，當親賢之寄，然其稟性峻隘，無所苞容，執自是之操，無守節之志。仲堪雖謹於細行，以文義著稱，亦無弘量，且幹略不長。若委以連率之重，據形勝之地，令四海無事，足能守職，若道不常隆，必爲亂階矣。」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，謂雅疾其勝己，故不從。二人皆被升用，其後竟敗。晉書王雅傳

劉裕爲布衣，衆未之識也，王謐獨奇貴之。嘗謂裕曰：「卿當爲一代英雄。」晉書王謐傳

沙門慧遠有鑒裁，謂盧循曰：「君雖體涉風素，而志存不軌。」晉書盧循傳

品目

杜預鎮荆州，開楊口，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，內瀉長江之險，外通零桂之漕。南土歌之曰：「後世無叛由杜翁，孰識智名與勇功。」晉書杜預傳

裴秀少好學，有風操，八歲能屬文。叔父徽有盛名，賓客甚衆，秀年十餘歲，有詣徽者，出則過秀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後進領袖有裴秀。」晉書裴秀傳

裴楷有知人之鑒，嘗目夏侯玄云：「肅肅如入宗廟中，但見禮樂器」；鍾會「如觀武庫森森，但見矛戟在前」；傅嘏「汪翔靡所不見」；山濤「若登山臨下，幽然深遠」。晉書裴楷傳

王戎幼而穎悟，神彩秀徹，視日不眩。裴楷見而目之曰：「戎眼爛爛，如巖下電。」

戎有人倫鑒識，嘗目山濤「如璞玉渾金，人皆欽其寶，莫知名其器」；王衍「神姿高徹，如瑤林瓊樹，自然是風塵表物。」謂裴頠「拙於用長」，荀勗「工於用短」，陳道寧「緩緩如束長竿」。晉書王戎傳

王衍字夷甫，神情明秀，風姿詳雅。武帝聞其名，問王戎曰：「夷甫當世誰比？」戎曰：「未見其比，當從古人中求之。」晉書王衍傳

王衍有重名於世，時人許以人倫之鑒。尤重王澄及王敦、庾敳，嘗爲天下人士目曰：「阿平第一，子嵩第二，處仲第三。」澄嘗謂衍曰：「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。」衍曰：

臺灣大學歷史期刊資料庫

「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。」澄由是顯名。晉書王澄傳

和嶠有盛名於世，朝野許其能整風俗，理人倫。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：「嶠森森如千丈松，雖磥砢多節目，施之大厦，有棟梁之用。」晉書和嶠傳

薛兼，丹楊人也，清素有器宇。少與同郡紀瞻、廣陵閔鴻、吳郡顧榮、會稽賀循齊名，號爲「五儁」。晉書薛兼傳

江統字應元，靜默有遠志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嶷然稀言江應元。」晉書江統傳

孔愉字敬康，會稽山陰人也。有名江左，與同郡張茂字偉康、丁潭字世康齊名，時人號曰「會稽三康」。晉書孔愉傳

劉琨字越石，少以雄豪著名，得「儁朗」之目。晉書劉琨傳

劉輿字慶孫，儁朗有才局，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，名著當時。京都爲之語曰：「洛中奕奕，慶孫、越石」。晉書劉輿傳

潁川荀闓、陳留蔡謨、琅邪諸葛恢並字道明，俱有名譽，號曰「中興三明」。人爲之語曰：「京都三明各有名，蔡氏儒雅荀、葛清。」晉書諸葛恢傳

顧榮，吳國吳人也，與陸機兄弟同入洛，時人號爲「三俊」。晉書顧榮傳

王敦少有「奇人」之目。晉書王敦傳

卞壼父粹，以清辯鑒察稱。兄弟六人並登宰府，世稱「卞氏六龍，玄仁無雙。」玄仁，粹字也。晉書卞壼傳

荀闓字道明，有名稱。京都爲之語曰：「洛中英英荀道明。」晉書荀闓傳

衛玠風神秀異，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。議者以爲「婦公冰清，女壻玉潤」。晉書衛玠傳

杜乂有盛名於江左，桓彝見而目之曰：「衛玠神清，杜乂形清。」晉書外戚傳

劉惔祖宏字終嘏，宏兄粹字純嘏，宏弟潢字沖嘏，並有名中朝。時人語曰：「洛中雅雅有三嘏。」晉書劉惔傳

王坦之字文度，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盛德絕倫郗嘉賓，江東獨步王文度。」晉書王坦之傳

褚裒字季野，少有簡貴之風，與杜乂俱有盛名，冠于中興。桓彝見而目之曰：「季野有皮裏陽秋。」言其外無臧否，而內有所褒貶也。

王濛有風流美譽，與劉惔齊名友善，凡稱風流者，擧濛、惔爲宗焉。簡文帝爲會稽王，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，綽言曰：「劉惔清蔚簡令，王濛溫潤恬和，桓溫高爽邁出，謝尚清易令達，而濛性和暢，能言理，辭簡而有會。」晉書外戚傳

第三册終 林瑞翰編集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